

●余沛

《雪坡集》文十二卷、诗《独行稿》八卷、《醉吟稿》九卷，明江西安福万节（资中）著。板嘉靖间毁。光绪三年，其二十三世孙覲清得节嗣孙曰恭钞本，重刊之，有彭序，附弘治丁巳欧阳旦原序，末附万震《苍葭诗存》一卷。震，雪坡兄弟行也。雪坡，永乐末进士，由御史出为广西按察副史。其文畅利平正，诗规摹晚唐而少变化，且大半为题人堂室、图卷、赠送、寿挽之作，无甚可观。余爱其“红树酒香春雨后，青山人影夕阳边”十四字。

余年十四五时辄喜诵“狭巷短兵相接处，杀人如草不闲声”之句，不知其为谁作也。近阅明诗，乃知为鄞人沈明臣作。其起句云：“街枚夜度五千兵，密须军符号令明。”按明臣字嘉则，世宗时人。《甬上耆旧集》云：“少保胡公宗宪行部七闽，宴将士於烂柯山上。酒酣乐作，命嘉则为凯歌十章。至‘狭巷’句，少保起，捋其须曰：‘何物沈郎，雄快乃尔！’即命刻山石上。”杀人’云云，一说杀倭寇也，俟考。”《列朝诗集》：“万历间，山人布衣豪於诗者，吴门王伯谷（樾登）、松陵王承父（叔承）及嘉则三人，而嘉则诗为最。嘉则尝渡江见王元美，持所为诗求序，曰：‘我先后诗为篇者七千余，今仅四百，不欲以礪砍乱玉也。’可谓有自知之明。厥后，有程大科：者荆之，非其意也。”有《丰对楼诗》三十四卷，《四库》著目。

嘉则有《七夕阻风泖上，柬长卿明府、开之吉士》云：“此夕明河烂不收，相逢犹是隔南楼。花边灵鹊迷桥影，水上孤槎滞石尤。湖雨凌空仙佩湿，纤云约月凤箫愁。北门学士谁为赋，千古令人恨未休。”长卿，屠隆字，时为青浦县；开之未详。

曩在友人家见《六如居士集》，木刻本，楷法极精。无何，遂失所在。六如诗多俚俗。忆其句云：“去日苦多休检历，知音谅少莫修琴”、“生涯画笔兼诗笔，踪迹花船与酒船”。山《艺苑卮言》论诗至苛，其评伯虎诗，谓“如乞儿唱莲花落”云。伯虎《言志诗》云：“不炼金丹不坐禅，不为商贾不耕田。常时写就青山卖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”此诗世人多能诵之，惟第三句作“闲来写幅丹青卖”，略有不同。

王伯谷《吴越王祠》诗：“禾黍故都州十四，波涛残岸弩三千。”对仗极工。余亦有句云：“山亦锦衣遭异数，潮於强弩屈雄威。”

朱家角圆津禅院，自清初诗僧语石开山，厥后蕉士、振华、慧照继之，皆以诗画名於时。院中弃藏之富，为峰泖间名蓝第一，谈书画者无不知之。民国以来，累遭兵乱，加以贾贩窥窃，僧众不肖，渐至散亡。至解放后，仅有存者，多舁入江苏文物保管会保管。松江杜君诗庭（镐）为余言，曾於沪市见绢本语石大师《桐阴趺坐图》，有王监、曹鲁元、诸嗣郢等十三人题咏，其中冯王献诗：“千寻石壁迴闻风，静里光明万象通。杖锡飞来常近鹤，坐看直上碧天空。”曹鲁兀诗：“振拂谈微妙，真堪点石头。萧疏清影下，冥默契江流。”录之聊志烟云一瞥。冯字吉甫，诸生，善书，见《青浦县志》卷廿二《艺术传》；曹字思邈，与王鸿绪父广心为友，见县志卷三十杂记。

吴君湖帆见示《为孙鸿士成题赵婕妤玉印拓本》调《浣溪纱》云：“宠贮文房藉自珍，汉宫回舞楚腰身，掌中飞燕玉精神。妾媵驾笈迷粉黛，（印文四字：‘婕妤妾媵。’媵旧释作赵。）秘辛鸿爪认脂痕，相怜佩解苴夫人。（余家藏漠苴夫人白玉印，今移赠庐陵周苴珍秘矣。）”因玉燕印而及汉苴夫人印，因苴夫人而及解佩，天衣无缝，绝妙好辞。按况氏《蕙风移随笔》卷二：“余前记定盒先生藏飞燕玉印事，阅姚氏（衡）《寒秀草堂笔记》，与余所记微有异同。印以羊脂玉为之，盘凤组，为余记所未详。定盒以宋拓《化度寺碑》易之，姚作《夏承碑》。此印后归潘仕诚，姚云潘德舆，又云传为某伪作以给定盒。余曾於云自在宠儿铃本精绝，决其非贗品”云云。玉印文曰：“婕妤妾媵。”见况氏《随笔》，与湖帆所见拓本同，不知潘氏旧藏即此印否？潘为岭南人，名仕诚，有海山仙馆，同治初籍没，亦见《随笔》。

了卯冬至，海上名流丁云轩（宝书）、高野侯（时显）、姚虞琴（景瀛）、郑梅庵（遗孙）、丁鹤庐（补之）、赵叔儒（时桐）、赵雪侯（士鸿）、郭和庭（兰祥）、唐吉生（熊），结消寒社沪城之芸庐，人各画梅一枝，曰《九梅图》。周梦坡（度云）复邀集程十发（颂万）、冒鹤亭（广生）、夏剑丞（敬观）、黄笃友（庆曾）、金甸侯（蓉镜）、潘兰史（飞声）、姚虞琴、陈豪生（宝书）於晨风庐作消寒会，约为联句，每句末字，甲吟则乙拈点以相限，诗曰：“九客图消九九寒（发句鹤限），野梅春意动江干（剑句发限）。繁英似蝶香博翅（鹤句剑限），老干成笼骨换丹（笃句琴限）。天地各留心数点（豪句笃限），韭菘分荐甲双盘（甸句豪限）。当筵诗向香山乞（兰句甸限），捻断吟髭一字安（琴句兰限）。”诗成即题《九梅图》。后虞老言此会去今已三十余年，诸人大都墓木已拱，存者寥若晨星矣，不可不纪。

程生景溪自梁溪迁於沪，因索陆俨少为画《翦淞图》，余为题之，有云：“远势欲吞沧海影，清光如展水图。”按郭磨《灵芬馆诗话》：“魏禹平（坤）《水第二图》多见於前辈诗中，朱竹垞《曝书亭集》所题，乃禹之鼎所作。今观《倚晴合诗钞》，有《赠梅雪坪兼索画水第三图诗》云：吾家白鹤湖边住，耕把一犁钓一竿。水之中无长物，放眼但觉鸥波宽。”景溪言：“第一图乃赵松雪作，前此未闻有著名者。后人袭其意，辄题‘仿赵承旨’。我家藏有查梅壑画册，亦然”云云。余因忆乾隆时吴江叶调生（树枚）《题吴云傲分湖秋泛图》云：“不道鸥波帚长后，居然又见《水村图》。”则景溪之言可信。题《翦淞图》者吴眉老、前运之，皆极工。吴诗云：“携取渔竿并酒筒，浮家如入画图中。一蓑烟雨长相忆，合有诗人陆放翁。（‘一蓑烟雨忆吴淞’，放翁句。）”“投老最耽烟水趣，林塘收得《晚归图》。绮添画名贤像，定是陶张苏米徒。（万历年间，无锡安希范罢官归，出必乘一舫，图陶渊明、张季鹰、苏东坡、米海岳於绮窗，称为烟水伴。）”“鸥鹭寻盟莫等闲，故乡也有好湖山。春来倘忆桃口港，试放扁舟一往还。”俞诗云：“拨酷江水鸭头妍，画裹应添载酒船。菰叶蛤蜊都入梦，更教拆洗惠山泉。”“曾访幽人水北居，凭栏宴坐笑谭余。风云百变频经眼，不犯清波意自如。（‘不犯清波’，唐船子和尚语。）”“炉香茗足清娱，逸思翩翩属五湖。绝似只陀村裹客，虚堂高挂《鹊华图》。（高斋有香光居士摹赵吴兴《林塘晚归图》，精妙绝伦。”

乾嘉间，篝山何铁山（王模）先生医有重名，其诗已略载《诗话》。先生诗清和平达，有《萍香馆诗钞》，楷书精刻，数十年前曾见之。迭经兵乱，藏者恐鲜。近杜君诗庭钞示其诗迹，为再补录之。《舟行南梁至春申浦，为风雨所阻，坐守篷窗感作，寄瘦樵》云：“每觉衰残甚，舟行亦较迟。风翻云影合，雨压稻梢披。骨瘦偏多苦，心空似欲痴。为来申浦畔，那得不惊疑。”注：“时年七十有四。”《花朝后一日邓尉探梅》云：“才过花朝后，风微雨乍晴。山云犹带湿，溪水自涵清。渐觉愁怀展，还教老眼明。探梅情久切，急急促行程。”杜君又言：“见兰泉司寇姬人许玉晨女史所绩花卉四叶，铃印‘琴画楼’，又铃‘百花庄主人’，殊为创见，亟为收藏。何日得图良觐，并几共读云。”

又钞示吴江陆雪亭（日爱）致沈南一（曰富）手札，略云：“昨赴青浦，无意中得王述庵先生《三泖渔庄图》四册，名人题咏百余家，如沈归愚宗伯、翁覃溪学士、钱竹汀少詹、王西庄光禄。吾兄此后便道敝镇，可来一阅，当亦赏叹不止”云云。诗庭云：“《青浦续志遗事》载：‘《三泖渔庄图》，清末王裔曾

控其戚叶某於郡守。’岂知是图在洪杨时已归之陆氏矣。此书可证当日一重公案也。”

杨黻堂徵君三俊，居於县东郊之杨家窑，走我家故居南村三里许。嘉庆间，尝馆我族授徒。其《松筹堂稿》中有《庚戌二月二十八日同主人闻兰等游余山诗》云：“春风二月天，处处足花柳。烟景若相招，芳辰良不负。主人剧多情，劈柑携斗酒。各各换春衫，扁舟十人受。村前袅炊烟，村后吠鸡狗。行行至山麓，山灵笑迎某。捷足蹶其颠，长啸振林藪。”所称“主人”，我家九世祖也。杨氏为明吴中成化进士、礼部主事杨循吉（君谦）后裔。礼部尝读书支硎山中，折松枝为筹，有《松筹堂集》十二卷，徵君诗稿盖沿旧称也。其稿旧在余家，未刊，兵乱失之。已刊者有《四勿斋集》。

我邑东乡刘夏杨氏，诗礼旧家，荫三（新槐）、振声（克家）父子，皆诸生。振声少倜傥自喜，清末武进盛氏尝延为教读，馆诸苏州之留园。晚避倭乱，入川。乱定归，白号逸叟。生平邃於《易》，颇多笺释。诗皆散失，仅记其“心如止水物情见，诗到忘机天籁生”一联。我嗣祖娶於杨，杨氏多蓄书。荫三先生修髯长身，余童时见之。振声了未春与余同看曹家庙牡丹，寻卒，年七十余。

杭县姚虞琴先生，身登大耋，仪干伟然，望若六、七十许人。丙申仲春，年九十，有诗云：“觅得人间养老方，加餐第一菜根香。避嚣桑下经三宿，买醉花前罄几觞。（余生花朝前一日）示疾未忘期岁厄，（去年花朝微疾，失去知觉三小时。）行吟不减少年狂。衰龄屈指春相似，始信壶中日月长。”

俞君运之，今年五十，余作《短歌行》赠之：“俞子淹稚今所稀，古辞镶异妃呼稀。今诗风流得天授，芙蓉出水明朝晖。前年寻君淞水暖，头上菊花端可满。为我买醉黄公炉，落落酒人几青眼。嗟君遭逢时命穷，摧眉刺足风尘中。麒麟困蹶鸾凤瘁，万壑一噫迴长风。即今堂堂年五十，维摩居士但示疾。烧香日诵《槃若经》，刀火风轮消佛劫。君家旧住虞山头，剑门萧爽琴川幽。他时献傲归林丘，杖藜更请从君游。”运之恂恂雅饬，熟於三吴掌故，故蘅裳句云：“犹有乌衣风范在，珍闻遗献述如流。”又云：“埋首好为食字蠹，抚膺奈作触藩羝。”注云：“君生於未。”此谓乙酉春间遭遇事。蘅裳名国钧，吴江人，光绪丙午优贡，尝为陈庸庵尚书幕宾，今年七十三矣。忆民初余访庞小雅进士庆麟於吴门，蘅裳其同族也。

张聊止（厚载）《喜瘦东之沪见访，用其怀佳韵》云：“揩眼成惊喜，居然瓶粟斋。重逢疑梦寐，久坐罄情怀。酒脯愁难办，茶烟恨欠佳。新诗遍传诵，文采照江涯。”蔬畦每谓聊止诗出之太易，此却语语真挚，有老杜《客至》情景。此甲午秋间事，时聊止年六十，乃别未半载，遽成腹痛，弥为怆然。

丙申岁首，豫中名宿靳仲云先生志以探望诸孙来沪，冒疾老、罗雁峰与仲老雅故，各置酒延宾宴饯。仲老年八十，疾老八十四，澹翁七十九，不啻洛下耆英。座客有徐森玉、尹石公、赵苇佛祖望、瞿兑之（宣颖）、吴湖帆、许效庠（德高）、谢稚柳陈佩秋伉俪、吴青霞、周链霞，裙屐联欢，极一时之盛。澹翁先宴於锦江十一楼，首唱七律一章，云：“恰逢人日举觞迎，八十翁犹好远行。陈榻只容留孺子，（重庆汪山）夷门何幸访侯生。（前岁至开封时）袖中汉口新诗草，坐上江南老步兵。雪后汪山梅又放，么鬟无复听歌声。（有本事）”仲老和石：“思发花前一笑迎，锦江春早踏莎行。伶俜可忍称词客，通脱何人似面生。老我风怀余梦影，借君语妙触心兵。斜河无赖堪留照，（螺川未终席先去）并入离襟第一声。”疾老《喜仲云至又言别，叠翊云韵饯之》云：“故人喜与好春迎，八十翁能遂此行。今日主宾须尽醉，别来岁月作麽生。坐缘江令粲花笔，一纵条侯坚壁兵。（余病戒饮已三月）草草平原留十日，酒醒歌已带离声。”效庠云：“细雨知难夕月迎，依依况是客将行。才瞻玉色千寻立，安得车轮四角生。痛饮不辞呈眼擗，微吟何敢斗心兵。贞元朝士今余几，未改中州稚颂声。”此韵翊老至六叠，如云：“扁舟早已归张翰，醴酒争先礼穆生。”又云：“海市看花宁负屐，诗坛角胜似鏖兵。”仲老亦三叠，如云：“敢烦画手霜缣染，不惜衰颜酒晕生。”上句指湖帆、青霞画家也。又云：“月露飘香尘劫换，春波泛绿酒鳞生。”题疾师甲午重宴鹿鸣长卷也，皆典切工雅。诸韵以“兵”，字为最难押，而疾师最工，仲老和作所谓“马陵狭路出奇兵”也。澹翁钞录诸作见示，余不觉技痒，题其后石：“新诗欢送酒欢迎，并与闲云壮此行。海上月明元夕近，江南春早杂花生。固知汝颖多奇士，肯信吴江有败兵。只是少游仍款段，嚶嚶煞谷莺声。”

诗之纪时政者，香山乐府“讽谕体”也。近见锺锺山（泰）《志喜》诗，盖为上海全市工商各业庆祝公私合营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作也，诗为赞美体。白诗不用书，锺则经义纷纶，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不同如此，然令人感发则一也。诗曰：“力恶不己出，货非己所私。徒闻先圣言，今乃亲见之。风声一以树，响应动四垂。京师诚首善，具瞻尤在兹。绾毂江海交，轮船纵横驰。厘肆密

林立，百物咸取资。虽曰此一隅，全局关盛衰。工人实始唱，力与先进追。技艺出新巧，往往超等夷。宅心为大群，那顾一身疲。感彼货殖徒，志意亦改移。颠趾同圆方，戴履同高卑。有如并途行，彼速我何迟。自利已深耻，况以胺人为。幡然识趋向，大道无两歧。一动因百和，未用为谋谘。小大齐一愿，上言陈所司。身为天下人，天下共安危。国富民无贫，此理信不疑。人自食其力，何愁寒与饥。资财入公家，公利私岂遣。区区权子母，孰若均平施。委曲悉利害，情知无伪欺。溯自建国来，土地首厘治。田畴日开辟，川泽日被骊。通力而合作，农今粗植基。一国犹一身，四民犹四支。大计日工农，无或令参差。以是请得行，一一如所期。欢声随处发，感澈人心脾。枌金鸣鼓笛，相贺群熙熙。虹霓耀灯火，云霞簇旌旗。攘攘不夜城，无曲巷大逵。欢乐一日深，经营十年规。能者当致力，智者当尽思。孰云我不能，北邻有我师。人人奋自效，各各相提撕。实行无空言，治成近可推。夫孰使之然，领导由得宜。天下者神器，可为不可持。庙堂有圣明，默运司晷仪。执中无偏颇，奉天无后时。亨贞动无咎，大哉义在随。惟余抱残缺，坐食老羸。还如朽樗木，亦受春风吹。薰蒸涵濡间，鼓舞不自知。窃比击壤翁，歌谣自成诗。非敢贡其谏，亦非饰其辞。援引或非伦，一听人瑕疵。”锺诗尚有《除四害》、《喜雨》等作，皆佳。以篇幅过长割爱。

梁溪孙希侠（保圻）尝客京津，晚号慨翁。有诗稿一卷，没后，叶遐庵为之选定行世。慨翁诗宗半山，尤工七律对仗，以为不如是，可作古诗，何必律也。佳句如“湿云出岫疑蒸釜，新水鸣砣当听琴”、“倚竹恰临调鹤地，携柑又值听莺时”、“十年梦醒人初老，三月春残客未还”、“身外犹余行乐地，眼中渐少振奇人”、“海曲藏身携德曜，阳阿曦发眷灵修”、“玩世何妨称市隐，归田早已誓江神”。遐翁跋盛称其胸襟造诣，屹然有不可拔者。

七绝诗清浅有味者，常州钱名山《小池》云：“北窗正在小池滨，阴雨连朝起縠纹。藕叶未生鱼断种，不妨映水看春云。”宝山杨瑟民（菟械）《冬日杂咏》云：“入冬百卉瘦西风，要看晴芳陞日烘。馋眼独贪花富贵，编柴先束牡丹丛。”广东蔡竹铭（卓勋）《移居》云：“三分水竹一分花，风月收来共一家。自喜村居无俗事，山林经济只烟霞。”镇洋沈梦花（兰徵）《病起》云：“不到书斋已浹旬，笔留蛛网砚留尘。多情惟有庭前竹，依旧迎风揖主人。”镇海曹梦江《对雪》云：“登楼对雪懒吟诗，闲倚阑干有所思。莫怪世人容易老，青山也有白头时。”潘博《沪南龙华寺看花》云：“塔铃不语昼阴阴，大有游人布地金。细雨春梦湿，寺门一尺落花深。”闽陈赵亭《消寒吟》云：“严寒天气闭穷阴

，踏雪人归小巷深。分与邻家箫局火，一贫未改向来心。”南汇顾佛影（宪融）《赤山埠夜归》云：“赤山埠外下归船，倦鹭眠鸥各悄然。可有坠欢烟水裹，湖灯红似十年前。”上海郁餐霞（葆青）《寻春》云：“镇日寻春不到家，柳丝村店酒旗斜。梅花欲漏春消息，处处偷开三两花。”陈闳慧《春暮杂诗》云：“新纸桃花糊小窗，看书深夜对吟。水仙韵绝黄梅瘦，爱杀俦停影一双。”南汇顾飞女士《题画》云：“树老山中忘甲子，鹤眠岩底养灵机。石门久闭松花落，应笑山人去未归。”常州汤澹然（潜）《题画》云：“香窗画槛那人家，占尽风流水一涯。相见漫谈沧海事，客来只为看梅花。”湘乡王植槐（义臣）《散步》云：“散步园中白袷凉，绿阴如幄百花香。游蜂不怕旁人，飞向枝头劫海棠。”太仓顾震白《游重庆花溪，再过飞泉口》云：“百尺山头双瀑悬，飞泉如雨雨如烟。错疑身入桃源洞，十里花溪一钓船。”以上皆《随园诗话》中风调。

律句，写景难在意远，写情难在脱洒，隶事难在精整。兹仿摘句图例，录若干联。慈溪洪佛矢（兆龄）云：“桃花红逐春人去，山影青随画舫来”、“客儿诗句芙蓉艳，佛助才华蛺蝶轻。”南汇顾佛影《夕阳》云：“立马有人惊岁晚，挂帆何处近天涯。”鄞周歧隐云：“蒔难积稿风前雪，梦不留痕雨后云。”我邑戴果园云：“头颅如此风中烛，肝胆相倾酒后言”、“人老那堪常作客，河清毕竟在何时”、“书生坐老蝇头字，俗子窥人麈尾箴”、“逋诗有债还难尽，落叶如潮扫不开。”太仓顾震白云：“杜陵蜀道音书滞，庾信乡关涕泪多。”镇海宋少芬《牡丹江》云：“香衾银烛三更梦，落日荒江万里流。”无锡孙伯亮云：“塘拗雏柳绿拖水，屋角夭桃红出墙。”

梁溪孙伯亮，为人敦笃孝友，与名山交最厚。尝写印其师孙慨翁遗稿，助刊乡人杨楚孙遗著。著《晴梅诗稿》一卷。《除夕》云：“爆竹千街响彻天，高楼灯烛照无眠。寒家酒断寻常例，一幅梅花醉过年。”风趣独绝。又“落花时节似秋寒”、“夜雪瞒人送旧年”，皆佳句也。

人生有济胜具，山川能说，登高能赋，此便是慧业。陈君器伯，今春畅游蒲中风后陵、雷首山、王官谷等名胜，得诗夥颐。其五古气韵醇雅。《风林寺》云：“初游风伯峪，言寻松林寺。松林只两松，环寺千柏翠。两松高百尺，俯视青一气。猗猗间筠竹，亦为绿所醉。谁知佛阶前，牡丹红照地。蔚矣百年物，天香袭衣袂。”近体《自蒲州经解州返运城》云：“翠扑车棂一路山，牛尻四掩麦云环。未穷三月将临夏，摺叠春光诗句间。”又“花红春未老，山翠佛能贫”、“云开西岳色，风卷大河声”，皆佳。

严畸庵奇示《北游草》，《陶然亭》一律云：“乾坤莽莽一亭高，多难登临亦足豪。香冢劫残留短碣，清溪波软受轻舫。”余爱其起得高朗。《广渠门内吊袁督师墓》一律云：“亡徵已定功难补，雄略方摠事见猜。等是血流柴市碧，长城自坏更堪哀。”余爱其收得悲凉。《过末谢文节公祠》云：“恸哭摧如意，惟公泪更吞。北来坚死志，东乡渍啼痕。萧寺身尝系，荒宠主尚存。桑田留命在，斜日过祠门。”余爱其起得慷慨，收得沈痛。诗中“恸哭”、“啼”、“泪”等字面太多，似亦缥发之伤，可酌改。畸庵好游，壬辰游天台，观石梁瀑布，乙未游吴、游皖，皆有诗，限於篇幅，不录。

奇句多偶然得之。王植槐有“墙头蝼蚁倒拖花”七字，又云：“燕子双双忙不了，衔来花片砌雕梁。”“砌”亦未经人道。陈生雄羽云：“曾见明宸濠翠妃《咏梅花》云：‘绣针刺破纸糊窗，引透寒梅一线香。蝼蚁也知春色好，倒拖花片上东墙。’”则前人已言之。一作明吴江士族沈氏《春日即事》诗。

“中夜嚎啕常索酒，一生毡噪自圈诗”，曹能始《嘲沈从先》诗也，见《列朝诗传》。沈，吴人，名野。“门前债客雁行立，屋内酒人鱼贯眠”，曲周刘淬速（逢源）《哭霍亮雅》句也，见《池北偶谈》。“两间东倒西歪屋，一个南腔北调人”，鲁亮侪自署其门联也，见《茶余客话》，又梁章钜《楹联丛话》引《续消夏录》，作张晴岚除夕题门联句，上“两”字改作“三”，下云：“一个千锤百链身。”不及鲁联风趣。

果园诗，初学香山、放翁，然其性灵语，实与小仓山为近。乙未冬，奇其诗稿来，委为去取。始乙亥，讫乙未，约千余篇。录其《谢伯未画扇作种种果》，云：“我以果园名，种果不盈亩。老饕每贪多，未足饜我口。一朝发奇想，安得罗总有。画饼也充饥，其义某窃取。秦七妙写生，百果出其手。授以一方面，落笔香云走。一一罔不肖，有好亦有丑。可玩亦可弄，可瞰亦可剖。按图试举名，日葡萄莲藕。谏果妙味回，佛手生香久。樱桃小如珠，蟠桃大可斗。青梅宜止渴，杨梅宜醒酒。西瓜滚翠罌，蜀黍绽五豆。石榴兆多子，我以赠新妇。枇把珍晚翠，我以遗老叟。慈姑并老芋，祭灶饷邻右。殿以长生果，祝我无量寿。为品一十六，问我满意否。我但称夥颐，不觉为顿首。何必再饥驱，一生尽享受。火速扬仁风，庶几报我友。”

余尝有句云：“匡梦觉诗为课，邻圃花开醉有乡。”而蔬畦亦云：“晚年为诗

，最宜今体，可卧而成章。”又每花时喜召客觞咏。蔬畦与余同岁生，而性情亦相似，所不同者，蔬畦犹多女弟子，余则湖楼坛坵，冷落久矣。

鄙人所撰《瓶粟斋诗话》，去冬少事修订，编为卅六卷，由弟子上海陈君雄羽一手写成，纳之篋衍。迩来精力衰迈，满拟不复续矣。乃辱海内知交不嫌浅鄙，珠玉纷贻。因是不忍辍置，又复勉续一卷，以公同好，题曰《余渚》。嗣后是否再有所续，视精神意兴而定。至前《诗话》卅六卷，或铅印、或油印，皆零星出板，式样参差，鄙人明岁年届七旬，或当筹重印一式板本，略取美观。倘亦垂爱诸君子所樱一者乎？

公元一九五六年九月瓶翁自识

瓶粟斋诗话 民国 沈其光

●初编·卷一

唐文宗欲置诗学士，李珣以为诗人浮薄，无益于理，遂寝不行。其实文宗非不可图治之君，苟迎其机而善导之，如孟子之对“好货”、“好色”诸问，引《诗》曲证，陈善闭邪，则朋党之争、阉宦之祸，或不至如是之烈。惜乎珣与郑覃等曲谨小儒，不能见其大也。余谓治乱邪正之迹、闵时病俗之言，莫备于诗。即就唐而言，诗人如子美之歌行、香山之乐府，无不以其悱恻之意达其忠爱之诚。下至冬郎其辞，草麻数语，辞气慷慨，大节凛然，亦岂得以浮薄目之？珣之谬妄，固不待攻而破也。

杨龟山云：“渊明诗所不可及者，冲淡深粹出于自然，非苦力之所能也。”熊鞠孙太史祖诒云：“陶诗之不易学，在其胸襟不可及耳。”龟山只道得体制，太史从其志趣上说，更上一层。

太史又云：“唐人如高、岑、贾、杜等，诗于题中之字，无不一一顾到，所谓‘题无漏义’也。”又言：“古人之工为诗者，无不工于制题。六朝人与唐宋不同。大抵六朝人题以明净胜至，唐宋则隽约曲畅，各有其长。有短止二三字，长至数百字者。今人读诗，往往玩题忽略，不知古人制题或繁或简，大有斟酌在也。”

陶诗：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”东坡谓：“采菊之次，偶然见山，初不

用意，而景与意会。“此解最得神理。后来如韦应物之“采菊露未晞，举头见秋山”、白居易之“时倾一壶酒，坐望东南山”、韩愈之“清晓卷书坐，南山见高棱”，虽拟陶而皆着色相，深于诗者自能辨之。

张文潜《与友人论文》云：“文以意为车，意以文为马。理强意乃胜，气盛文如泻。理惟当即止，妄说即虚假。”又云：“譬之张众乐，要以归之雅。区区为对偶，此格最汗下。”余谓文与诗无二致也。柯山论文，亦即论诗。

唐人诗，用字上安适、节族上谐和、意思上含蓄，所谓心气宽柔者，其声温好，其失也平而弱，元白是也；宋人诗，用字上生新、节族上急骤、意思上刻露，所谓心气华诞者，其声流散，其失也犷而悍，山谷、后山、二晁等诗是也。明乎刚柔好恶之辨，斯无流弊矣。

大家各有句法。老杜往往喜用五入声字为句者，如云：“业白出石壁”、“石壁滑侧足”、“壁色立积铁”、“渴日绝壁出”、“白日亦寂寞”等是也。又喜用“一”字，如云：“宇宙一亘腥”、“窈窕一林麓”、“昏霾一空阔”、“万古一骸骨”、“青衿一悴憔”、“四海一涂炭”、“溪行一流水”、“青林一灰烬”等句是也。此皆他人集中无之。

乐天诗，喜类聚一时景物以为句者。如“风回云断雨初晴”、“草香沙暖水云晴”、“岸浅桥平池面宽”、“石浅沙平流水寒”、“风清泉冷竹修修”、“树深藤老竹回环”、“笋老兰长花渐稀”、“野桃山杏水林擒”、“枣赤梨红稻穗黄”、“柳湖松岛莲花寺”、“纱巾草履竹蓑衣”、“短鞞低帽白蕉衫”、“乌帽青毡白毡裘”、“竹鞋葵扇白销巾”、“萝巾蕙带竹皮冠”。其为联语者曰：“玉佩金章紫花绶，纁衫藤带白纶巾”、“重裘暖帽宽毡履，小阁低窗深地炉”、“轻履单衣薄纱帽，浅池平岸痺藤床”，此本于子美“风急天高猿啸哀”二语，他人集中亦不多有也。后惟放翁时一效之。

随园论律诗难于古体，余未敢苟同其说。盖古体虽无声律、对偶之拘，譬之李广行军，无部伍行阵，然非训练有素，使人人知守纪律之严，鲜不僨事。此似易而甚难。至于律诗，不过如程不识之刁斗森严，使士卒不敢犯而已，然似难而实易也。葆荪黻余言，以为隼喻。

表兄邹葆荪（尊德），工为诗，画山水亦淡逸可喜。晚年病风，卧床几三

载，日以诗酒为遣。生平积稿数千篇，大抵古体追《骚》、《选》，近体效剑南。没后，其弟湛如（尊莹）属为去取。以其繁冗，有难色。惟屡经丧乱，恒以其稿散佚为虑。顷检篋得数篇，录之以当窥豹。《上巳郊游遣兴》云：“万汇迎淑暄，原草得风展。意往各有托，所会异深浅。远树浮野烟，流云媚晴潏。胡蝶弄游丝，力趁微风转。流觞永和年，盛会无弦管。动息任天机，寓目恣流览。老庄等蜉蝣，玄运有穷算。惟此杯中浆，生机协同善。抗古缅今兹，遥情转难遣。”《竟日看花，夜集同人饮丁家酒榭》云：“今年春暖花事早，低烟匝径暗篁扫。流膏遍野无枯枝，一寸情苗和烟袅。城南地僻多垂杨，东家西家缭短墙。平潭初渌靛明镜，蕤蕤华羽鸾皇翔。弄晴芍药恣娇态，倚醉海棠争艳妆。群萼酝酿各献媚，掩抑百态流神光。春光如许不行乐，奚似束书置高阁。看花不减昔年狂，紫燕相偎集翠幙。美人未识绮罗春，掩袖谁来慰寂寞。黄金不买驻颜丹，拟向芳洲搴杜若。疏灯水阁琉璃屏，酒气薰人花气醒。高城凄烟敛暮色，醉眼直送云冥冥。别含春绪写古怨，波光荡影人娉婷。我诗代券订后约，开窗诵与闲鸥听。”《听方君仁后摘阮歌》云：“帘漪绉縠荡秋影，腰支瘦损罗衣冷。碧梧墙角叶初凋，庭院无人清昼静。方子信手拨圆槽，飒然凉意风萧骚。三弦缓二用其一，一弦已足惊秋高。凄凄恻恻鹃啼血，鏦鏦铮铮鸣金铁。忽然故作声悠扬，推宫却羽低复昂。苍虬朝翻尘海浪，素鸾夜拂胡天霜。不知弹者何所怨，红桂金鱼锁深院。不知弹者何所悲，憔悴婵娟泪暗垂。我心悲怨两何依，破空一鹤寥天飞。凄凉诉尽兴亡感，犹似当时玉屑霏。东山妓围闹丝竹，别调难谐里耳俗。成连始信能移情，请鼓天风海涛曲。”《独坐偶成》云：“疏尊浅酌郁金香，萧瑟商飙拂槛凉。静爱绿阴常寂寂，坐看白日去堂堂。时嗟递嬗荣枯易，诗谢徵求寿挽忙。卖画得钱谋一醉，忘情毕竟未能忘。”可想见其高致矣。又“荷香雨洗残花尽，桐影风梳病叶飞”、“心系天涯芳草外，客随江上白云来”，佳句类此者，不胜枚举也。

“生涯零落归心懒，多谢殷勤杜宇啼”，王荆公句也；“莫信杜鹃枝上鸟，人归犹道不如归”，梅宛陵句也，一子规耳，在未归人口中说，则云“多谢”；在已归人口中说，则云“莫信”。盖因物兴感，各随人境地而不同也，然皆佳妙。

太仓崔不雕有“丹枫江冷人初去，黄叶声乾酒不辞”之句，渔洋爱之，呼为“崔黄叶”，见《池北偶谈》。博陵崔瘦生《咏红叶·如梦令》云：“为爱吴江晚景，渡口斜阳相映。点水似桃花，无数游鱼错认。风定，风定，一样落红堆径。”为洪北江所赏，呼为“崔红叶”，见嘉兴叶松石（炜）《煮药漫钞》。两人同姓崔，又各以咏叶得名，信矣，无独有偶也。

咏物只须一二有力语便足。退之咏李则云：“风揉雨链雪羞比，波涛翻空杳无涘。”咏桃则云：“种桃处处惟开花，千树万树蒸红霞。”荆公咏桃则云：“枝柯蔦绵花烂漫，美锦千雨敷亭皋。”咏荷则云：“于时荷花拥翠盖，细浪翻雪千娉婷。”皆以少许胜人多许。

近百年中，邑人之工书画者惟黄雪轩（光燮）、周疏庵（其照）两明经。雪轩久客京津，所交皆当世贤豪。东人士爱其画，亦时以重金求之。疏庵西上广陵，南游粤峽。书法吴兴，画竹石似元人小品。独其诗皆流传绝少，询之老辈，亦无所得。仅知黄有“夕阳红到小楼西”，周有“破伞遮头过野桥”二语而已。余谓诗能传诵，七字已足。“满城风雨近重阳”，古今脍炙。东坡亦有“一颂了伯伦”之语。五代王仁裕多至万首，当时有“诗窖子”之讥，至今无有能道其只字者。然则二公亦足自鸣矣。

疏庵先生尝随黎莼斋公使庶昌至日本。日本樱花最盛，其花略似海棠，彼都人士夸之为国花。先生咏之云：“若编海国群芳谱，此是东瀛第一花。”时为人诵之，谓得微婉之旨。先生在东时，东人求指示点画，愿执贽为弟子者甚多，可见其国人讲求字学之专。

先生为余诵“溪澗花影偶，山静屐声孤”句，谓为沈文肃公某幕僚句也。余曰：“此山阴邵姜畦诗，载在《随园诗话》。”

子美祖审言自谓：“我诗可使苏李为奴，我书可使锺王北面。”然后世言书者，从不及审言，即言诗者，亦未必盛道审言也。故我谓文士翰墨，工拙是一事，传不传又是一事。

子美在耒阳吃牛肉白酒而卒，及太白弄月骑鲸之事，前人辟之，谓出于小说家言。然宛陵诗云：“李白死宣城，杜甫死耒阳。二子以酒败，千古留文章。”又云：“采石月下闻谪仙，夜披锦袍坐钓船。醉中爱月江底悬，以手弄月身翻然。”则宋人已据为典实用矣。

子美《清明》诗：“著处繁华矜是日。”“著处”犹云到处，盖当时方言也，子美屡用之。如云：“贱子何人记，迷方著处家”、“未成游碧落，著处觅丹梯”，而浦氏解为“然着”之“着”，以为状樱桃之红，误矣。唐人以方言入诗甚多

，如“遮莫”、“格是”、“能个”、“劣能”、“赤憎”等语皆是。

又此诗下云：“渡头翠柳艳明眉，争道朱蹄骄啮膝。”“明眉”说柳，“啮膝”说马，各有关合。而注家以为“柳眉”喻游女也，然则“啮膝”何喻乎？余谓起首“长沙千人万人出”已包括士女在内，二句只状当时景物耳。

表伯张静莲（世昌），晚号顽翁，诗平易，学香山。至其弊，则不免为张打油、胡钉铰之流。尝有句云：“浴水鸥同鱼串戏，偷花蜂与蝶分赃。”“串戏”、“分赃”，俗语也。顽翁喜谈谐，故其诗涉笔成趣如此。

顽翁善小儿医，生离鼎革，饱更世难，满肚皮不合时宜，往往托之歌咏。如云“钟声杳杳沈长乐，橈影荧荧贯太微”，悲京阙也；“慈猫翻乳同眠鼠，义鹞空诛饱食蛇”，刺当道也。顾其闲适之作，亦多近诚斋、放翁。《晚晴漫兴》云：“雨余庭院绝纤埃，绕砌缘墙满绿苔。草伏兰根瞒我长，花藏叶底背人开。趁强犄子驱鸡去，恃爱狸奴捕蝶来。细把物情衡世态，惟须万事付衔杯。”《新春》云：“天教芳讯传红杏，人喜晴光转绿苹。”《幽居漫兴》云：“宅宽好拓栽花圃，楼小如栖构木巢。邻竹声喧风乍起，庭花影小月方中。”《初冬晚眺》云：“担稻人如张翅蝶，辞柯叶似散衙蜂。”

无锡邹翰飞先生弢，以词章名江左，尝以其所著《三借庐诗稿》寄余。顾徐干“时有齐气”，弗之好也。近忽得其《采莲曲》数绝，清词丽句，为其集中所无。诗曰：“阿侬家本近前湖，湖上风光似画图。划破烟波双桨入，水中人影万花扶。”“一曲田田唱采莲，画船穿过画塘边。只因昨夜催花雨，新水如云绿上天。”“晓风吹散一湖烟，舵尾轻寒透薄棉。不信双鸳禁得起，夜深交颈忍凉眠。”

丙辰夏，先生次余《寄怀》韵见赠云：“《西都》赋物汉唐余，郑重传来遣李玃。兰臭难亲君子泽，（自注：四年前在卫品纯处知君。去秋以汇生之介两次到沪，竟不得一晤。）寻光幸烛野人居。笔留红艳撩江梦，花在青溪灿洛如。（自注：郡有文士，则生洛如花，见张宝《就印录》。）翘首蓬山高万丈，几时快锡指南车。”先生豪于饮，自号酒勺，因绘《勺酒图》，遍乞文人题咏。六十后得风疾，手震，不能握管。筑守死楼居之，年殊七十卒。

弟子方仲渊（存慎），羸削如碧鹤，人见其行径异，多目笑之，而不知臣

叔不痴也。家贫，就昏淀西郁氏。年未三十病瘵亡。仲渊喜咏右丞、左司诗。

《淀西秋居寄尧祜海上》云：“吾道差堪久，奚嗟旧业贫。故山松阁废，僻壤草堂新。洗梦秋江上，怀人沧海滨。飘然欲何往，天地尽风尘。”《出淀湖》云：“晓发淀山下，高林初日明。天黏湖水碧，浪浴布帆轻。旅燕别离恨，沙鸥迎送情。眷怀西塞隐，泛宅寄浮生。”《题樊川诗集》云：“水郭山村乘醉游，江南烟雨赴春愁。绝怜词客清狂甚，不倚红楼便寺楼。”其他佳句，《山居》云：“饥应争鹤瘦，闲仅许鸥分。”《夏日闲居》云：“苦贫衣趁闲时典，斗智棋逢绝处佳。”

李义山诗：“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”犀角文备百物之形者，谓之“通”。以“通”对“翼”，自然工整。而张文潜云：“玉筋异时空见迹，灵犀千里亦通心。”“通”作虚用，似误。

世多谓“韩寿偷香”。按《晋书·贾谧传》云：“西域贡奇香，帝以赐充。其女密盗以遗寿。”是明言贾午，非韩寿也。然宋谢无逸《咏胡蝶》云：“身似何郎全傅粉，心如韩寿爱偷香。”则其误不始于今日。

《列子·天瑞篇》：“冲和气者为人。”知放翁“濛濛水抱中和气，平远山如蕴藉人”，“中和”乃“冲和”之误。

《家语》：“累累若丧家之狗。”王肃注：“丧读平声。”然黄山谷诗：“顾我今成丧家狗，期君早作济川舟。”则平仄义均可用。

郭麟《小游仙诗》：“偷下蓬壶暂破颜，春风吹绿两眉山。当时只有狂徐福，曾隔文窗觑阿环。”然李义山《曼倩辞》云：“十八年来堕世闲，瑶池归梦碧桃间。如何汉殿穿针夜，又向窗中戏阿环。”则戏窥上元夫人事乃曼倩而非徐福。

俗谓木笔白者为玉兰，紫者为辛夷，非也。王荆公云：“试问春风何处好，辛夷如雪柘冈西。”刘渊材恨海棠无香，亦不尽然。刘屏山云：“几经夜雨香犹在，染尽燕支画不成。”至朱夫子又依违其词，其《山馆观海棠》云：“乱英深浅色，香气有无中。”

孟东野诗，源出谢家集中，如《献襄阳于大夫》及《汝州陆中丞席喜张从事至》、《游枋口》、《柳溪》诸作，时见康乐家数，特其句法出之镌刻耳。洪北江评东野诗，以为篇篇似古乐府，非确论也。又云：“昌黎《南山诗》奇警极矣，而东野以二语敌之，曰：‘南山塞天地，日月石上生。’”然孟诗自是从老杜“仰看塞大明，渴日绝壁出”等句脱化来。

杜诗：“诸公衮衮登台省，广文先生官独冷。甲第纷纷厌梁肉，广文先生饭不足。”而东野《吊元鲁山》云：“搏鹜有余饱，鲁山长饥空。豪人饫鲜肥，鲁山饭蒿蓬。”杜云：“公来雪山重，公去雪山轻。”而东野《悼汤衡评事》云：“君生霁水清，君没霁水浑。”人谓东野语多戛戛独造，殊不尽然。

东野《蚊》诗：“愿为天下厨，一使夜景清。”此亦杜老“广厦”、白傅“大裘”意。又《达士》诗云：“君看土中宅，富贵无偏颇。”后来杜牧之“公道世间惟白发，贵人头上不曾饶”即本其意。

渔洋评少陵《李潮八分小篆歌》，谓尚有败笔；谓韩《石鼓歌》诗雄奇怪伟，不啻倍蓰过之。此妄下雌黄者也。即以二诗结构言之，韩取杜之结意作为发端，势已不振。中间杜多顿折，而韩则如江河直下而已，第以其笔力排奁，故人不自觉耳。至谓《小篆》之败笔，不知其安在也？且《石鼓》诗：“周纲陵迟四海沸，宣王奋起挥天戈。”又曰：“蒐于岐阳骋雄骏，万里禽兽皆遮罗。”按岐阳之蒐，在成王五年。《左传》：“武有孟津之会，成有岐阳之蒐。”则明非宣王。《诗·车攻》篇，美宣王狩于东都而作，东都乃洛邑，非岐阳也。

《屏山集》，南宋崇安刘子翬著。子翬字彦冲，靖康时通判兴化军。蚤年丧偶，自称病翁，隐居武夷山不出凡十七年。卒谥文靖。集分诗、文，各十卷，为其嗣子坪编次，其门人朱熹校正。有绍兴三十年籍溪胡宪原序。集于光绪十二年重刊，故首列长沙王先谦序，次附《宋史》本传，次朱熹《跋家藏刘病翁遗帖》，次乾道癸巳朱熹《屏山集》跋，次正德七年其十二世孙泽重刊，有建安梁储书后，次輓诗、祭文，次朱子墓表，次谥议。按《屏山集》在宋时，或只有胡序及朱子跋语而已，其本传及《刘病翁遗帖跋》与夫輓诗、墓表等，皆为正德间重刊时增入者。书非佳槧，而十一至十四卷皆五、七言古诗，忽殿以《过邕中》七律一首，恐亦非原本次序。宋人不尚《选》体，而屏山五言

步骤齐梁，在当时为别调。近体不逮范陆，然颇得夷犹恬肆之致，如“石乱春溪急，山寒晓日高”、“嫩竹扶檐绿，残花盖地红”、“池清秋过雨，林静晚生烟”、“落梅寒崦静，啼鸟暮村幽”，其下字皆与人不同。

诗家采用诗料如制肴饌，然善烹庖者，五味调和，蔬菽无不可口；其不善者，即熊、鱼在手，亦无所用。明月、白露，至习见者也，而子美云：“露从今夜白，月自故乡明。”白玉、黄金，至陈熟者也，而荆公云：“浮云堆白玉，落日泻黄金。”此皆化朽腐为神奇手也。因忆《侯鯖录》载元佑上元，廷臣和御制《观灯》诗，蔡持正叩王禹玉如何使事，禹玉曰：“鳌山、凤辇外不可使。”章子厚笑曰：“此谁不知。”及登对，上独赏禹玉“五凤云中扶辇下，六鳌海上驾山来”二句。

诗文家刻意摹古，亦是一大病。盖摹李似李、摹杜似杜，所得不过一假李杜而已，我之面目谁识之哉？梅圣俞诗云：“韩子于文章，所贵不相侔效。譬彼古今人，同心不同貌。”真金针度人语也。

少陵下“青”、“红”、“碧”、“绿”等字，往往用重笔。如“绿垂风折笋，红绽雨肥梅”、“红入桃花嫩，青随柳色新”、“红稠屋角花，碧萎墙隅草”。后来惟半山时时效之，如云：“岸红归欲稠，渚绿合犹晚”、“绿搅寒芜出，红争暖树归”、“绿稍还幽草，红应动故林。”又柯山诗：“余天一剑青，远雨万丝白。”又云：“风声转谷豪，雨脚射山白。”（《广化遇雨》）又云：“晶莹高露湿，断续残河白。”（《赠无咎》）又云：“鸦飞朝树疏，虫吊宵月白。”（《效陶》）四押“白”字，亦妙绝。

子美集中投赠太白之什甚多，然其称谓不一。如云：“李侯金闺彦”、“南寻禹穴见李白”、“白也诗无敌”、“不见李生久”，前后一人也，曰“李侯”、曰“李生”、曰“白也”，或连姓名呼之，随其所施，此正见古人率直处。后世往往牵扯古人，不择其当否，赠张姓者，则云“留侯”、“博望”，赠陈姓者则用“元龙”、“孟公”之类，岂非可笑。

古人姓名之可以割裂者，如“马迁”、“葛亮”，见于诗文者，不为异也。其不经见者，如东野诗：“赏句类陶渊。”又云：“姜牙佐周武。”李商隐诗：“沈约只自瘦，潘仁岂是才。”山谷诗：“南冶从东家。”谓南容公冶长也。柯山诗：“欲为洒洒潜，请学涤器如。”“如”谓司马相如也，此则不足为训矣。

诗中评鹭一时人物，宋人最善此体。柯山云：“长翁波涛万顷陂，少翁巉秀千寻麓。黄郎萧萧日下鹤，陈子峭峭霜中竹。秦文菡藻舒桃李，晁论峥嵘走金玉。”半山云：“冯侯天马壮不羁，韩侯白鹭下清池。刘侯羽翰秋欲击，吴侯葩萼春争披。沈侯玉雪照人洁，潇洒已见江湖姿。”其格防于杜之《饮中八仙》。惟杜诗有人下三四语者，而宋人语简，尤担斤两，故不得不假他物以为喻，且树语尤须坚卓，方得其人精采。

欧公《诗话》盛称晚唐诗人周朴“风暖鸟声碎，日高花影重”、“晓来山鸟闹，雨过杏花稀”等句。然今所传者，上联乃杜荀鹤之《春宫怨》，下联乃姚合《山中述怀》诗也。朴集欧公时已不传矣，公博古，其所举当有所本，不知后人何以窜入他人集中。相传朴自爱“禹力不到处，河声流向西”二语。有一士骑驴而行，遇朴，佯诵“河声流向东”。朴直追数里，告以“流向西，非东也”，当时传以为笑。欧公言其构思极艰，月锻季链，朴之苦吟，于此可见。

唐宋诗流传讹舛甚多。或一诗传为二人，并其体亦不同者，偶举一二。如杜牧：“楚乡寒食落梅时，野渡临风驻酒旗。[A061]色连云人去住，水纹如縠燕差池。”而刘梦得《外集》作律诗，其下半首云：“朱旂尚忆群飞雉，青绶初联左顾龟。非是湓城白司马，水曹何事与新诗。”秦少游《桥南纳凉》云：“曳杖来追柳外凉，画桥南畔倚胡床。月明船笛参差起，风定池莲自在香。”而放翁集中作律诗，下半云：“半落星河知夜久，无穷[A061]树觉城荒。碧筒莫惜颓然醉，人事还随日出忙。”

“却从巴峡穿巫峡，便下襄阳向洛阳”，杜甫诗也，而东坡效之云：“恰从神武来弘景，便向罗浮觅稚川。”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”，温庭筠《早行》诗也，而欧公效之云：“鸟声梅店雨，野色板桥春。”“偶题岩石云生笔，闲绕庭松露涇衣”，杨徽之《僧舍》诗也，而放翁效之云：“寻碑野寺云生履，送客溪桥雪满衣。”知古人偷模尤格，虽大家不能免，然终觉逊前人一筹。

随园《题子陵庙》云：“未必无心助文叔，巢由两个误狂奴。”此偷宋人《题吕仙庙》诗“未必无心唐社稷，金丹一粒误先生”机轴也。又《题施全庙》云：“雄心似在将军上，不斩金人斩太师。”此翻东坡《题贾梁道庙》诗“如今更恨贾梁道，不杀公闾杀子元”意也。惟梦梁道杀己者乃司马懿，非司马师也，师字子元，东坡误记耳。

诗中用俗字，唐宋人多不同。宋人多用“许”字，如后山云：“蝉鸣不余力，蛙腹能许怒。”诚斋云：“芍药晚花终是小，戎葵新{廿含}许来多。”又《咏假山》云：“细看分明非钉短，如何雕得许玲珑。”诸“许”字皆作如许解。又诚斋云：“略略烟痕草许低。”此“许”字作样字解。又云：“倩谁留许春寒着，更放梅花住少时。”此“许”字作少许解。

“底”字，颜师古《纠缪正俗》云：“犹言何等也。”然证之唐宋人诗，殊不尽然。杜甫云：“花飞有底急。”陈无己云：“风流一代今山简，有底樽前着葛强。”“底”皆作这样解。

退之诗：“泥盆浅小讵成池，夜半青蛙圣得知。”“圣”字亦当时口语，而《溇南遗老笔记》以为：“初不成池而蛙已知之，速如圣耳。”此望文生义而曲为之解也。又引山谷“罗帟翠幕深调护，已被游蜂圣得知”云。此“知”字何所属耶？若以属“蜂”，则“被”字不可用，此亦误解“圣”字之过。山谷语故稳顺也。诚斋亦云：“网罗最密是蛛丝，却被秋蚊圣得知。”

奉贤朱庸先生家驹，举光绪己卯乡试，居于其县之泰日桥，与其兄粥叟（家骅）友于甚笃。粥叟举宣统元年孝廉方正。因筑两廉亭以颜之。先生以书名于时，而诗尤清隽。余与先生以文字为忘年交，自丙辰以还二十年间，书简往还，积稿逾寸。兹录其和余《小园书事三首》云：“沈子恬淡人，频年倚书幌。吟诗到王韦，触处标俊赏。一晤隔紫芝，神交缅轩爽。寄我《小园》作，引人辄神往。尔时炎暑蒸，解衣形骸放。谩然清风来，北窗与俯仰。新秋容易至，眉月天边上。静契谁得知，竹露滴微响。”“儒冠世安用，凿枘圆与方。生涯老弥拙，直假睡为乡。魏晋讵足论，置我轩羲旁。闲来事农圃，逍遥拾野芳。新栽牵牛花，引蔓高且长。旧酿黄术酒，兴来时命觞。盲人赴深池，时事岂足伤。恤纬漆室中，徒自搅中肠。”“桔槔夜无停，盛夏正渴雨。天运有违遭，世事成枯树。兰成赋《小园》，玉杯自媚古。河山战一枰，愁翻白黑谱。贪人志已逞，黠货果焉取。高吟带商声，秋风满庭户。”

庚申春，小园杏花盛开。余招同社燕集花下，首唱七古一章，钞示远近同人。忆粥叟和诗有云：“清觞速客半野亭，评泊杏花好标格。杏花标格何所似，除是瑶池仙绿萼。簪花不羨曲江游，青衫惯耐春寒薄。曹步温又竟陵钵，寄我新诗珠错落。”今园亭易主，花刈为薪，觞咏旧游，多为异物。回首前尘，能

无怅惘？

和余《杏花》诗者，徐慎侯孝廉公修云：“梅花消瘦桃花夭，汝独嫣然擅标格。朝霞润玉嫩横枝，晓露含珠微破萼。匀碧吴绫映日妍，呈红蜀锦笼烟薄。此生无福入琼林，委弃孤芳傍篱落。”此盖借花而自为写照矣。

上海高太痴（翀），清季保举经济特科。工诗词，与其邑人蔡子（尔康）、南汇黄梦畹（式权）辈齐名。余尝驱车访之，时太痴赁居小校场，年已老矣，伛偻若支离疏，而双卢炯然，因与剧谈移晷。所居曰百盆花斋。记其《自遣》一律云：“占得鹤枝强自安，几人谈笑足盘桓。读书无用生何补，谋食方艰隐亦难。聊可浇愁惟浊酒，除非却病是金丹。百盆花好长勤护，抵得陶公运甓看。”太痴无子，有一女，亦娴词翰，字娟秀，学乃翁，见客能应对。太痴歿，不知其嫁于何所。

蔡紫黻先生，诗不多见，篋中仅存其稿一纸，亟录之。《日月云迈，忧心如焚，作为此诗，其何能淑》云：“冷吟闲醉镇蹉跎，回首韶华瞥眼过。宿草凄迷知己少，秋花憔悴累人多。凭将《幻影》酬明月，（自注：尝作《广寒幻影记》，忽忽未遑脱稿也。）剩把柔情付逝波。况值蝮螭羹沸日，未能忘世欲如何。”

孙作黼先生锦瑚，光绪乙酉拔贡，以词赋擅名。胡公端臣（祖谦）之守吉安也，爱其才，延聘衡文。晚年不得志，浮湛里闾，命俦啸侣，茗酒为欢。先生不多为诗，语诗则必推余。戊午以后，寓于其女夫华亭某氏家，以医自给。时于君仲迟倡修袁海叟墓，有诗。先生和云：“堂前燕子尚飞来，海上鳗鱼去不回。（自注：海叟归，太祖语人云：‘海上走却大鳗鱼，何处寻得？’）荒冢秋高围碧黍，残碑雨过剔苍苔。词章惊动才人笔，风采留遗御史台。东望郊原寻往迹，那堪常使没蒿莱。”

汪秋轩先生锡涛《咏白燕次海叟韵》云：“翩然宣至是耶非，五色天书近代稀。萧瑟空梁泥自落，吉祥虚室梦先归。素心谁与盟朱缕，皓首何堪补黑衣。铁冢海庵遗迹在，春来好向故山飞。”二诗一以苍凉胜，一以刻画胜，工力悉敌，且两人之齿亦相若也。秋轩先生居邑之东门外，亦以词翰见称。

昆山龚勉行茂才恕，贫而多病，晚尤潦倒。尝馆邑中潘氏授徒，频与文字

之饮。甲子齐卢之战，苏兵略邑城，勉行受惊悸死，稿佚。仅忆其有“灯影撩春思，花香解宿醒”十字。

魏塘张季，故世家女也。壬戌、癸亥之间，以任教员来我邑，袖其诗稿为贄。季年才二十余，自言婚七日而寡。善言笑，能饮，伉爽无脂粉态，而诗特温婉。《西湖花朝》云：“苏堤柳腕最长条，燕织莺梭意太娇。一片红绡交付汝，为侬衔去系花梢。”著有《住春楼诗稿》，取东坡词“若到江南赶上春，千万和春住”意，自题云：“望望住春楼，住春春不住。”余亦为题一绝，云：“徙倚朱阑默怆神，百年俱是可怜身。柳绵飞尽莺花谢，偏是无聊说住春。”季为黯然。

客有自称“铁道人”者，不知其谁何，有句云：“行难谐俗将成怪，归已无家尚惜身。”

杭州孝廉赵士新，宦游荆襄。鼎革时，遭乱东归，落魄海上，蒙袂携童仆乞食。有讶之者，即口占云：“自从三楚来斯地，历尽千辛万苦中。稚子随亲形影瘦，老奴恋主苦甘同。曾登仕版名何在，今入穷途利更空。作谢诸君悲失路，他年相见报从容。”

上海王巨川（铨济），年少美才。岁己未，以习医寓东门潘氏。爱余“社近应知桑落熟，诗成恰有栗留催”句，愿执贄为弟子。余劝其诵《文选》。巨川心摹一追，不二载，几臻前修之靳。别后每有作，辄就余正可。印有《倚剑楼诗存》。为选录其雅饬者，《清明登天马山》云：“寻异展幽眺，嚬杳青冥。绪风款佳节，淑气荡云凝。溪流激渊泻，涧毛舒繁萌。登蹑纵遥览，徙倚无近情。基高耸古寺，峦密建列屏。荒烟冪行径，杂英绣芳塍。低空云若絮，川原树如萍。理来祛群蔽，意得召咸亨。染翰托微咏，庶觉慰此行。”《溪泛》云：“草亭独归处，秋色带前溪。落日孤舟远，空林一鸟啼。”《优昙庵》云：“禅关面碧漪，寂历江村静。坐久夕阳深，松篁散疏影。”《八月十五日示沈处士》云：“客感此佳节，流光空自嗟。孤村黄叶远，沽店碧溪斜。沉醉非吾事，狂吟独尔家。今宵明月好，喜得共光华。”《从童子出游城东，戏折杂花以归》云：“城东之山青似黛，城东之水绿于油。野童山客兴不浅，乱折繁花插满头。”以上诸诗，皆其寓青时所作。佳句如“树深萧寺暝，帆落野桥低”、“天远星垂地，江寒月枕山”、“微雨成春梦，孤灯滞客心”、“欲暮残云红过屋，酿寒繁雨白连天”、“花开欲泼酒三斗，茶熟恰成诗半笺”。

余二十年前删削之稿有残句可存者，就记忆所得，姑志于此。“病骨秋同瘦，清愁夜共辰”（秋夜）、“梅熟无风堕，蛙荒到晓闻”（夏日）、“乱蛩声似雨，独树影疑人”（秋兴）、“为收花种先钞谱，故借桐阴当下帘”（初夏幽居）、“村醪淡薄无聊醉，禅榻清幽自在眠”（小昆山）、“人意比荷临水静，诗怀似雁入秋高”（秋怀）。

●初编·卷三

辛、壬己还，废孔之议汹汹朝野，学术风气壤乱益甚。上海姚东木先生文栋，冒当世不韪，首创孔教会，力持尊圣读经之说。梁节庵（鼎芬）、沈子培（曾植）、朱强村（祖谋）诸遗老附和之，东南士大夫稍稍响应。甲寅大成节，会员应赴曲阜助祭。以是年鲁省梗于倭，先生携其子若孙改道来孔宅谒圣。即日得诗三章，其《拜至圣衣冠墓》云：“海内六经齐度阁，野人先进若晨星。衣冠于此珍遗蜕，《诗》、《礼》当初忆过庭。疑有壁丝千载响，空余墓草六朝青。吁嗟宫阙成禾黍，犹说南巡御墨馨。”《圣诞日释奠礼成，恭纪，叠前韵》云：“万派朝宗归大海，北辰居处列繁星。圣人明德昭天壤，曲阜分枝此庙庭。三月难忘《韶》乐美，九峰遥接岱宗青。盛仪两地时同举，（谓曲阜）展敬宁惟黍稷馨。”《同人集愿学学堂，议立江苏孔教会支部，再叠前韵》云：“二千年后沐时雨，五百里间聚德星。共喜朋簪瞻圣域，有如玉帛会王庭。爰兹虚室能生白，欲写遗经再杀青。（拟刊群经读本）文学东南原极盛，还期吾道遍流馨。”先生长于说经，诗非其好也。此则一时精神所聚，不假冥搜，几如凤鸣高冈，万羽息喙。

和东木先生谒圣诗者，占燕齐楚豫江浙闽粤川蜀滇黔辽津诸省之广，都四百三十余家，得诗八百首，刊有专集，可谓盛矣。顾佳什殊不多，病在作者徒搬演孔子故实及祀事套语，令读者不识祭者何时、何地、何人，徒苦其堆垛死尸，嚼蜡无味。此等阔大庄重之题，如何构局、如何置辞，须先斟酌，刘彦和所谓“构位之始，宜明大体”也。认清题旨，下笔自然移动不得。余最爱熊鞠荪太史一首云：“东南圣迹衣冠在，盛会当年聚弁星。一自沧桑更故国，几多阶草没荒庭。今朝难得高轩驻，异日常留汗简青。古调独弹振聋聩，更欣兰玉满堂馨。”大气磅礴，包举不漏，自是具大本领者。

又长洲沈休穆先生修和诗，亦典贍工雅，云：“一样神肩拥百灵，南方别子溯商星。独高名胜衣冠墓，也辟删修著作庭。经业至文光黝黝，儒衿坠绪色青青。合家《诗》、《礼》成三代，秩谒升堂素德馨。”“麟袂今朝旧降灵，及阶瞻拜弁如星。宾趋侧向东西夹，神格先求上下庭。俗论何能淆黑白，圣言常若炳丹青。敷天薄海同遥庆，梦入昌平与荐馨。”

集中和作，次原韵者十居七八。独丹徒赵明湖（永年）七古一篇，气格苍浑，出入韩苏。为录于下，云：“昔我游踪经曲阜，下车敬谒宣圣陵。满城杂花杏独盛，夹道表树松青青。时惟上丁际释菜，商彝周鼎陈庙庭。金丝堂前众乐具，当年冠履瞻遗型。驰驱南北二十载，坐看洪水来沧溟。人心向热若秦火，燎原几欲焚群经。乾坤不息道不变，浮云安得遮日星。青浦衣冠有虚墓，遗簪环璧传其灵。淳熙迄今迹可考，由拳亦得同昌平。仲秋习礼事绵，明裡黍稷腾芳馨。诸公辅翼在世教，诂为学子争光荣。虞山龟山共辉映，呜呼吾道其南行。”“溟”韵自是探源之论。“经”韵尤奇，盖谓焚书之祸，不过秦政一人，今则人人蔑视圣学，为祸尤烈于烟燎矣。结用言子墓作陪，亦他人所无。初，孔教会省有总会，县有分会，会有长。至丁未后，渐归涣散。殆道之兴废，固有天焉，不可以人力争乎？

东木先生初以贡士分发直隶县丞，洊保至盐运使分省补用道，官云南、山西甚久，复历使东西各国。生平邃于经及时务之学，著述宏富。其说诗专主乎经，观其《与方仁后书》可见。书曰：“承赐青浦三子诗，削肤存翼，固为善矣。瘦东之序，溯源晋贤，而以盛唐为归，得所宗矣。力争上游，高处立，阔处行，此岂时下斗方才人所得望其项背哉！但不佞更有进者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圣人时代、圣人区域内之诗人，其心中正和平，其气中正和平，其意亦中正和平。是为诗学之真源，亦为极轨，不可不探讨之。盖不明微言大义，不足以探作者学术、心术之原；不考转韵、间韵等方法，不足以知运笔之妙；不通古音而以今音读之，则韵学全乖而其声不谐。欲祛第一病，阅《圣经传说汇纂》最为简捷（此御纂七经之一）；欲祛第二病，详稽广森之《诗声分例》则笔自灵转（在《皇清经解续编》内）；欲祛第三病，以顾炎武氏《诗本音》作读本（在顾亭林《音学五书》内）。古韵之学，顾、江、段开其先，嗣后愈推愈精，以后者为胜，至常熟庞氏而止（庞书未出版）。”以上所举皆探讨之方法也。书中所谓“三子诗”，指仁后、行百及余三人合印小册。今二子墓丛宿草，而先生亦归道山。此书幸留余篋笥中，亟录存之，以公世之治诗者。

叶行百（春），性褊狭而好迁俗。山谷诗“每与俗物逢，三沐取洁清”二语，可以移状。其诗颇类《江湖小集》，如云：“霜痕侵石发，寒意敛花心”、“忍饥餐麦饭，醒睡嚼茶芽”、“花中觅句诗常艳，酒后贪眠梦亦醺”、“家为买书添宿债，屋因依树得秋声”。其没也，东木先生輓以联，云：“无聊借花木消闲，芒角未融，嫉俗灌夫常骂坐；不朽待枣梨补寿，心肝尽呕，苦吟长吉早成家。”

仁后长行百五岁，行百长余亦五岁，尝戏结为“岁寒三友”。仁后羸瘦，以松自居，先卒。东木先生亦輓以联，曰：“造物不仁夺我友，正学有后昌之诗。”砌“仁”、“后”二字浑然无迹。仁后诗不多，其《怀孙作黼先生云间》云：“一雨足生意，苔痕上石台。孤怀聊自适，三径为谁开。花气暖侵袂，茗香清到杯。思君独不见，南望久低徊。”《秋宵有感》云：“孤灯成独影，坐听秋虫语。忽忆少年时，喁喁相尔汝。紫玉渺如烟，柔魂复何许。当窗生暗凉，轻风逗微雨。”皆见风格。

唐人诗多含蓄，其工者如云：“玉颜不及寒鸦色，犹带昭阳日影来”，又“遥知小阁还斜照，羨杀乌龙卧锦茵”，“寒鸦”、“乌笼”皆托兴之辞，曰“不及”，曰“羨杀”，则语在此，意在彼矣。

司马温公《闲居》云：“故人通贵绝相过，门外真堪真雀罗。我已幽慵僮更懒，雨来春草一番多。”宋人绝句，此境最不易到。

宋人绝句清隽可喜，有唐人不能过者尚多，而各家选本皆不录。殆羊枣脍炙，口之于味，耆好有不同乎？为钞数首于下。刘克庄《海棠》云：“几树繁红映碧弯，苧萝山下见芳颜。分明消得黄金屋，却堕荒蹊野径间。”方回《清湖春早》云：“楼上春阴覆晓云，一湖天净碧云云。雨宜不骤风宜细，闲倚阑干看水纹。”高翥《冬日即事》云：“江上凝冰约水痕，门前残雪缀溪云。杖藜独立梅梢月，成就清寒到十分。”叶绍翁《九日呈真直院》云：“秋风吹客客思家，破帽从渠自在斜。肠断故山归未得，借人篱落种黄花。”陈起《夜过西湖》云：“鹊巢犹挂三更月，渔板惊回一片鸥。吟得诗成无笔写，蘸他春水画船头。”吴惟信《秋夕》云：“南风吹露下秋空，乌鹊无声占碧桐。天气微凉人好睡，阑干闲在月明中。”谢翱《秋社寄山中故人》云：“燕子来时人送客，不堪离别泪沾衣。如今为客秋风里，更向人家送燕归。”黄庚《池荷》云：“红藕花多映碧阑，秋风才起易凋残。池塘一段荣枯事，都被沙鸥冷眼看。”徐献可《书斋

》云：“十日书斋九日扃，春晴何处不闲行。瓶花落尽无人管，留得残枝叶自生。”

余尝与葆荪论诗，谓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者，大抵古人诗如画家写烟峦云物，但取其神，故生气远出；今人诗专以描眉画角、刻缯染縠为工，形存而神去矣。

山谷诗，气韵、格调都与人不同，然往往喜剽剥陈旧，不知其何故也。如《过赵景珍墓》云：“今日牛羊上邱垄，当时近前左右嗔。”此全用古乐府语，只易“面发红”三字写“左右嗔”耳。又《黔南绝句》云：“相望六千里，天地隔江山。十书九不到，何用一开颜。”又云：“病人多梦医，囚人多梦赦。如何春来梦，合眼在乡社。”此全本乐天《寄行简》“相去六千里，地绝天邈然。十书九不达，何以开忧颜”、“渴人多梦饮，饥人都梦餐。春来梦何处，合眼到东川”语也。又《次韵吴宣义三径怀友》云：“佳眠未知晓，屋角闻晴哢。”此明明孟浩然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”意，只数字不同耳，而叶少蕴以为“诗人点化前作，如李光弼将郭子仪军，重经号令，精采数倍”，真可发笑。

嘉善朱卣香明经锡（耒巨），为人豪迈，善饮，家贫以训徒为生。诗虽多，然大半怡荆之体。近得其《分湖棹歌》数绝，曼辞清唱，不啻古《竹枝》、《水调》之遗。为录如下，云：“郎住湖东妾住西，盈盈一水短长堤。郎身体逐伯劳去，妾意常防姑恶啼。”“两岸垂杨一绿溪，小船不碍板桥低。劝郎沙际轻移棹，交颈鸳鸯正稳栖。”“妾到郎家种水田，西风乍起一湖烟。菱多棱角莲多子，不爱菱花祇爱莲。”“千顷澄波混太虚，泛舟秋夜不嫌孤。月光吞吐双蛇口，（湖有南、北蛇口。）疑似明湖一颗球。”

常州钱名山先生振铨诗善写性灵，皆人人意中所有，人所不能言而先生能言之。其与余论诗书云：“诗要有理，有理而后有味，至于有味，斯为天下之至言。”又云：“诗要篇篇有我，字字见心见骨，然后被之以古藻，出之以远音，足以历万古而不朽。”其持论之高如此，则其所学可知。余与先生交在辛酉之岁，读其诗于报端而异之，因以书自通，并献诗为贄。而先生谬以知己引重，且屡许拙作为非今世之诗。尝赠句云：“吕大坟头宿草烟，汪伦遥隔海南天。眼前莫道无知己，新得吴兴沈下贤。”嗟夫，庸妄如不佞，何敢居于作者之列，乃辱通人扬诩至于斯乎！吕名光辰，字绪承；汪名兆镛，字惺吾，皆先生文字交也。

先生自言少日为诗，喜驰骋于法度之外，务求快心，故多伤于浅。余谓圣人亦只取辞达而已矣，惟浅，乃能达；若艰深，何能达乎？

先生与余论诗书，前后不下数十通，多精微之论。有经乱而散亡者，不能忆矣。姑录其存者，书云：“弟生平爱诵太白、乐天，于明喜袁中郎，于国朝喜随园。中岁始觉近代诗品不高。而鄙人少作则大半化劫灰矣。大率唐宋诗人无过于李、杜、韩、白、苏、陆，又其次为遗山，遗山之后，未有遗山也。”又云：“尝观朱夫子论诗，有‘上头一关’之说。妄意‘上头一关’即‘天命之谓性’也。解得‘天命之谓性’，则如登华岳，呼吸可通帝座，尚何邱垤之足言！”又云：“近日读放翁暮年诗，多选本中所未见，亦快事也。放翁精神，自足千古，其合者，陵轹杜韩矣。所不逮古人者，惟太多耳。然放翁之寿，为从古诗人所未有，穷老且鳏，而牵于未竟之年，不作诗何以遣日？此其诗所以不得不多也。”此论亦前人所未发。

余与名山先生捧手，则在壬戌之冬。初，先生书来，期于沪上相遇，曰：“将迟君于一乐天茶社，见癯而髯者，某也。”及期，先生前至，待且久。适有拆字者来，使拾一字猜之，不中，拾数字皆然。情急自拾之，乃一“黄”字。喜曰：“寻至矣！‘黄’去‘田’为‘共’，只一田之隔矣。”因谓其人：“汝江湖卖术者，乃不我若乎！”有顷，余果至。言其事，相与抚掌。按拆字源于《左传》之“二首六身”，而其法备于汉人之离合诗。隋时，宫中有拆字令，始见“拆字”之名。至流为技术，则盛于宋宣和间之谢石，当时亦谓之“相字”。（《春渚纪闻》有《谢石拆字》一则，则亦谓之“拆字”矣。）《玉堂杂记》载，有士人戏以“乃”字为问。石曰：“‘及’字不成，君终身不及第矣。”又有人遇于涂，告以妇不能产，书“日”字于地。石曰：“‘日’出地上得男矣。”石高宗时以相“春”字谓：“‘秦’头太重，压日无光。”忤秦桧，死戍所。

松江张闻远孝廉锡恭，鼎革后由郡城移居小昆山祠屋中，懔袁闳土室之志，足迹不履城市。生平穷究经史，尤精三《礼》。尝见重于张文襄公，延入湖广督幕。既而膺礼学馆之聘，编纂礼制。与吴门曹君直（元忠）、叔彦（元弼）论《礼》最相得。甲子齐卢之战，先生避兵之张泽而卒。时值两军对垒，市无人迹，几至无以饰终。先生无子，由红十字会为之敛焉。名山先生哀之以诗，曰：“先生身居碧玉屏，炯然云间一曙星。终年闭户注《礼》经，神游三代通古灵。髡者到来不拔扃，欲往从之求典型，首阳山前战血腥。今年宣统岁甲子

，月日先生赫然死。敛无棺衾拜无子，亡国遗民合如此。君不见沟壑从来属志士，安用污人红十字。”名山不薙发，言必称先朝，宜其吊遗民而辞之哀也！惟诗意似言孝廉没于小→昆，或当时传闻异词乎？

有友为余言，某年郡中拟修志，有司以总纂强闻远先生，赍函往聘，封面书“张闻远先生”字样。先生不开拆，提笔书“先生不来”四字却之。

华亭张兰仲有题其兄伯英《茜青阁听雨填词图》一绝，云：“珠箔银灯掩画楼，墨香鬓影太风流。梧桐未冷芭蕉碎，难遗春宵一段愁。”余谓改“秋”字较好。盖秋来蕉桐滴雨，愈觉萧骚，况秋士多悲，不尤难为怀乎？兰仲名联珠，诗ぎ尚书之孙。尝寓居汉皋。有《湘兰秋景室诗》一卷，诗多缘情绮靡之作，盖学温李而未至者。其《寄李芋仙海上》云：“纓厘绵花鸟牵情绪，萧瑟江关感鬓丝。”则不啻自为写照矣。

奉贤庄漱润孝廉礼本，耆酒好内，不拘仪检，卒年裁三十有五。尝见其《送华亭雷君曜孝廉自彝陵归省》一绝云：“长江此去四千里。送子东归欲断魂。我已无家归未得，天涯岁晚又黄昏。”神韵凄然。盖客中送人还乡已属难堪，况其地远在天涯，而其时又岁晚又黄昏乎？此法全从乐天《舟中读元九诗》及《寒食夜有怀》等绝句得来，所谓四、五层写法也。

漱润尝纳一妾，当湖产也。迎归，居之留溪，字之曰竹台，名其所居曰湘秋馆。庚寅将试礼部，书联榜于室曰：“玉关杨柳愁边句，金镜夫容梦里人。”未几，竹亭病卒，竟成语讖。漱润效迦陆为作《惆怅词》八首。庄诗不存，今录其邑人郁隽夫明经文盛和诗第三首，云：“湘秋馆里夜迢迢，说部荒唐破寂寥。聪颖独怜才子笔，清扬爱谱水仙谣。聊将哀怨传瑶瑟。欲把良缘问玉箫。如此解人真未易，柔魂应恐不胜销。”又佳句如“薄曳香罗频顾影，低颓凉髻学填词”、“好梦难追空写恨，瘦腰如袅不禁秋”、“绣困谁拈长命缕，蓬山难觅返魂香”，其气味与樊榭悼其姬人“月上”绝相似。

樊榭《悼亡姬》七律十余首，余最爱“将归预想迎门笑，欲别俄成满镜愁”一联，谓非善言情者不能道，然自是从元微之“别常回面泣，归定出门迎”二句脱化来。

隽夫别署醉红词人，工为步韵诗。尝见其稿，有与了公唱和叠韵至数十首

者。其人言谈渊永，有静者机。光绪末，为松江府中学堂教员甚久。忆其答余《寄怀》诗云：“高山流水许知音，好句传来击节吟。望古每多身世感，含毫想见妙明心。灯窗寂寂摇红影，庭院沈沈罩绿阴。知否怀离何日释，腊梅风里到如今。”诗在宣统初作，乃余交游中最初投赠诗也。

杨石年（轶），字子乘，佻舞生。家奇贫，少时从其舅氏为装潢匠，因得涉猎艺事。其所为书画不俗，而有寒俭气。宣统庚戌入楚，佣书川汉铁路工程局，光复军起，始归。有《感事》云：“巴云巫雨感苍凉，楚塞争开逐鹿场。滩接香溪湍似雪，天连铜岭壁如墙。啼猿处处催归急，唳鹤声声引恨长。回首黄尘蒙白帝，东来烽火黯残阳。”石年性介特，在楚囊金稍裕，旧时交游中逋负，皆一一封还之。

吴廉臣（昌寿），诸生也。性孤僻，家贫，然好博，四十后略知医，尝有句云：“无钱且袖挥金手，有病常延服药身。”

余爱李秉心“花片已从帘外落，鬓丝怕向镜中看”二语，时为人诵之。秉心好客，喜填词，能度曲。家故饶裕，以不善治生产寝至衰落，弗顾也。尝有《感怀》诗云：“有酒不妨同客醉，无心随在与天游。”

●初编·卷四

欧公古诗学韩而不及韩，近体不学韩而胜韩，何也？盖退之古诗如波涛蹴天、风雨疾至，往往横空盘硬语，而欧公无之；欧公律体清新妩丽，如风日流晖、花竹掩映，而退之无之。一能柔而不能刚，一能刚而不能柔也。坡公云：“端庄杂流丽，刚健含婀娜。”惟老杜能臻此境。

宋人惟苏子美诗最乏姿韵。子美古体似欧，然句法之圆熟、节奏之谐合不逮欧远甚，由其锻链蕴藉之功少也。昔人评昌黎“以文为诗”，然其《秋怀》、《南溪始泛》等作，清微闲远，虽陶谢不能过。欧公学韩已觉费力，子美无其才，强欲效颦，徒增其丑矣。然其律句则多有可诵者，如“残日花间浮暖艳，断云楼外卷轻阴”、“池中绿满鱼留子，庭下阴多燕引雏”、“春入水光成嫩碧，日匀花色变鲜红”、“竹密似嫌闲客入，梅含应待主人开”、“龙听夜讲寒生席，鸥伴晨斋暖戏庭”。

圣人不以人废言，昔人以荆公为人拗强乖僻，至谓其诗无一语自在者，是直欲以人废言矣。余谓荆公古诗故作惊人语，时或有之，至其近体，无不循声按律，其支对之工整，有非当时苏黄欧苏所能并者，何尝拗强乎？若夫“花枝到眼春相照，山色侵衣晚自迷”、“柳条不动千丝直，荷叶相依万盖阴”、“野草白花还自落，鸣禽相乳亦相酬”、“山鸟自呼泥滑滑，行人相对马萧萧”等句，恐舍此更无有自然者矣。随园不读其全集，随声附和，甚至诋其于诗终身在门外，非所谓信口雌黄耶？随园举荆公“青山扞虱坐，黄鸟挟书眠”二句，讥为“上句乃乞儿向阳，下句乃村童逃学”。然《临川集》中无有也，惟见于《石林诗话》，以谓荆公爱子美“钩帘宿鹭起，丸药流莺啜”而效之者。余谓此或当时偶尔戏笔，不足据为口实也。

荆公古诗多近韩，近体以七言绝句为最精。今撮录其律句下字之新异者，如“草长流翠碧，花远没黄鹂”（《东皋》）、“城云漏日晚，树冻裹春深”（《岁暮》）、“邻鸡生午寂，幽草弄秋妍”（《示无外》）、“日催花蕊急，云避雁行高”（《寄深州晁同年》）、“风泉隔屋撞哀玉，竹月缘阶贴碎金”（《竹》林寺）、“长树老阴欺夏日，晚花幽艳敌春阳”（《答平甫》）；又其语之锤链者，如“露夕吟逾苦，云秋思共高”（《赠简道人》）、“树疏啼鸟远，水静落花深”（《宜春苑》）、“高阴凉易入，闲貌老难增”（《游栖霞庵》）、“落日更清坐，空江无近舟”（《江上》）、“病身最觉风露早，归梦不知山水长”（《葛溪驿》）。至若“僧残尚食少，佛古但泥多”（《重游[A061]堂次韵》），则以荒野见长；“山鸟自呼泥滑滑，行人相对马萧萧”（《送项判官》），以自然取胜；“斜倚水开花有思，缓随风转柳如痴”（《金明池》），以韵致致工，皆为人所不可及。

云间诗派，乾嘉而后大抵祖述陈黄门，以组綦华缙为主，亦间有祈向渔洋者。近数十年转趋北宋，多以清越矫健见长，殆风会使然也。余于云间诗人最先相识者，耿伯齐、杨了公、吴遇春等数公而已。遇春谦和朴诚，而诗则多嫉俗愤时之意。《除日》云：“一褐霜寒强自持，襟期寥落付谁知。病阿高卧空今日，沧海横流感此时。无复拨灰书闷字，联凭清酒祭残诗。明朝年例探某去，整顿奚囊马后随。”《九日次鹁雏韵》云：“又是登高节物殊，万山敛翠向吾徒。卅年英气当秋尽，九日黄花入世孤。乱后持杯难作健，静中闻磬一为娱。故人溟渤游初倦，（时鹁雏方自南洋归）能对西风作赋无？”《游莲花庵用郑太夷韵》云：“向晚独寻江上寺，萧然万籁意还多。一声清磬沈幽阁，十里晴云照

素波。劫后河山花自暗，梦中岁月鸟初过。飘零身世何堪羨，只办微吟遣睡魔。“诗亦极意规模海藏。《雨霁怀几园》起句云：“落叶寒阶负手行，远山云敛破微晴。”“远山”七字，画所不到。《即景》云：“俯仰人间事事非，沈沈斜日感芳菲。轻阴阑槛闲凭久，水柳微黄欲上衣。”此则子野所谓“每闻清歌，辄唤奈何”矣。

遇春五言古不多，然亦选词清隽。如《怀几园鹈雏半淞园沔社》云：“经乱少睡眠，《茅屋》杜陵句。风雨送七夕，兰襟间清露。词人例悲秋，莫续《登楼赋》。摘藻追建安，南皮差可步。白沔半淞水，映酒花无数。云树两迢迢，相思隔江路。”其他佳句如“风停香自篆，庵老树忘年”、“砚云还作雨，杯酒欲浮山”、“龙眠潭水静，云冷寺钟秋”、“梅边人去一楼雨，江上寒多五月秋”、“桃夭时节饬箫暖，酒熟人家燕笋肥”、“梦魂胡蝶仙将化，诗思梅花冷不如”、“短檠横壁年光老，残柝吹城露气寒”、“江岸飞花三月暮，园林新绿一鸠呼”，大半可书作楹帖。

遇春有“万松人语冷”及“天高凉雁傍云呼”，皆佳句也。惜属对俱逊，可知掘得玉盒子，欲底盖俱称，殊不易能。又“鸦衔缺月立檐端”七字甚奇，惟忆《散原精舍集》中亦有此句，只一二字不同，或无心暗合乎？

了公初名锡章，字子文。清季以明经为宝山教谕，愤郡守戚贪墨，上于中丞某，某受赇左袒，坐是落职。尝或狂歌、或痛哭，郡人咸以“杨痴子”呼之。中岁好参禅，始号了公。其为人不同于俗，亦不迁于俗，以故侗父贾竖无不愿与之交，而不知其皮里有阳秋也。工为绝句，吐语皆蝉蜕尘埃。《西泠杂咏》云：“山楼隔雨一尊开，看我轻摇双桨回。静对微风先欲醉，为他吹过酒旗来。”“柳边双桨小于艇，点破湖濬一顷青。料有幽人烟雨里，杨花飞后拾青萍。”《示心香》云：“沉沉帘幙夜阑珊，照我秋魂月一丸。断吟髭曾未得，回头一笑有双鬟。”“生小杨枝金缕烟，嫩春已自解缠绵。撩人愁绪长堤外，一带游丝拂过肩。”《酒后》云：“几丝暗笛杂秋悲，商略残春懒画眉。为忆白门姚水部，东风吹梦过江湄。”又“花事浑疑梦，春声半在诗”十字亦隽逸。

壬子之冬，了公客游青溪，信宿寒斋。余作《相逢行》赠之，此为余与了公定交之始。中间一遇于珠里，余又赠诗曰：“沧海三年别，星星忽上颠。诗追蒲褐老，秋话木犀禅。小阁看云坐，高斋听雨眠。书生最堪惜，辛苦卖文钱。”忆了公同作，有“横云分片席，与子对高眠”之句。戊辰之秋，余访之于海上之

南市时，了公已六十余，以粥字与其姬人赁一小楼。因欢然留饮，酒酣，见其幼子荷衣总角，年可十龄所。了公指余造之曰：“此瘦东先生也。”问“东”字写法，则应声曰：“日在木中。”口齿伶俐，老凤之雏，固宜尔尔。是夕，了公欧吐茵席，曰：“余不饮久矣，不谓竟为君而醉也。”自是以后，遂无音问。未几，阅沪报，知己捐馆舍矣，悲夫！了公工填词，遇能诗者，辄矚为诗钟。客方沈吟，了公则十数联已叉手而得，其才思敏捷如此。书则初摹板桥，后仿石庵，间出入篆叟，笔润所入，多振赡困乏。其诗词稿手自写定印行，顾丛残零落尚多，余于遇春处见之。

“乐志昔曾随老叟，一尊今日喜逢君”，此余二十余岁时，耿伯齐先生道冲赠余句也，以沈约斋晚号乐志叟，故举以相勸。先生以光绪乙酉拔贡，朝考一等，授户部七品校书官，久次郎署。鼎革归，就张温和公松风草堂旧第结松风诗社。平生尤耽书，晚年双目失明，犹能窗光弄笔。索书者多，亦不自矜重也。先生为人，不立崖岸。论者谓其人品第一，书次之，诗又次云。

光绪甲申，学使者瑞安黄体芳莅吾郡校士。黄氏躯干短小，而旱烟管甚长。其为人峭直刚正，士皆严惮之。道试之有提覆自其始。时吾邑正场诗题为《牧子唱歌樵子笛得山字》，通常儿童皆茫然不知所出。校毕，黄命诸生前，责让之曰：“此贵邑本地风光，凌崑《咏薛山》诗也。尔等读书太少，可去努力用功。”诸生唯唯而退，盖当时慑于颂礼，无敢抗辩。其实此等冷僻之句，即老师宿儒之博雅者，亦安能偏览及之？按崑字山英，号石泉。其先少师哲，靖康中，随蹕南迁，遂徙家华亭。崑元时弃举子业，隐九峰间，足迹不履城市。九峰皆有题咏，时称“山史”。其《咏薛山》云：“五峰遥隔水村西，薛老曾来隐翠微。牧子唱歌樵子笛，贪看明月夜忘归。”史言其诗“锵鸣秀拔，具有大历之风”。著有《古木风瓢集》。

嘉道间，淀西诗人首推王宾竹（浚）、蒋愚溪（清瑞）二先生。宾竹诗以格胜，愚溪诗以韵胜。愚溪晚年，尤好放翁，如“诗为补成行断续，书因抽读帙纵横”、“键户浑如藏巢，入城真似怕于菟”、“床头钱为收书罄，盎底粮还与鹤分”，皆可乱《剑南》楮叶。尝与娄县姚春木上舍诗筒往还，而宾竹亦及交王兰泉司寇。顾没后声名翳如，即何藏翁辑《青浦续诗传》，亦未甄录及之。欧阳公所谓“勤一世心力于文字间者，皆可悲也”，诚然。

宾竹所著日《琴言馆稿》，凡二百余篇，大抵清而不削、秀而不靡。余最

爱其“秋高万木霜边落，云散诸峰鸟外看”一联，以谓可与放翁“山从飞鸟行边出，天向平芜尽处低”互争奇胜。宾竹年十五时，塾师命赋《杏花》诗，援笔立就，有“春到江南刚暮雨，吟来村径又清明”之句，为时传诵。

吴江为诗人渊薮，有清一代，如计甫草、潘次耕、郭频伽诸人，皆蜚声坛坫。余于海内诗人识金子松岑（天翻）为最早。松岑天才踔厉，词藻缤纷，而又好壮游。所至，名公钜卿无不倒屣。眼界广，境地高，故其诗沈雄奇伟，骏骏乎欲驾其乡先哲改亭、灵芬诸家而上之。其稿曰《天放楼》，樊山、苏戡诸公皆为之序，而论之详矣。兹特录其俊逸者，《岁莫纪行》云：“橹鸦轧轧鸡喔唧，霜欺蓬背寒入肌。推蓬启窗迎翠微，穿林出罅阳乌逗。乾腥坤膩风刮垢，深山大泽龙蛇瘦，我欲探珠刎其脰。好友王郎东海归，方冬蛰影来穷扉。珊竿不付钓人手，虽有不龟之药何能为。归来订作十日饮，消寒诗句争先题。趲程前去勿复道，冻萼已破邻墙西。”《仲夏大雨，连日不休，因忆同俊卿、冶民游任氏园，有作柬俊卿》云：“盲风怪雨足三日，修竹万竿摇我窗。东龙西龙攫日走，檐溜急涨成秋江。坏墙角塌树折臂，青奴一夕寒凜霜。追思观鱼任昉宅，荷背万雨声琤琮。莲房今倒百亿数，兴至便欲拏小双。故人近日有诗句，莓苔绿到君书幢。”《衡山城外投山家宿》云：“衡山负郭风景稀，桑柘夕阴人叩扉。水阁临湘背岳坐，垂竿钓得鳊鱼肥。番茄盐豉伴脱粟，贯酒为典风尘衣。酒酣缺月上东岭，熨眼隔江看翠微。衡阳艇子放江溜，夜深掠过门前矶。铁笛惊起雁奴梦，红灯掉头去若飞。乱峰沈沈压江重，衡山负郭风景稀。”《瓜州晓发》云：“荒鸡渡头唤客眠，角声唧唧霜满天。榜人欵笑动篙楫，平明好放瓜州船。我行蓬转二千里，水宿星饭尘土缘，眼明喜见江南山。江风吹人试新寒，江波浸湿金焦拳。推蓬大笑江天宽，红日捣碎颇黎盘。”《藤东水榭》云：“藤东起芳榭，秋水琅玕净。清风绉沧漪，鸡梦微醒。高柳踈长条，丛芦摇瘦柄。夕阳过前川，余霞向谁赠。人生蚁旋磨，红尘苦奔迸。物我两岑寂，颓然百虑凝。烹茶汲寒漪，诗思归幽迥。”《春日石湖寻隐者》云：“春畦豆苗长，芳渚鱼肥。一夜东风恶，桃花满钓矶。溪山行蹑屐，冷暖出添衣。言访故人去，隔湖看翠微。”《桐庐客舍题壁》云：“乌篷昨夜听雨卧，今日桐江浣客衫。两岸青山帷帐似，独依高枕数风帆。”

松岑诗亦有效古歌行者，如《红曲》、《妾薄命》等作是也，惜篇长，不能录。又《杂咏》云：“卒夷花开四月初，梁间燕子双哺乌。乌尔腹中饥，啾啾时对老燕啼。乌也翼燥能习飞，老燕逗之相依依。一夕秋风下庭树，分飞自向海南去。明年小燕亦成家，不认当时哺乌处。”东邻老农筑场圃，西邻小儿习

商贾。南邻公子交侠少，使尽黄金买歌舞。天生智力贵自养，蜂房亦自开门户。蜂能作蜜自家甜，谁信当时酿花苦。”“南山种松柏，志欲成栋梁。桃李当春花，实成蠹已伤。欲走长途须要袅，欲贡明堂非窈窕。河汾安定一朝生，中原大事凭人造。鹵莽下种鹵莽报，石女无儿焦谷槁。”繁声促节，亦得张王遗意。

戊午，余游吴中诸山归，过松岑寓庐。松岑曰：“我诗夙以大家自期，今知其不可，甘退而居名家矣。”其自负如此。尝有诗赠余云：“清霜夜醉吴枫丹，吴山晓出千髻鬟。九峰诗人过闾阖，萧然曳杖敲禅关。我坐闭门种秋菊，两脚未许骋駑顽。长髯急足走诗札，摄我云烟苍翠间。吴中近来名士少，风雅沦替诗骨孱。君诗迥出意象表，高揖裴王欺谢颜。城东大徐癖耽句，（青浦徐伯匡时客大郎桥）。屐齿同印苔痕斑。方春柳絮集佳咏，恨我体物非素娴。晨风树远鸟相应，平地寸步缘何慳。仲冬怀人天欲雨，舳声秋雁江上还。出郭远望渺云树，暮鸦结阵盘青山。”

自西人研求声光化电之学，于是舟车日用诸物无不巧夺天工，而诗文家集中亦因而拓一异境。顷得庐江刘锡之《咏火轮车二十二韵》，甚奇伟，云：“奇肱驾飞车，驭风行海外。曾闻殷汤年，一至豫州界。遗制绝不传，考工竟茫昧。遐哉欧罗巴，奇技逞谲怪。爰有客德雷，创物巧诚最。剡木为轸衡，范金作机械。阴水蒸洪炉，阳炭鼓巨。火激汽机行，水转轮轴快。后车数十乘，一一相钩带。衙衙龙尾衔，节节蛇骨蜕。疾似箭离弦，轻若舟击汰。初则运煤铁，继乃远行迈。支那幅员长，健步烦竖亥。西南起夏口，直北走燕代。延袤三千里，功费亿万大。凿山通崭岩，架梁度奔濑。蜿蜒铺铁轨，匉隐驰玉鞅。浓烟一缕飘，十丈起埃。有如费长房，缩地咫尺内。朝发汉阳城，夕至卢龙塞。商贾既骈阗，行旅无阻隘。陋彼迂儒言，淫巧古所戒。”此盖咏京汉铁路。锡之字体蕃，著有《双井堂集》。

叶行百有《咏电车》云：“世上人争趋捷径，天涯我欲泣岐途。”《电灯》云：“纵有光明难烛怪，却无形影可瞒人。”《电扇》云：“座上人情都觉冷，世间机变已成风。”《电话》云：“播舌元知多好事，闻名终觉是虚声。”正喻夹写，尤见巧思。

海上宰牛有公司，有机器，机埋地穴中，一牛曳入，弹指间出，则皮骨分离矣。每日杀牛以百数，其头累累堆如山阜。以故牛牵近铁栏，泪如雨下，不肯入。强拽之，乃行。名山先生有《哀牛篇》，读之惻然心动。盖西人之残忍

惨酷，无有过于宰牛者。诗曰：“峨峨铁轮车，衔尾走上洋。中有千百牛，两两自成行。蚤起牛十百，夜来牛百十。牛去无休时，车行不断绝。一去不复还，使我三叹息。海上百年来，久作亶夷场。亶夷喜食牛，食牛筋力强。夷人多智慧，杀牛术更奇。驱牛入暗弄，一跌蹈危机。立刃锐绝伦，自项决至脐。皮骨与血肉，倏忽皆分离。更有擢筋法，擢生不擢尸。口箝不得鸣，泪落如纆縻。嗟哉天地间，此痛无人知。中原重耕作，田亩岂尽辟。贫家无牛只，终岁不休息。富家买一生，视作平生业。旱岁田不枯，潦岁田不没。人命与牛命，厥价正相直。在天垂列宿，在《易》著坤德。胡为自弃髦，仅供犬羊食。牛莫仰太息，天道正难知。牛莫向人号，人心正媚夷。不鸣其奈何，怨结有还期。颇闻欧罗巴，蛮触正伏尸。流血赤海赤，火无歇时。嗟我神灵国，理岂无起伏。会看一夕间，风雷起大陆。蠢彼介鳞俦，么麽不足肉。但有愤泄时，牛死当瞑目。”

世变日亟，其祸且及于禽兽。录名山先生《哀牛篇》竟，复得湖北京山汪觉非（染青）《捕狗谣》，云：“官中下令大捕狗，贫家狗亡十八九。捕得一二囚之车，欲脱不脱鱼在筭。狗不知死但苦囚，跳踉奔突兼皋吼。岂知出生即入死，须臾命尽屠伯手。六七年来变非常，巧法暴力恣践蹂。刀俎鱼肉实多门，菹风醢麟无不有。”结云：“为问狗也何由官，项下一物如垂绶。为问此物何自来，有钱但向官中取。”时当道以城镇之犬有碍卫生，巡警得捕杀之，著之令甲。但蓄狗之家出钱捐一口套，官即保护免其厄。此诗冷嘲、热骂兼而有之。

诗篋中得陈无邪《观猴子戏》古风一首，可谓形容毕肖，诗曰：“大猴毛绥绥，小猴足。铜钲声仓琅，旁观立成壁。白日开广场，大猴坐中央。大猴俨若神，小猴走且僵。大猴有转侧，小猴奉颜色。小猴何殷勤，大猴怒不测。有时大猴舞，小猴旁击鼓。大猴舞不止，小猴鼓声苦。大猴跨小猴，小猴俯作牛。大猴执鞭笞，绕场恣遨游。忽焉思为王，大猴着冕裳。小猴充侍从，屈体能趋跄。薄暮风<风刘>々，猴状演益丑。主人麾以肱，帖耳随之走。赫濯万尊严，顷刻复何有。吁嗟世态奇，猴也能得之。作戏聊自娱，汝猴真可儿。”无邪名训正，慈溪人。此诗似为丙辰袁氏称帝而作。

●初编·卷五

古人评陶谢诗，谓谢康乐、庾义城之于诗，不遗锤炉之功，然陶彭泽之墙

数仞，谢庾未能窥者，何哉？盖二子有意于俗人赞其工拙，至于渊明之于诗，直寄焉耳。此非深知诗者不能道。故陆放翁云：“俗人犹爱未为诗。”又云：“诗到无人爱处工。”后山云：“善为文者，因事以出奇。江河之行，顺下而已，至其触山赴谷、风转物激，然后尽天下之变。子云惟好奇，故不能奇也。”余谓诗亦何独不然。张文潜《答李推官书》“决水于江河淮海”一段，亦是此意。然古今好奇者多，自是文人一病。

子美《寄韦郎中》诗有“柴胡通汗”之语。《驱竖子摘苍耳》云：“卷耳况疗风，童儿且时摘。”《催宗文树鸡栅》云：“愈风传乌鸡，秋卵方漫吃。”他云：“药饵憎加减”、“晒药安垂老”、“丸药流莺啖”，可知此老于方药亦颇推究。不然，加减丸晒安得有如是之通晓乎？诚斋诗多使用俗语，而为他集所无者。如云：“寂然窗户黄昏后，霍地琼瑶一望中。”“霍地”犹蓦地也。“芍药晚花终是小，戎葵新{廿含}许来多”，“许来”犹如许也。“行人自趁斜阳急，关得归鸦更苦催”、“天光淡青日光白，道是云汉也则得”、“儿啼惊觉梦中身，恰则华胥政问津”，“关得”、“也则”、“恰则”，“得”、“则”，皆语助也。“略无好句偿新惠，只么从权只么权”，“只么”，那么也。“只今新暑已歛然，作么禁当六月天”，“作么”，怎么也。“君今结茅阿那边”，“阿那边”，那边也。“迟日何缘似个长”，“似个”，恁个也。其他如“生儿底巧翁何恨”、“看山偶忘归来却”、“一年好处君知么”、“朔风恶剧惊人杀”等，尤不胜枚举。

《梦楼诗集》二十四卷，丹徒王文治著，首有桐城姚鼐序。集中五言律句学王孟，最擅胜场；七古学坡公，间效《长庆》。余最爱其“结客少年看古剑，忍寒通夜待梅花”十四字。先生踪迹东至流求，西至临洮，官云南、临安知府。晚年学佛，又号月禅。乾嘉时，丹徒王梦楼、钱塘梁山舟俱以书名海内。然以诗论，梁颇胜于王。梁诗近诚斋，尤喜用生新冷僻之典。其《频罗庵遗集》十六卷，光绪中镇海鲍景溪为之重刊者，诗仅三卷，其他皆杂文也。首有长沙王先谦序。德遗许宗彦《梁公家传》云：“公性不近内，与夫人相见，整衣冠如对宾客。有篷室，亦终其身未御。”然先生诗风情婉缦，如《买垂柳植斋前》云：“阿侬未会春愁意，又买杨枝与柳枝。”《咏早秋海棠》云：“绛唇已破伤秋早，丹的虽施入月迟。”则谁能知其为一世孤冷人乎？其《答陈宝所戏简》云：“未免怨他林处士，梅花冷淡作山妻。”亦绝不作道学语。

张季直先生謇，文章事业，名勋中外。顾其题拂后进，亦非恒流所及。壬戌，余和其《七十自寿诗》，先生即损书垂询所业，至以籍为况，深可愧也。

先生评余文近庐陵，诗近三谢，近体似皮陆。尝赠余诗云：“举世儒为贱，江南独沈郎。读书忧舜禹，键户咏羲皇。足洗五湖水，心栖一草堂。好收诗卷弃，天地百年长。”结句指齐卢之难，余诗稿失而复得也。先生年衰，病手震，自言此稿三易书而成，可见其意之笃矣。

先生与余论学书不厌十反，尝云：“仆于诗，特性好之。读古人诗，必反复讽诵，使窥识其意之所在、趣之所至而止。”此示人以读诗法也。又云：“步韵之难，在其意有后先、主客之不同。”又云：“诗可拙而不可俚，可朴而不可鄙，可剪裁而不可堆砌。”此示人以作诗法也。

嗇老诗有似“宛陵体”者。如《叶翁蓄一狮猫，丰茸肥硕，异常产而性特驯扰，毙鼠多不食，喜近客。余至慕畴堂，爱焉，从翁索归。寄者送濠南，惧为小儿侮弄，移于濠阳，付一娃司之。卒为匪类惊窜而逸，不知何往，大索三日，不能得。悼之以诗》云：“庄生齐大小，秋毫太山一。灵蠢与贤否，人物宁有别。叶公所豢猫，丰硕无偶匹。面虎见善容，膊狮蓄武德。修毫被颈股，みま见白黑。蜷伏好亲人，跳踉不害物。鱼舍宋嫂羹，鼠傲张汤磔。三日慕畴堂，常置嗇翁膝。一旦索之归，筠筐增网密。解网鹰脱鞲，逃虚已远匿。何许恶狸奴，暗鸣反主客。避患倏远走，闯户掠幽壁。去得其所无，否且饿连夕。或乃僵冻死，以爱入戕贼。嗇翁悔多事，非系得与失。”此持较《伤白鸡》何如乎？诗成，僮告得猫，重有感云：“死生指屈伸，亦闻喻来去。去不必是屈，来与伸何与。去因来始见，不来去何据。去尚复有来，惟其未死故。毕竟死生大，屈伸不足喻。但以达生观，来去等朝暮。猫尔一去来，生死乃顿悟。窗下一瓯饭，山下一邱墓。”禅语、理语，往往使读者不怡。禅语以不穷葛藤为胜，香山、东坡诗是也；理语以不入理窟为胜，如嗇老此诗是也。

戊辰，余晤朱古微侍郎孝臧于海上。侍郎美须髯，仪状短小，而音吐宏亮。与语时事，辄掉首歛歔。先生词为海内宗匠，诗亦闯杜韩堂奥，顾往往为词名所才。其《为慧殊题寒灯课读图》云：“堕地志四方，桑弧表里间。老来抚杯卷，乃知前日愚。至乐非外奖，每在有识初。童牙对皓首，一讽十牵裾。声泪杂警柝，抚孩尤艰劬。君也倭指数，一一为士模。表以丹青笔，副以锦段铺。一读霜倒飞，累叹月满除。相活两勤苦，为君起踟蹰。陈情至悱侧，当与令伯俱。《泷冈表》云在，亦只半纸书。塞君无穷悲，明德为令图。”此种诗，石遗先生不肯为，以为千篇一律也。而先生之作，朴雅乃尔。尝以“清新妩丽，掩有鲍谢”二语题余稿，曰：“此诚斋评石湖诗语也。”别未几，先生归道山。顷检篋

得其遗翰，为之恍然。

安吉吴缶老，微时尝寓朱家角圆津禅院。其诗语多不食人间烟火。《四闲楼》云：“四闲楼高风泠泠，寒山钟入烟冥冥。城隅一塔耸孤秀，江上数峰排众青。酌酒自作东道主，卧游胜读《南华经》。日光晨气荡檐角，梅花树树开围屏。”《卧坡一占》云：“药裹诗囊绕病身，一灯张雨绝来人。海棠红罢僧鞋菊，只有秋光不厌贫。”五言句云：“树带邮亭古，山浮别县青”（《郭吴村杂诗》）、“药烟浮古屋，海气压昏灯”（《病中》）、“短墙扶竹影，虚牖纳江风”（《过鹭老新居》）、“中酒诗肠活，临流病眼明”（《沧浪亭》）；七言句云：“红把将离招客泪，青随不借别山灵”（《别阳羨》）、“书到秋声传纸上，酒醒名士隔云端”（《约杨香吟》）、“书癖冷抱石人子，买花狂散金错刀”（《今我不乐》）。缶老诗，大抵少年学右丞，中岁乃学郊岛，一变而为疏野清苦之词，晚年专效山谷、后山矣。有《缶庐诗存》四卷。

世俗生子祝嘏应酬之作，虽杜韩等大家为之，亦不能佳，第以不落寻常窠臼便胜。甲寅，太仓钱伊臣先生溯耆有《七十自寿》诗，一时遗老多有和者，惟缶老一首最工。诗云：“相逢海上同七十，苦吟终日拈白须。破屋我如玉川子，侍书君有随清娱。临池笔胜虎仆健，和诗卷比牛腰粗。竹外行歌碧云合，花闲醉倒红袖扶。三多人效华封祝，九老会补香山图。齐年惭愧耳重听，治聋美酒酿也无。”

伊臣先生祖若父俱官至中丞，先生以优行，官直隶深州刺史。拳匪之乱，以不附和刚相去职。鼎革后，寓居海上，与周梦坡、刘翰怡辈结淞社。生平喜聚书、蓄金石，故余和诗有“千里莼鲈张翰思，一堂坟典褚陶娱”之句。先生报书有云：“仆避地夷居，乐天知命。半生作吏，曩既无补于清时；七十行吟，今只求全乎乱世。”深得圣人“危行言逊”之旨。

淮安段笏林广文朝端，博学明辩，少与徐宾华齐名金坛。冯梦华中丞煦有“淮南两奇士”之目。其所居曰椿花阁。晚年自号蔗叟。以足疾，不下楼者二十余年。壬戌、癸亥之间，邹湛如表兄尊莹倡甓庐诗社，凡四方侪侣所作，多乞蔗叟为月旦评。蔗叟蝇头细字，摘索瑕疵，不少假借，时年已八十矣。尝寄湛如书，首推余为青浦诗人。且赠余长歌，云：“我诗每从韵脚出，隶事数典乃其职。平时翻尽千卷书，落纸依然无一物。旁人枵腹相訾，笑而不答心自超。浮云太空资点缀，何如白地光明高。人生难得者清气，为人为文无二致。肝肠如

雪照人明，余事讨论到文字。涤除渣滓还清虚，稍以流动救浅易。庾信文章渐老成，孟嘉冠巾偏小异。咄哉吾乡近日多盲聋，独弦哀歌无与同。诗成远寄淞江去，笑倒青溪沈瘦东。”“肝肠如雪”云云，为人之道、为文之要，数语尽之矣。蔗叟年八十三卒，余有诗哭之。生平著述有十余种之多，弟子胡超伦长淮安教育，时见之，曾钞示其书目，惜今不能忆。

南门关帝庙僧复参，诗无蔬笋气，好画兰竹。与先君子为山水友，与余及葆荪为诗酒友。年七十一而卒。著有《梅隐庐诗稿》。《游南屏》云：“三山连北寺，一水隔南屏。古树落黄叶，轻舟移绿萍。涛飞千丈白，岩压两峰青。心静闻香妙，松关写佛经。”《重游西湖，归途遇雨》云：“泛棹西湖遂畅游，六桥无恙淡烟浮。堤边新柳垂青眼，湖上春山笑白头。半壁烟云供蜡屐，一帆风雨送归舟。名山大半高僧住，愧我无缘驻锡留。”结从“天下名山僧占多”意脱出。《游云林》云：“林间放鹤衔花去，洞口呼猿摘果来。”《题绿荫山房》云：“孤鹤清臞松影里，一僧冷淡月明中。”复参名志禅，本姓王。

近来僧人之好风雅者殊不多。庚申，吴门潘省庵（承谋）、吴九珠（曾源）两舍人招游邓尉观梅，同游者无锡华艺三（文川）、吴县吴咏陶（秉钧）、杭州项平甫（毓恩）、九珠子梦虹（傅常）、我邑徐署芸、邹湛如诸人，相与访圣恩寺住持松樵。松樵能诗，省庵方外交也。因停山中数日。松樵开香积厨，张饮還元阁，并抱图卷乞题咏。夜分下山，灯火隐映，林薄间栖禽闻人语，皆磔磔起，惜无人为画《春山夜游图》也。越日，省庵命船娘治具，更招松樵。时舟泊涧上，黄昏，松樵张灯来。酒酣联句，平甫、梦虹度曲为乐。二鼓乃罢，亦山中一重公案也。别后，松樵寄诗云：“崦西着得几闲人，煮酒来招方外身。一醉归来万花暝，袈裟沾雨浥轻尘。”松樵名圆通。

吴中潘氏，巨族也。省安为文恭公后，以副贡供职农部，回翔郎署甚久。鼎革后，弃官归，以诗酒自娱。省安有洁癖，精鉴赏，搜藏图书、骨董甚富。庚、辛以还，余岁必至吴门，至则省安未尝不具杯酌。其《寄怀》调寄《风入松》，下半阙云：“麋台杨柳榭消魂，绮梦玉吹温。酒旗风飏莺啼处，卷珠帘、沈醉司勋。争奈枝头杜宇，催归陌上游人。”盖中有故实在也。省安诗，句斟字酌，意颇矜持，然亦有自然者，如《艺三邀游梅园，得四绝句》其一云：“豆花水墨杏花绯，绿绽桑芽宿雨肥。廿里芳尘辗轻轂，落梅香送醉人归。”写梁溪风景如画。《游东大池序》云：“池在梁溪之北，梅园之东。环池三面皆山，山之麓，方广数十亩，平围若甃石。山泉下泻，潴而为池。西复有一池，故别之为

东池云。水清澄如鉴，天光云影，上下一碧。曲涧外流，泉声汨汨。缘路出，茅亭俯波，四无舍宇。去亭三五武，有白沙泉一泓，野老时汲以煮茗饷客。连朝淫雨，是日适晴，徘徊久之，觉地偏心远，为吟常建‘潭影空人心’句，其移我情。”诗云：“地僻境乃幽，山静趣以古。曲涧响流泉，清音石吞吐。缘涧路纡回，松篁答人语。四围峰列屏，峦翠落平楚。一鉴澄方塘，涵碧天影俯。微风皴鱼鳞，轻波掠燕羽。倒涵瀑布飞，石梁度林鸟。细草輭铺茵，花影茅亭补。上有白沙泉，掬之不可煮。洗眼云水中，寒光沁肺腑。欲问桃源深，何处寻渔父。悠然定道心，邈矣远尘侣。”清音激越，不著些子尘氛。

吴氏科第极盛，状元及第者三。九珠曾祖廷琛会状连元，官云南按察使。九珠举光绪丁酉乡试，辟内阁中书舍人，以亲老不谒选。国变后，益肆力读书，才而弥竺。喜填词，于声律持之綦严，依声安句，无一字苟下。生平多姬妾之奉、良田美宅之娱。余至苏，两止其家，文酒之会，殆无虚日。刊有《己未觴咏集》。九珠年四十已抱孙，苏人咸以福人目之。晚年伤于酒，尝和船山《生老病死诗》，因取四字为联，自輓曰：“生不求荣，死胡所恋；老之将至，病莫能兴。”疾革，命其子以巾服入殓。曰：“葬我光福山中，植一碣，题曰：处士某某。于愿足矣。”卒年六十五。著有《井眉轩词》一卷。诗多不存稿，仅记其有“禅心悦我时随喜，酒味宜人且拾欢”、“处世愿捐夷惠蒂，逃名敢拟许巢伦”之句。

画家为画，写绚烂者易、枯淡者难；诗人为诗，状喧杂者易、幽阒者难。己未，余游岱宗，历十八盘上南天门。环道斗绝，輿夫或蚁缘、或郭索行。四无人声，万山辽寂。余默诵右丞“谷静惟松响，山深无鸟声”句，乃叹其语之工绝也。

泰山斗姆宫壁上有题一绝云：“扰扰尘寰今古同，乾坤无始亦无终。众生迷梦何时觉，上刹依然撞晓钟。”下署“天台山人羽生张翹”。

太仓陆鞠裳学博炳章和余《南天门题壁诗》韵云：“环道盘空绝，云开岱顶青。微哦惊帝座，跬步碍天星。日月排双观，云亭覲万灵。琳琅壁上墨，字字喷人醒。”鞠裳诗，格老气苍，不肯苟作。时以执行律务寓苏州。余自庚申一晤后，而鞠裳以从西医割痔丧生，遂成永诀，年未五十也。

昆山诗人，首推胡石予（蕴）。石予笃至行，有老母年九十余，犹依依作

孺子慕。善画梅。其诗朴而不华，时出新意。《客意》云：“客意沈寥醉一觞，无端牵引苦吟肠。霜侵寒菊残英紫，风落秋山败叶黄。万事都如云渺渺，十年换得鬓苍苍。遣愁诗句仍萧淡，写寄江乡旧草堂。”他如“二亩荒园添客话，一灯高阁出棋声”、“莽莽奇怀降白酒，悠悠闲味属黄花”、“对榻客谈忘夜永，一声鸡唱破霜寒”，佳句甚伙，不能尽忆也。

尝见金剑花孝廉咏榴《蕉心馆诗存》，盖其少作也，篇什不甚富，然多有《香草斋集》风味。如《咏明妃》云：“知己原来是画工，琵琶千载说和戎。若非颠倒妍媸笔，一样长门老汉宫。”《偶题》云：“东风吹断雨丝丝，春雨撩人半醉时。何处飞来双蛺蝶，隔墙知有好花枝。”《病起》云：“药炉茶灶结深情，红日当窗弄晓晴。强病起来无一事，倚阑细数早禽声。”《秣陵口号》云：“匹马秋风过段家，河桥犹说旧繁华。六朝人物乌衣巷，一代江山《玉树花》。画桨波横桃渡静，红楼门傍柳堤斜。伤心最是遗宫址，衰草残阳噪暮鸦。”《客中有感》云：“萧萧落木下亭皋，独上江楼醉浊醪。平野昏鸦千叶散，辽天秋雁一绳高。谁怜湖海倾怀抱，又见星霜点鬓毛。知否红闺刀尺里，预量寒意到征袍。”

壬戌之岁，陈子尧桢（重豪）从余学诗。余以《杜工部集》赠之，令熟读。间岁，尧桢出示新诗，其伤时念乱诸作，居然浣花翁家数。《乱怀大兄》云：“世乱空相忆，风尘怅失群。秋怀沧海月，客思暮天云。盗贼如蜂起，乾坤惜鼎分。相逢多落寞，未得返榆枌。”《孤城》云：“孤城斜照里，风物最关情。十室流亡尽，千家枳棘生。迟回怯寓目，转战未休兵。鼓角秋风夜，凄凉古月明。”他如《咏草》云：“埋玉人何在，断肠君不知。”《新秋》云：“江山无霸气，风雨有新诗。”《雨夜》云：“檐溜滴残孤客梦，灯光澹尽壮年心。”落落大方，与庭间回骤者有别。尧桢少孤，奉其祖母甚孝。家贫，然笃于师友之义。

阮亭看诗之法，只是翻卷看题目，谓某丈、某表兄等连篇累什，则其诗必不高妙。余生平看人诗，只是看古体。盖近体有平仄、对偶之拘，循声按律为之，犹或近似。至古体，则音响、节奏无可口授，非平日熟读古人诗，便一语不能似也。余弟子中工为此体者绝鲜，而尧桢所作，自无不合。《春日同超伦从沈师瘦东游近郊，归共饮，即事赋呈》云：“二月不寒天气融，日灸杏压酣妖红。吾师襟怀颇旷荡，相与步迹寻春风。双双燕子窥帘户，黄蜂紫蝶花前舞。提壶唤我最多情，催我街头沽酒去。街头春酒泼瓮香，鱼肥笋美夸江乡。君方自喜舞瞿鸽，吾亦不愁典肃霜。唾壶击缺歌愁绝，独抱孤怀向明月。眼前天骥

困奇材，安得关河纵超越。明朝更棹木兰船，回首春城夕照边。”又《五陵少年行》下半云：“自谓意气骄，旁人亦倾倒。调笑陌上女，挥手千金宝。高堂白发亲，日夜忧心捣。深闺扫眉人，坐叹红颜老。”一结令人笃劬劳之念，增伉俪之情。

律诗贵对仗工整，固也，然亦须流动变化方佳。王氏《柳南随笔》谓：“读了上句，使人猜不出下句。”余谓此秘惟杜老得之，如“春水船如天上坐，老年花似雾中看”、“竹叶于人既无分，菊花从此不须开”等联是也。若笨伯为之，便多笑柄。宋陈敏正《T斋闲览》云：“李廷彦献百韵诗于某达官，其间有句云：‘舍弟江南歿，家兄塞北亡。’达官恻然伤之，曰：‘不意君家凶祸重并如此。’廷彦遽起，自解曰：‘实无此事，但图属对清切耳。’一坐轩渠。”

钱牧斋《跋龚孝升诗册》有云：“至若取次应酬，牵率属和，撑肠少字，须乏苗，不免差排成联、寻摭作对。”子路乘肥马，尧舜骑病猪。”此十字，《金针诗格》为家宝。但是扇头屏上，利市十倍，不敢云‘舍弟江南，家兄塞北’也。金陵士友为之哄堂。”此虽牧翁自为解嘲，实则痛骂时辈。

二十年来，四方投赠之什甚多，或奖借过情、或期许太甚，皆愧不敢承。余最爱常熟汪新民（明德）、上海郑质庵（永诒）两律。汪有《三春玻夕，意兴疏懒，忽忆去年沈瘦东先生书未复，因以长句四韵报之》，云：“荒村帐卧侣樵渔，避世门无长者车。愁重难消千日醉，病多迟报隔年书。吟成月落春窗曙，棋罢灯昏小阁虚。知己何来沈夫子，江湖憔悴独怜渠。”郑云：“不话襟期话劫灰，相逢乍喜阵云开。十年慰我倾葵想，二妙输君作草才。诗垒近闻摩范陆，朋簪久稔契宗雷。斜阳闲杀黄花影，苦盼泉明载酒回。”结语俱一往情深。质庵诗作于齐卢战后，故有“话劫灰”语。时二君年才二十余，皆英少也。

●初编·卷六

诗以言志，酒以合欢，为用殊而贵在妙解一也。诗以工著，酒以德称，其传不传，不系乎多寡也。不然，张率日课一诗，年十六已积稿至二千余篇，何以未闻有人以诗人目之乎？单于粹强亲朋以巨杯，多致狼狈，至有“单家酒筵为‘觥筹狱’”之语，何以未闻有人以酒人目之乎？是以彭泽之琴，不设弦徽，已能得趣；华林之园，虽非濠濮，亦且会心。夫子亦有“虽多奚为”之语，圣人只是

教人在领会，乃能通其变而致其用耳。

柯山与秦晁齐名，在宋诗中亦独树一帜。其佳句，五言如“残暑扇中尽，新凉枕上归”、“青山今古事，芳草去来人”；七言如“一峰支水孤剑立，古庙开帘双脸红”、“残雪暗随冰筍滴，新春偷向柳梢归”、“溪声夜涨寒通枕，山色朝晴翠染衣”、“蝶衣晒粉花枝午，蛛网牵丝屋角晴”、“青引嫩苔留鸟篆，绿垂残叶带虫书”、“饮残桑落溪云暮，卧冷桃笙楚雨秋”、“啼鸟似逢人劝酒，好山如为我开眉”、“回首事如前日梦，出门心似下山僧”、“人似垂杨随日老，事如流水几时休”。亦有不加点检者，如《岁暮书事》五首云：“醉眠多似陶彭泽。”又云：“渊明柳老秋多雨。”又云：“田为岁荒陶令秣。”五首之中三用渊明事，今人则无之矣。

柯山诗之有语病者，如《初凉》云：“寂历年华晚优游，永日长永与长有。”何异耶！《寓陈》云：“天高易明晦，顷刻俄屡变。”“顷刻”、“俄屡”连用，亦不解。又《大雨十日不止》云：“深蛙鸣远池。”“蛙”何可“深”耶？殆言“远蛙鸣深池”耳。《吕郡君挽词》云：“龙去孤神剑。”此用雌雄剑事，吕为钱穆父之妻，然妇人而云“龙去”，亦未之前闻。又曰：“与君骑竹即同游。”言骑竹马也，然则卧牛衣可以言“卧牛”乎？黄山谷诗：“鸦舅颇强聒，仆姑常勃溪。”《石遗室诗话》疑“鸦舅”为“乌臼”之转音，以为非鸦也。按张文潜《咏乌臼》云：“乌臼强知晓，晓晓鸣暗天。”乃知“鸦舅”即“乌臼”，盖一鸟也，自与树木乌柏无涉。刘子仪诗亦云：“五更鸦舅最先啼。”

山谷诗：“终日忧兄行不得，鹓鸪当是鼻亭公。”然象以杀舜为事，山谷宁不知之，而云“忧兄行不得”乎？又曰：“马嚼枯萁喧午枕，梦成风雨浪翻江。”“马嚼枯萁”至以翻江风浪为喻，亦太粗悍。

胸中有千卷书，须如将领土卒、主蓄僮奴，调遣安排，悉随我意，斯为典为我用。若徒矜淹博，凑事堆垛，如博士之书驴券，不辨命意之所在，岂非我为主者而反为奴所使乎？古人善使典者莫如东坡，如“不意青州六从事，化为乌有一先生”、“太守未曾留五马，故人先已扬双鳧”、“三过门中老病死，一弹指顷去来今”，真有流水行云之妙。

使事着斧凿痕便非能手。放翁诗运典，初视之，能使人不觉。如云：“复起卿当用卿法，长闲吾亦爱吾庐”、“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与人言无二三”、“天上

但闻星主酒，人间宁有地埋忧”，诸如此类，不胜枚举。胸中经史多，驱使无不如意也，故属对精切如此。杜子美云：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。”信然。

放翁古诗虽不及苏黄之开合动宕，然其律句法纪谨严，如千兵万马，步伐整肃，两宋诗人罕有及者。可取其律句，抽去中、腹二联，或截去首、尾两韵，改为绝句，都成佳调。余尝以此试之，百不失一。诚斋《跋剑南集》云：“雕得心肝百杂碎，依然涂辙九盘纡。”放翁之学问境遇，二语足以赅之。

名山翁尝语余云：“杜老才虽高，诗迄未成熟。直到放翁，始为成熟之杜少陵。”其论颇创。

沧浪教人学诗“以识为主，入门须正，立志须高”，自是颠扑不破之论。余最厌近人诗，偶一翻阅，套语满纸。此等人，路头已差，犹之适燕者而南其辙，愈走愈远。晦庵亦云：“要使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言语意思，则其诗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。”兴化李审言先生详尝以余诗为渔洋、竹垞之正声，归愚、述庵之嫡派。云此“不废江河万古流”也，劝勿改治他集，堕入魔道。因忆钱牧斋有古风一首赠王新城云：“古学丧根，流俗沸螭蝮。伪体不别裁，何以亲《风骚》。”又曰：“瓦釜正雷鸣，君其信所操。勿以独角麟，媿彼万牛毛。”然《有学集》中生子祝嘏、世俗酬应之作十居五六，明知之而故犯之。“张茂先诚我所不解”矣。近时云间诗多喜宋派，而张伯贤孝廉孔瑛独好唐音。云间诗多清微凄苦之词，而伯贤独务高远激越之调，此其不同者也。伯贤壮游大梁，晚年经乱，锻羽而归。民国初，为淞沪护军使署记室，无何，抑郁以卒。兹录其《书怀》，云：“落落夷门道，侯生久索居。怀人感风雨，误我在诗书。事业悲屠狗，功名付牧猪。对天一问讯，吾道竟何如。”“纵是烟云态，人心不可知。举棋犹未定，击楫与谁期。海阔鲸游壮，天高雁落迟。太行孟盟险，努力且驱驰。”“大海澜方倒，谁为手挽人。檄书空谕蜀，法网卒亡秦。兵甲连云起，戈鋌耀日新。即今筹餉械，岁费万千缗。”第二联与余《辛亥清秋》云“汉使驰文空谕蜀，楚人验讖竟亡秦”同意，皆言川楚事起，端方衔命往抚而被杀。党禁虽严，而清社卒屋也。“中原余患气，空穴入风微。蛮触争犹烈，牛羊牧不肥。《治安》陈贾谊，《孤愤》著韩非。漫怪悲秋客，惊看木叶飞。”《秋感》云：“中岁难为客，劳人易感秋。已无鸿鹄志，况有稻粱谋。潘岳将华鬓，苏秦尚敝裘。只余豪气在，倚醉看吴钩。”“西风起天末，客子感怀多。冷落吴江叶，凄凉楚泽波。书迟鱼腹寄，心逐雁群过。无限悲酸意，登楼一放歌。”诗似皆为宦游中州时作。又“清极诗应瘦，愁多酒不温”十字亦佳。

伯贤四六亦典贍。在护军使署时，与余论诗书甚多，姑录其一，以概其余：“昔者剑 隐处，孝绪结为神交；任昉闲居，佐公称其知己。心迹相契，形骸弗拘，不谓古今乃同轨辙。”又云：“士衡文富，君苗之笔砚欲焚；少陵词高，文昌之膏蜜以副。仆尝谓作诗之道，首在读书。酝酿久则气味深，见闻宏则体势峻。溯三唐而逮两宋，各有专长；执西崑而薄西江，宁为定论？盖必导源志海，探本情田，落笔乃为有神。操觚非可率尔！乃旷观当世，大雅陵夷。侏 侏 离之语纷陈， 禁 未之声竞集。近藤评本，腾播于中原；海角报章，侈谈夫新体。文章视为刍狗，古道等于饥羊。遐想寂寥，以为太息。”又见其赠金山高吹万（燮）古风一首，甚朴茂，容再续录。

丁卯之变，各地耆宿平昔与乡里异趣者，乱民无不目为土豪劣绅，加以戳辱。嘉定陈巽倩太史丹之为地愿张某枪杀，其一也。先是，国民军甫底定江浙，张某即夤缘为嘉定公安局长。以与巽老有宿仇，令其弟率党羽潜入巽老家，时巽老居南翔，深夜挟之去。翌晨载出嘉定东门，巽老北向四拜，遂遇害，年已七十二矣。此丁卯春初事也。是岁，湘省宿儒之罹于祸者有叶氏焕彬（德辉）、彭氏鲁青（述）、萧氏漱筠（荣爵），均年登大耄。叶壬辰进士；彭丙戌傅胪，前湖北主考；萧乙未傅胪，前广西主考。巽老既被害，其子某痛其父冤，屡讼于官，不得直。逾年，张被屏，愤而自戕。未几，其弟亦以穷饿死。

姚东木观察钞示其輓巽老诗四绝，兹录其二首，云：“木天清望古稀年，翥凤才名四远传。牛嚼牡丹同百草，奇闻一世尽哗然。”第三句自注：“用瓯北句也。”然贼民之酷虐、士类之摧残，七字尽之矣。”特科旷代最难逢，桃李阴成春正浓。环堵萧然还似昔，传闻就义极从容。”起二句自注：“与巽倩为特科同年。”又云：“时生徒极盛，余晤南翔人，云先生被难时，神色自若，身洞六枪而殒。”观察之诗皆实录也。

丁未大成节，余遇巽老于曲阜，始相识。巽老天才纵逸，蚤年好驰马使剑，其于诗、于书、于饮酒，无不自负。自言少时无日无诗，积稿至千百首。年二十六，学诗于沈百琴先生维裕，先生戒多读少作，乃钞鲍明远、李、杜诸家诗，熟读之，始悟乡者途径之非，因尽焚其稿。又言：“余性不能饮，曩在京师，一日赴某公宴，时宾客满堂，适有谗余者主觴政，故黜之，盖意存窘辱也。余愤甚，乃引巨觥百，连饮而尽。因大言曰：‘有能饮如数者，余敌也。’众皆

愕眙，不敢前。自是皆叹服。余亦不复饮涓滴，已数十年于兹矣。”巽老书品未必如其所论之高，然癸亥余至槎溪过之，见其方伏案临《圣教序》，曰：“余虽老，曾无间也。”其耄勤亦自不可及。

凤翥楼在陆华浦畔，巽老诸生时所筑。楼有左、右厢，似翼，故名。巽老论诗，先局度而后词藻，唐以下诗不屑观也。印有《凤翥楼诗》一卷，仅百余首，甚工。经乱散失，弗能得，仅于篋中搜得其《七十述怀》四律，非其也。然其注多有可备掌故者，亟为录存之。“天锡光阴七十春，已经过事似前身。楼台杨柳邀真赏，庭院梧桐荷特甄。仗剑遂为超迈客，试锋端是不详人。京华多少知名士，诗社文坛每轶伦。”自注：“同治甲戌，州试《春阴》诗，有‘杨柳楼台烟漠漠’句，主司评诗有画意，置前列。院试《秋信》诗，以‘庭院梧桐叶有声’句，取古学入庠。辛巳北上，癸未游皖南，北历两周再赴京师，遂为久客。初入京时，每作诗文辄冠，曹偶群以腾达相期，争相结纳。迨乎久困场屋，于是皆目为不详之人。”其二：“刑书户籍案如山，笔吏经生两习娴。廿稔浮沈依日下，一枝栖息借云间。功名何补生涯拙，文字艰回国步艰。少贱吾犹能执御，鞭声笠影到乡关。”自注：“从师学刑名，又尝为户部书吏，钩稽钱谷，作客春明二十年。时寓云间乡馆，第庶常留馆，贫窘甚于诸生。迨清室将亡，先燬金马、玉堂之署，寻裁翰詹词官。庚子之乱，余敝车羸马，由陆程十八站，不假仆夫，执轡南下。”其三：“凤翥楼头一倚栏，纵观世事倒狂澜。未宁桑梓先婴谤，才靖萑苻已夺官。迂拙只知遵圣轨，清贫不悔误儒冠。而今书味成鸡肋，自古科名等鼠肝。”自注：“平生嫉恶如仇，尤以桑梓为念。而不谅者累次连名，控余助长匪焰。光绪壬寅，余以本乡团练枪械往海门协差捕盗。渠魁俞怀郎、陆八斤等闻风窜入崇境，扰害三星、三光两镇。崇董举办团练，先后擒获诸盗，解省正法，余讼乃得直。然谏员贪墨，诬余擅运军火，竟详奏，余遂落京职。溯自志学以来，一遵宣圣忠恕轨法，尝著《道一集》，力辟三教同源谬说。”其四：“挂壁焦桐已失亡，满畦老菊复荒凉。画无剩稿思真诀，笔到生花觉妙香。我爱古人忘寂寞，天怜穷士报康强。昨朝佳节逢修禊。合有新诗祓不祥。”自注：“常奏《平沙》、《秋鸿》诸操，家藏蒋又石古琴，曰‘归云’，以兵乱失之。喜艺菊，多籽种。嗜画，游沈师百琴门，颇得花卉真诀，顾所授诸稿，亦经乱散佚。于书喜晋唐笔法，暇辄临摹。性不喜徵逐酬应，每自编摹斗室，尚友古人。”结谓生辰在上巳后一日也。巽老兼能度曲，金剑花先生云。

古今咏雪诗盈千累万，自非出奇，无由制胜。陈明卿云：“填平世上崎路，冷到人间富贵家。”明郭都贤云：“四望郊寒连岛瘦，一天白起奈萧何。”可谓

别调矣。郭诗用南唐酒令“雪下纷纷，便如白起。明朝日出，将奈萧何”故实。然名山云：“天花零落犹如此，何况人间有莫春。”则并不矜奇而自觉婉而有味，由其立意高也。余评为古今咏雪绝唱。

郭都贤有女曰纯贞，幼字沐氏。后沐氏失踪，女守贞不嫁，削发为尼，年八十余卒。有“驿梅惊别意，堤柳暗伤情”之句。按都贤，湖南益阳人，隐居桃花江东林寺，皈依佛法，诗酒自娱。尝放顺天主考，识拔二人，一为史可法，一为洪承畴。后郭氏以诋毁清朝下狱，洪氏为之营救，意欲以此示惠。因说：“老师双目失明，不能为朝廷做事。”郭氏知之，答曰：“我的眼睛是你中举那年瞎了的。”后卒因诗肇祸，死于江陵承天寺中。

诗文最忌作习见语。韩退之务去陈言。薛能自夸专于诗律，不爱随人搜难抉新，誓脱常态，其《杨柳枝》词序以“条似舞腰，叶如眉翠”为陈熟。和靖、青邱皆以善咏梅著称，然亦未必能脱尽渣滓。曲园《咏梅》云：“颇参迂《史》三分洁，也学郊诗一味寒。”斯为新异矣。

桐城张药斋宗伯云：“五车书足艳归装。”趣矣；而石予云：“得书似妾傍人艳。”更趣。常州赵某句云：“久病都疑犬亦仙。”贫矣；而葆荪云：“久无肉食思烹狗。”更贫。宋人云：“啼月子规喉舌冷。”奇矣；而遇春云：“鸦衔缺月立檐端。”更奇。梅村云：“碎石随足动，危径不容步。”险矣；而任之云：“脚无插处身嫌赘，首一回时骨亦惊。”更险。

诗人体物，有为高明之家所不知者。刘晦庵云：“檐以低常暖，裘因敝转轻。”胡石予云：“絺绤旧衣薄，蒲葵陈扇凉。”余篋中亦有旧句云：“病撷花英为酒剂，贫搜药裹当诗笺。”又“翻卷偏逢书压底，界栏终苦字斜行”，亦非懒散及短视人不知。

山中路多曲折，每见一村落若近在咫尺，趋就之，往往一二里不止。戊辰，余游孝丰时得一联云：“山空应碓响，路曲引村深。”以为工矣。近读元杨孟载《眉庵诗》，有“孤村近却遥”五字，状难写之景，却以平淡出之，殊不费力，乃叹古人为不可及也。偶阅《随园诗话》，见纪松江某士《咏飞白竹》五排数十韵，尽隶事徵典之能，然终觉无味。因忆余少时一联云：“品洁伴惟宜月影，节高生已带霜姿。”似少许胜人多许。

我邑俞稷卿先生诗，有经曲园先生改窜者，此见曲园与金友筠先生论诗札。曲园爱其“人孤灯影瘦，春足月光肥”十字，采入《春在堂随笔》。其乐府诸篇，绝去摹拟，自高出《犹存草堂诗》之上。曲园亦云：“稷卿乐府可歌可泣。”稷卿名廷扬，有《紫花菘馆诗》一卷。

岁壬申，晤上海孙玉声先生于鸣社。先生有《七十述怀诗》。记有一联云：“国多变乱无生气，民为灾荒起盗心。”诵之慨然。先生颀躯修髯，好稗官家言，刊行者三十余种。又有《上海沿革考》，可资掌故，惜未出板，未之见也。所居曰退桓醒庐。

张静莲表伯善小儿医。工谈谑，坐无车公，令人不乐。惜有子弗克负荷。晚境坎坷，时借杯中物浇其磊块。年六十八，从郡城匆遽归，卒于其婿宋氏家。其病也，余往探之，已危笃矣。有口占绝命诗两首，云：“已决归来正首邱，经旬辟谷学留侯。精神自觉犹粗振，形似无毛一废裘。”“天不容为安乐人，无形忧患困终身。囊空只剩丛残稿，死后甘教化作尘。”越宿而逝。

分金贷粟，自古为难，不然陶公乞食之诗、鲁公乞米之帖不太多事乎？余尝有句云：“漫言说士甘于肉，终觉看人冷似冰。”“修到好花偏薄命，此生不愿识东风”，常熟顾瘦农《咏秋海棠》句也。而瘦农竟以一丞坎坷以终，“言为心声”，信然。瘦农名邦瑞，著有《听秋阁诗》，句如“秋随虫语老，夜入雁声长”、“秋花带病留孤树，落叶如愁积满阶”，皆可诵。

近人诗，工于发端者殊不多，而工于结穴者尤少见。弟子胡超伦（超）有《青龙古迹》两律，结云：“莺花三月春风路，分上村娃满髻香。”又云：“斜阳芳草呼愁起，且共渔翁倒酒瓢。”《初夏新晴》一结云：“最是耐人寻旧味，青梅酸尽却回甘。”皆韵隽。

●初编·卷七

诗有看而喻者，命意之深浅、结构之疏密是也；有读而喻者，音响节奏之抑扬抗坠是也，然读之功尤倍于看。或问：“如何能祛哑弱棘涩之病？”曰：“把杜工部排律诗，如《谒玄元皇帝庙》等篇熟读之，令如瓶泻水，下笔自然高浑，不作细响。”

晚唐惟小杜诗纵横排宕，得大家体势。其诗大抵取材汉赋，而极于《骚》，遣词用字绝不沿袭六朝人语，所谓“高摘屈宋艳，浓熏班马香”者，可以知其祈向矣。独是才多为患，其性又能刚而不能柔，遂未能一洗浚杂粗悍之病。如《杜秋》诗不过咏一欢场失意之儿女子，以自寄慨而已。诗中杂引多少妇人，已是费事，乃复援用李斯、魏齐、范雎、周勃之徒，甚云：“射钩后呼父，钓翁王者师。无国要孟子，有人毁仲尼。”尤觉不伦不类。此种诗使乐天为之，必无此失。

东坡“微风万顷鞞纹细，断霞半空鱼尾赤”一联，可谓奇伟矣。然小杜云：“断霓天帔垂，狂烧汉旗怒。”觉坡诗笔力减却一半。小杜奇丽处时效韩孟联句，如“杉树碧为幢，花红骈作堵”、“取螯弧登垒，以骈邻翼车”等，句法多为山谷、后山所祖。

宋人说诗，往往嗜好与人殊。司马温公尝称丁谓善为诗，《在崖州》云：“草解忘忧忧底事，花如含笑笑何人？”以为警句。按谓与王钦若、夏竦，世并指为奸邪。真宗时，海内又安，乃谓与钦若等建议封禅，摹写天书。欺罔之罪，谓为之尤。贬崖州时为书，阳自刻责，叙国厚恩，戒家人毋辄怨望，并为诗号《知命集》，此正弄技儿智巧，欺人耳目而已。所谓警句云云，正其怨望语也，且词亦浅俗。温公学问君子，不应不辨淄澠乃尔。

锺馗啖鬼之妄，前人多辩之矣。《丹铅录》云，唐人戏作《锺馗传》，虚构其事。又俗有“锺馗嫁妹”之说，升庵谓宋宗恚妹名锺葵，后世画工傅会，作《锺馗嫁妹图》。甲戌之岁，社中以是命题，事既荒唐，而作者泥于“嫁”字，尽情刻画。如云：“合欢酒进孟婆汤，香舆分付夜叉抬。”甚有言其结鬼胎、开汤饼会者，支离牵率，抑何可笑。余谓仙灵鬼怪之说，古人集中亦或不免。如杜甫之咏牵牛织女，然不过云：“亭亭新妆立，龙驾具层空。”又云：“虽无舅姑事，敢昧织作功。”使涉及会合之情、别离之苦，岂非便成俗手。余当时亦戏作数首，集中不存，姑录其二，云：“蓝袍破帽酒颜春，翠袖华鞋粉靥新。啖鬼粗豪归妹韵，老馗端是不凡人。”“须眉如墨鬓如云，一幅妍媸画里分。笑我惜芳心未死，花神甘拜石榴裙。”诗虽不佳，尚喜不脱不黏，如题而止，第二首谓等是不经，奉锺馗妹为五月花神，不犹愈于俗之奉锺馗乎？

是课佳卷绝无，断章取义，则吴县张植甫（荣培）云：“河神娶妇本荒唐

，龙女求夫亦渺茫。”引用此种作陪最合。周乃章云：“锺馗本作终葵误，嫁妹须知假魅差。”从考据入，亦见腹笥。吴竞存云：“佳婿风流说杜平。”自注：“见唐宫稗史。”邵佛ぎ云：“传闻下嫁襄阳杜，野史流传亦渺茫。”较羌无故实，而强为牵合者自佳。至奉贤朱庸孝廉云：“自由婚嫁披猖甚，让尔锺家礼法多。”则借题发挥，又别开生面矣，然用典可谓得天衣无缝之妙。

宋人诗：“马行灯火记当年。”又“梳行浚杂马行残。”按蔡条《铁围山丛谈》：“马行街者，都城之夜市，酒楼极繁盛处也。上元五夜，马行南北几十里，声妓非常，烧灯尤壮，故诗人有‘马行灯火’之句。”是“马行”为宋时汴京街名，且“行”应读户杭切。戊午上元，社中咏走马灯，有援引“马行灯火”者，误也。范石湖《上元纪吴中节物诗》有云：“影转骑纵横。”自注：“马骑灯。”此殆今之走马灯矣。

乐天诗：“黄金不惜买蛾眉，拣得如花三两枝。歌舞教成心力尽，一朝身去不相随。”盖讽盼盼不以身殉也。盼盼得诗，旬日不食而卒。陈彦叔《题燕子楼》诗云：“乐天才思如春雨，断送残红一夕休。”正咏此事。

苏东坡云：“笙歌丛里抽身出，云水光中洗眼来。”陆放翁云：“抽身黄尘乌帽底，得意翠木清泉间。”皆本香山“金章紫绶辞腰去，白石清泉就眼来”意。二公皆好白傅诗，故不觉语之吻合。

《春在堂诗集》二十四卷，德清俞曲园太史樾著。太史自言：“诗不求好，随手而书。”又言：“余生平最喜香山诗，所为诗亦自谓近之。”余谓曲园诗格虽不峻，然而咏儿、赠妇、忆旧、怀人，与夫人生盛衰离合之间，性情竺至，非人所得伪为。忆张石洲序何媛叟诗文，谓其无他高妙，只是本色而已。本色者何？真而已矣；真者何？自写其性情而已。太史之诗亦犹是也。至其喜用俗语，如“窗下喃喃猫吟佛，床头唧唧鼠求签”、“盘中燕笋条条嫩，筐内鸦梨颗颗圆”等句，虽本诸“家家养乌鬼，顿顿食黄鱼”，子美所谓“俳体”也，然终非大雅所宜。

兴化李审言先生，博闻强识，于学无所不窥，享海内重名数十载。晚号<齿军>叟。其诗大抵源于《骚》、《选》，而汪洋肆衍于杜。《雨后访杨甘伯》（《棠》）云：“积雨淹日夕，流潦盈街衢。呼车渡我前，乃叩杨子庐。丛草缀新绿，幽花映墙隅。小别未逾旬，俨若人事疏。脱作千里游，相思当何如。所

喜抱孤怀，久郁得暂摅。君岂子桑病，我真苏端徒。梅雨正及时，寄情惟古初。老去逢艰难，守道宁吾躯。流行坎止占，未知今有无。贫富俱可怜，是非齐贤愚。尚论千载人，即此为欢娱。礼乐兴百年，愿言追鲁儒。蕴素获一展，聊且陈区区。”先生自云：“我之诗，自成为李审言之诗，不欲依草附木，使人云：‘此学某家某家。’捧心之颦、齟齿之笑，皆世所矜道者，我则羞之。”其自道如此。先生出明中极殿大学士李公春芳后。光绪之季，端午桥、张安圃督两江，重其才，先后聘为江楚编译官书局帮总纂、江南通志局分纂。宣统初，任皖省存古学堂史学教授。国变后，居里门，潜心著述。先生虽穷老一经生，而当代名公钜儒如陈庸庵、冯蒿叟、赵尧生、郑海藏、李梅庵、陈石遗、古公愚辈，无不与之接席。民国辛未，年七十三卒。先生长于考据，喜“四刘”之学，谓《汉志》、《世说》、《文心雕龙》、《史通》也，尤邃于《选》。长沙王湘绮赴江督端陶斋召也，先生宴湘绮于上海之愚园，一时在坐者皆名士。论及《文选》，湘绮云：“明远、元晖已开唐初律体。”先生举“朔风吹飞雨，萧条江上来”句为应，湘绮喜，即书小轴赠之。嘉兴沈乙方伯（曾植）尝曰：“此江淮《选》学大师也。”著有《选学拾渚》、《愧生丛录》、《拭觚脞语》、《世说小笺》、《文心雕龙黄注补正》、《颜氏家训补注》、《陶斋藏石记释文》、《南朝寺考》等十余种。

先生论诗，于唐喜少陵、昌黎、玉溪，于宋喜东坡、半山。余以文字获交先生在丙寅之岁，时先生已六十有八矣。自是邮筒往还无虚岁，至谓得仆书如亲戚之警欬其侧，殆昌黎所谓昌歎之者，“未识气先感”耶？其论拙诗，以为雅正典实，无近世焦杀枯寂之病，此渔洋、竹垞之正声也。又评仆为读书人之诗，如从树上看花，撷其英实；不是从花担上看花，便谓为写生妙技也。其论诗书多刻入拙集，今再录其未刻者。如曰：“青浦述庵侍郎，承沈文憲派，上宗渔洋，足下固渔洋宗门之的系也。渔洋妙法，其七绝第三句能撑得开，首句如城上抛砖，第四句复勒得住。能窥此秘，宜石遗赏之。石遗之学余于诗，有子部杂家之学，方能写金银铜同冶之诗。目前诗人胸无书卷，以兴象为主，揉以佛家似解未解之言，便自鸣高，妄据坛坫，转蜣螂丸，而视为苏合香。庄生所谓‘往而不反’，悲夫，正为此也！”又曰：“今之为诗者，貌为清奇崛强，而枵中窳体。求申于鼯鼠之角，以为康庄大道，又复驰骋于乾嘉以后诗人之议论，堕入五里雾中，群不自觉。不以读书师古为准，而以寻声逐景为能。声调之不讲也，隶事之不精也，其所云云，皆乡原‘非之无举，刺之无刺’，痿痺不仁之诗，又皆家人筐篋中物。一言以蔽之，曰：不读书而已矣，不师古而已矣。”又曰：“介甫、后山自是恶派。散原、苏戡几经淘汰，乃屹立一家。不善学之，适为

麒麟植耳。”

余以审言先生之介，得交闽侯陈石遗先生衍。先生诗文，名震中外，推为坛坫宗盟。有《近代诗钞》、《石遗室诗话》等百数十卷，嘉道以后诗人，大略尽之矣。壬申之春，余谒先生于苏州之邸第，先生谓：“海内以诗取正者，堆若山阜，无暇为答。爱君诗，君之书未尝不答也。”先生选诗不取《选》，故《诗话》独屏余五古，而多钞律、绝及七古，以为可步趋北宋。〈齿军〉叟书言石遗教人学诗，以归愚《唐诗别裁》及《古诗源》为帜志，典雅丽则，纬以性情，清而不污，腴不露骨。惟先生否其说，谓：“审言言鄙人专主唐音，殊不然。或以为专主宋诗，更误。以音节论，不但唐为贵，汉魏六朝亦孰不为贵者？以辞意论，则各人有各人之辞意，不但不专主宋、主唐，凡汉魏六朝皆不可主矣。”此与名山老人论“诗须先有我”之说正同，所谓“我”者，即各人之辞意也。

鼎革后，仕途益冗杂，官吏之读书者几百不获一。甲子以还，县官下车多蒙过存，文字之交自以宜昌吴惕庵大令耀楠为最。惕庵好吟咏，尤善隶事，《寿林治伯观察》（《树藩》）云：“寇恂望重仍留郡，李牧才长足备边。依人无复怜王粲，作客谁能识马周。”《寄怀瘦东》云：“再任难追何逊迹，逢人便说项斯贤。”上句似用何逊再至江州故事。又《宜春台谒韩文公祠》云：“大江东去浑无尽，吾道南来自不穷。”对仗天成。《吊昭君》云：“出塞忍为胡虏妇，归魂犹是汉家人。”尽人意中所有，却无人说出。惕庵以诸生历宰湖北蕲春、江西宜春、铅山诸县。甲子齐卢战时，任为苏军行营执法官。是年九月，移宰青浦。明年春去职，筑宁远楼于金陵居之。惕庵爱余甚，因共订金兰之契。别后书述米盐琐事，絮絮如家人，往往穷数纸不尽。怜余贫，岁暮必馈以兼金，在叔季尤难得也。

惕庵《泊苏州》云：“姑苏城外晚潮平，移泊阊门感慨生。夜静频闻刁斗警，时危早罢管弦声。寒山寺古钟初动，茂苑秋高雁独征。明日扁舟寻胜迹，放怀不必问军情。”颌联的是金阊乱后景象。此与余《乙丑姑苏杂咏》“旧时门巷愁回首，此地琵琶饭甑多”语相反而意同。君莅青时，只空衙一所，仆役数人，“荒城风散劫余烟”七字，亦写得凄黯。

汉阳赵种青大令润，晚号半跛，尝宦游浙中。其为人落拓，不视家生产，历司榷政多年而一贫如故。画法青藤、雪个，因颜其居曰藤雪楼。著有《藤雪楼诗》四卷。《画牡丹》云：“卅载江南客当家，残毫破砚冷生涯。老来一肚

牢骚气，乱写人间富贵花。”《题秋燕》云：“到老漂零计总非，几丝疏柳尚依依。年来弄影秋江上，不傍人家门户飞。”“飘零底事滞天涯，记得来时柳未花。老我江南还羨汝，一年一度一归家。”曾农髯（熙）谓其画草虫花卉，韵逸骨清，自抒胸臆。余谓其诗亦何独不然？大令与我邑钱静方明经学坤友善，有《画蟹寄静方馈蟹》诗，存集中。

半跛有《江南春》一首云：“天下春，江南早。望江南，余怀渺。哀江南，爱心捣。昔年春，烟景好。去年春，风光少。今年春，人懊恼。胡马肥，嘶芳[A061]。晓角哀，惊啼鸟。”又云：“春山高，劫火烧。春水遥，估船逃。桃花红，战血融。梨花白，枯骨积。江南春，春无边。江南春，春可怜。可怜春，可怜人。人怜春，容易老。春怜人，不逢辰。吁嗟夫，不逢辰。”此诗纪甲子兵灾也。“胡马”云云，盖指奉军而言。三言音节逋峭，源于《诗》之《有驱》，又《郊祀歌》之《练时日》等篇。

川沙黄任之先生炎培，项城任总统时，曾有教育部部长之命而不就，时人高其志。庚午秋，余识先生于海上，须眉伟然，言谈锋发，世界大势了若掌纹。别后见赠，云：“刻意诗为命，放怀天与游。沈郎故消瘦，乱世况幽忧。苦觅青毡老，生怜翠袖秋。江山莽无际，和泪一囊收。”是日携素羽同往，先生欲介入无锡蚕桑学堂，然卒未果。余和韵答之，云：“危苦新亭泣，淹留裨海游。渐看霜点鬓，那得地埋忧。岱岳浮云暗，湘江浊浪秋。吾怀二三杰，残局若为收。”盖是岁六月，鲁省被阎锡山兵祸，又□□党陷长沙，烧杀无算，故下半云云也。

辛未秋，昆山方惟一先生还来，相与为文酒之聚。席间自诵其警句云“山深疑有虎，溪静不逢渔”、“孤城落日亲朋远，满地秋风鬓发疏”。先生能饮，议论风生。余赠诗有“奚止言谈是林藪，即看舖啜亦风流”之句，别后寓书金剑花先生，谓此行有三乐：与朋旧欢，一乐也；青浦山水清淑，二乐也；得读瘦东诗，三乐也。先生以书名海内，邑人士索联语者，皆书余集中语报之。

表弟俞慧殊（祖望），故居在东门外之少年泾，与余居南村相隔不二里。总角时，往还亲昵如手足。慧殊性明寤，好为绝句，多凄馨幽艳之语。如《旅夜》云：“睡起无聊检梦痕，残香小院欲黄昏。无情只有江干月，夜合花前照断魂。”《东城杂咏》云：“日暮楼台处处愁，荷香吹雨满园幽。鸡头菱角无边绿，酿作城东一段秋。”“小廊回合曲栏斜，秋雨沈沈只隔纱。一种清奇自幽赏

，更无人处看苔花。”慧殊与山阴任劲叔（董）交好，尝问诗于劲叔，劲叔讽令诵玉溪生律诗，而慧殊未遑也。余谓唐之丁卯、宋之和靖，只存律句，不杂他体，人各有所好耳。然余尝集其“客况似秋愁似水，江城如画月如弓”二语诵于人，曰：“此非慧殊之佳联乎？”

籛山何氏，代有名医。乾隆间，铁山先生王模兼以能诗著称。顷读其所著《萍香诗钞》，有以诗答我八世祖石庵公其仁问疾之作，云：“作客天涯久，还家二竖侵。可堪人卧病，偏使友关心。樱笋虚相约，云山阻共寻。安排惟药裹，消瘦感弥深。”“料得休文胜，郊居景物清。竹阴三径碧，花韵一窗晴。诗卷闲中味，耕犁野外情。南村徒怅望，云树夕阳明。”自注：“石庵住南村。”我家与何氏世有姻连，读此诗，可想见两家情好之笃。而太平气象、隐士高怀，均跃然纸上。

铁山先生孙古心先生，晚号藏翁，每元旦必有七律诗一首。其实如屠苏、爆竹、青柳、红梅等类语，虽吉祥止止，然岁岁如此，有何趣味？余少时《咏元旦》有一联云：“有数亲朋半衰白，无知儿女又青红。”盖取半山“岁换儿童喜，还伤老大心”意也。

文衡山《甫田集》中除夕诗最多，如云：“千门万户易桃符，东舍西邻送历书。二十五年如水去，人生消得几番除。”余曩有《除夕》一绝云：“憧憧人影往来忙，一岁谁嫌此夜长。人世债多天不管，打门声里尽抽光。”此意却《甫田集》中所无。

●初编·卷八

宛陵诗，少年华大谢，中岁学东野，晚岁效香山。其平生工力，得力于东野最多，盖年方盛壮，精气足也。故云：“郊死不为岛，圣俞发其藏。”又《寄永叔》云：“窃比于老郊，深愧言过实。”此言欧公亦尝以东野为比。

圣俞五言律齟齬绝高，脱去宋人面目。“晚雨竹间霁，春禽花上飞”，似右丞；“清江飞晚雨，斜日半沧洲”，似随州；“山长羸马困，月黑怪禽啼”，似贾岛；“海近云多润，山高日少晴”，似许浑。其他清新者，则有“好峰随处改，幽径独行迷”、“幽禽晡清晓，宿雨度余寒”、“竹阴过晚雨，林表见残虹”、“风扫天如鉴，云开日似萍”、“缺月如羞出，荒云不肯归”、“庭花昏自敛，野蝶昼还来

“、”荷锄山月上，寻径野烟微”、“风送寒潮急，云藏晚日低”；奇伟者，则有“驼鸣沙水冻，雕击雪云低”、“海月开金鉴，河冰卧玉虬”、“河气知寒早，岚烟觉暮昏”、“露气林间落，河声地底回”；幽野者，则有“叶枯虫自裹，窗响蜜寻归”、“悬虫低复上，斗雀堕还飞”、“鸟呼知木暖，云湿觉山昏”、“阴壑泉初动，春岩气自浮”、“江帆风势美，竹屋雨声连”、“野香生草木，云润浥衣裳”；刻琢者，则有“对山怜去鸟，隔树识游人”、“晚云谈次改，高鸟坐中还”、“渐近鹭犹立，已遥村觉横”、“燕湿飞犹快，花寒色更深”、“乱风灯不定，暝色树相连”；自然者，则有“花发日初暖，鸟啼春欲深”、“野云将拂幔，水鸟不惊船”、“江潮自迎客，山月亦随舟”，皆唐人佳句也。

宛陵《咏安石榴》云：“安榴若拳石，中蕴丹砂粒。剖之珠落盘，不待鲛人泣。”体物绝工。宛陵五言古喜用窄韵，尤喜用“物”、“曷”、“洽”、“叶”等入声韵，集中无虑数十篇，此特偶举其一耳。其为人之褊僻，于此可见。

宛陵《陪谢紫薇秋泛》诗：“菰蒲敛铍鏑，莲芡熟囊韬。”曩尝不解，及读《周礼》，其“植物宜膏物”，郑注云：“膏当为囊字之误，莲芡之属有囊韬。”乃叹古人虽偶写风光，亦多有所出。我辈宜从经传植根柢，不当徒矜浮艳，以为诗人能事止此已也。

宛陵咏物诗，有颇与后人经注暗合者。如云：“王瓜未赤方牵蔓。”（下句：“李子才青已近尊。”）而方氏《礼记集解》云：“王瓜，南方之果，色赤，感火之色而生。”朱子亦从其说。按郑注：“王瓜谓之萆挈。”又引《本草》作“拔葵”，又引今《月令》、《夏小正》作“王萆”。而《吕氏春秋》又作“王善”。谓之“瓜”者，以其根之似也。诸说纷纭，不能确知其为何物。或云即土瓜，《尔雅》所谓“{廿寅}菟瓜”是也。今园圃中夏间开黄花作蔬食者，乃黄瓜，《本草纲目》谓之“胡瓜”，与王瓜不相混。

宛陵俗字亦有所本。如云：“敦鸡肥美聊供饌。”（下句：“菖酒甘浓可荐杯。”）此出臞仙《肘后经》“骗马、宦牛、羯羊、阉猪、墩鸡、善狗、净猫”之说。“墩”即“敦”字，去畜势也。畜去势则肥。今人但云“敦”，或云“骗”，他无其语矣。

后山句法多似鲁直，故鲁直独喜之。其造语务求晦涩，昔人谓：“读后山诗，非一过可了。”想见其辟灌之艰。然其绝句云：“此生精力尽于诗，末岁心存

力已疲。不共卢王争出手，却思陶谢与同时。”其实陶谢壶奥，后山何尝梦见。

后山《暑雨》云：“呵手不成温。”暑雨纵为积阴所侵，何至呵手？《挽司马温公》云：“心知死诸葛，终不羨曹蜍。”然堂堂丞相，何至与曹、李辈挈短长乎？殊失立言之体。

后山颇欲嘉肴自将，不吮余隼，然语多无理。如《九日不出》云：“面壁称诗笑语香。”此“香”字无根，不若秦少游之“花气侵人语笑香”较有来脉也。其他如《江河》曰：“河江波涛曰涛波”之类，尤为魔派。余有绝句题其集云：“觅句怜渠苦闭门，清词奥语至今存。已桃子固为宗子，更附庐陵作嫡孙。”盖讥之也。

“忍着主衣裳，为人作春妍”，后山《妾薄命篇》中语，盖哀曾南丰作。史言苏轼欲参之门弟子间，而师道赋诗云：“向来一办香，敬为曾南丰。”阮亭评后山诗，谓其不脱钝根。然其忠爱之念，固可令人端拜。他云：“有声当彻天，有泪当彻泉。死者恐无知，妾身长自怜。”诸造语刻挚处，亦何减东野。

荆公诗：“哭死非为生，我心良不欺。”论者以为古人所无。然视后山之“死者恐无知，妾身长自怜”何如耶？

闻子规而思归，恒情也，人人能道之，而宋人诗云：“应是子规啼不到，故乡虽好不思归。”此善用翻笔者也；秋风之扫落叶，恒理也，亦人人能道之，而柯山诗云：“岁晚苍藤甘老大，尽将黄叶付秋风。”此善用逆笔者也。可见作诗贵能用笔，能用笔则俯仰天地，光景常新矣。

近人往往取古人诗一句，如“满城风雨近重阳”作第一首起句，以次递下，演为律诗五首。谓之“辘轳体”者，误也。尝以是问名山翁，翁以无锡朱梦华（烈）书为覆。朱君书引《缙素杂记》曰：“凡诗用韵有数格：一曰‘葫芦’，一曰‘辘轳’，一曰‘进退’。‘葫芦韵’者，先二后四；‘辘轳韵’者，双出双入；‘进退韵’者，一进一退。失此则谬。”并云：“三格用韵，均有范围。要取相通之韵，调合无间，如‘东’、‘冬’、‘支’、‘微’、‘佳’、‘麻’、‘寒’、‘删’等韵方可。”因引杨诚斋诗为例：“杨诗《明发道经生米市，随喜西林寺留题》云：‘贪睡能无起，挑灯强未残。春声忙野店，月色淡柴门。又踏黄尘路，前追红叶村。秋衣那敢薄，病骨自难温。’是诗起仅‘寒’韵一韵，余皆‘十三元’，此‘葫芦格’

’也。（名山云：先二后四，’四’恐为’三’之误。）所谓’先二’指起句，亦用韵而言。《嘲淮风》云：’絮帽貂裘莫出船，北窗最紧且深关。颠风无赖知何故，做雪不成空自寒。不去扫清天北雾，只来卷起浪头山。便能吹倒僧伽塔，未直先生一笑看。’此则一’删’一’寒’迭押，所谓’进退格’也。起句出韵不在此例。’进退格’亦称’单辘轳格’。诚斋诗中’辘轳格’实即’进退格’，两者无别，不过异其名耳”云云。按《湘素杂》记之所谓“双出双入”，即先两韵出，后两韵入也，而朱君并未引及。余按《柯山集》有《晚发寿春浮桥阳楼怀古诗》，前二“豪”韵，后二“萧”韵，此即“双出双入”矣。其《病中得晁应之秋怀诗》亦然。

戊午秋，游天平、支硎，访楞伽僧舍。僧人绪诚，修髯瘦骨，延余坐看云起小轩。轩据寒泉之上，左阳山，右天平，风景至佳。绪诚曰：“此小华山也，为晋支公结茆处。”归检《苏府志》，不得。后读《石湖集》，有《华山道中》一绝，云：“过午层云未肯开，暖云村店竹苞灰。萧萧林响棠梨战，晚恐阳山有雨来。”乃知绪诚之语非诬。古今地名相同，颇多不考，游者踪迹，往往多误。邑志艺文收放翁《赵屯》诗，其实放翁何尝至青浦，此乃皖口之赵屯耳，见《入蜀记》。

含山张砚铭（星枢），民国初幕游我邑，文酒之欢，无间旬日。未几去职，历游吴江、常熟、无锡等县。尝寄余诗，有“九峰螺髻还依旧，应笑劳人换鬓丝”之句。砚铭能饮，举止娴雅，卒以贫以佣书终。诵王梦楼“文人失职多依幕，倦客伤春怕听箫”之句，为之一叹。

苏浙连界之处，有二诗人焉：一吴江许半龙，一嘉善周芷畦。半龙诗清丽，学樊榭。《湖上遇雨》云：“山翠昏阴崖，云岚冷兰隰。暮雨寒欲沈，杳霭孤塔立。轻轳移远林，溪回苹藻袭。沿缘溪上村，微辨钟鱼湿。褰帷眇修渚，翦然众绿入。眷兹岩下晖，翠羽每双集。”佳句如“梅子黄添湖外雨，荔枝红入岭南天”、“栋子花时春欲尽，壶卢提罢鸟无言”。芷畦《由宁海至宁波归舟即景》云：“云净蛇山秋过雨，月明象浦夜平潮。海阔帆随残月落，天晴山拨晓云开。作雨春寒仍故故，斗茶余韵亦轩轩。”皆似《灵芬馆集》中语。半龙名观，芷畦名斌。

嘉定章篆生先生圭瑒《航海》句云：“天低帆影外，地转浪花中。”此与郑海藏“中流分列郡，小立过千山”十字同一工俚。盖下一“转”字、“过”字而轮船瞬息千里之情景自出。先生民国初宦游山左、浙右，顾朴讷无华，家居黄渡

，解组归，以著述自娱。齐卢之战，黄渡被兵尤烈。先生言其宅舍弄中，军士遗矢盈尺，文书簿籍，杂糅其中，故尝有句云：“八年两次遭兵苦，一日三秋望治穷。”语虽质直，其流离之苦可想。著有《勤生堂诗文稿》。余最爱其“名心退似迎风鹤，诗思清于吸露蝉”十四字。

光绪丙午，篆生先生由进士馆派往日本留学。宝山钱印霞（淦）、施琴南（赞唐）与之同行。琴南著有《聊复轩诗存》。《初夏》云：“草脚守瓜初抱子，树头布谷正催忙。”其和余《柳絮诗》云：“放颠欲出鸿毛上，失意还随马首低。”

《横云山馆诗存》一卷，松江王文甫（毅存）著。文甫诗清醇雅则，近时云间诗人之佼佼者。第以中岁客游宣南，又不欲以诗自炫，故余至茸城辄问文甫其人，多或知或不知者。然观其自序，谓自少喜诵李、杜、苏、陆诸家之作，则所谓能自得师，而其诗功之深可见矣。今录其清雄者，《泰山》云：“大河东渡势绵延，涌石穿云落眼前。七十二家今不在，一千余里独巍然。天门_訃失荡干霄上，地脉奔腾跨海连。便拟凌虚登日观，手摩碧落问飞仙。”《沂州道中》云：“夹道浓青黍叶平，凉风十里笋舆轻。人逢沙路先谋睡，马恋山泉不肯行。槐市松蹊新泰驿，草烟沙雨古蒙城。夕阳深峡旌旗动，画角声声过博赢。”又《行次平原》云：“茶铛折脚樽木瘦，破屋打头见星影。马啮残刍风雨急，天昏月黑眠初醒。平明上马人不知，乌帽出没摇鞭丝。轮蹄坐叹知何用，袖手却赋山行诗。”风格绝似大苏。《野外即》景云：“临水人家半掩扉，绕堤杨柳自依依。雨惊菱叶水禽起，风乱麦苗山雉飞。”亦似剑南小品。其他“山行杂句惊沙冲，短笠野瀑乱疏钟”、“人稀知市远，犬吠识村来”、“戍旗屯废堡，荒冢卧残碑”诸联，能写北地荒寒景象。文甫尝辑其上世孝简先生以下三十人遗诗为《云间王氏诗钞》，凡二卷，金山高吹万为之序。

松江费龙丁（砚）有洁癖，襟怀洒然。工金石文，篆刻丹青，尤自矜重。尝手书赠余诗云：“握手清谈趣，琅玕系臂新。放怀余麴蘖，匿影绝风尘。腰瘦诗同岛，潭深情比伦。峰颠猿鹤啸，声响得天真。”其夫人亦工书画。丁丑春，余以与于《松江志》役之招至茸城，往访龙丁，见夫人方临《黄庭经》，殷殷以经中古韵为问。龙丁家甚贫，而夫人处之恬然，真佳偶也。

龙丁尝赠余上海李安于女士《犹得住楼遗稿》一册，云平书先生同族也。安于名 是，号吏香，为丙辰进士松林之女，适桐城方氏。方不惠，不辨菽麦

，女士郁郁投水死，年二十五。其《归宁道中》云：“堤上桥头迹尚疏，人离野店旭升初。远山一色新妆好，只有侬家髻未梳。”又云：“入世本无天补恨，斯乡应有地埋忧。”又“梅瘦如扶病一分”七字亦佳。

近世闺阁中风气亦已大变。嗇老书言女子为诗，其性情多近和平温厚，恐未必然。盖近世女子远游四方，不无国家盛衰之念，其发于诗歌，亦随而悲凉慷慨。如旌德女士邑碧城《琼楼》云：“琼楼秋思入高寒，看尽苍云意已阑。棋罢忘言凭胜负，梦余无迹认悲欢。金轮转劫知难尽，碧海量愁未觉宽。欲拟《骚》词赋《天问》，万灵凄恻绕吟坛。”《邓尉探梅》云：“玉龙喷雪破苍烟，蹑屐人来雨后天。不惜风霜劳远道，佩环同礼九嶷仙。”“征衫单薄冷于秋，徙倚疏芳且暂留。后夜相思应更远，一襟烟雨梦苏州。”女士留学海外，其所著曰《信芳集》。樊山、实甫等多为题句。集中有《出居庸关登长城》诗。五言云：“秋老风雷厉，山空木石尊”、“鸟从空翠落，人负夕阳来”；七言云：“风送茶香来别院，雨催诗梦入残荷。”均非儿女子口吻。

余在蚤岁授徒家中，邑中闺秀先后从余游者数十人，然能诗者不过三四人而已。朱氏女长纤珠、次韵芝，皆娴静好学，余尝采其诗入《寒冰集》。近发篋复得数篇。纤珠《咏桂》云：“秋风吹满桂花丛，处处芬芳满院中。仙骨分来应月府，灵根托处合琼宫。珠英露滴香逾烈，金粟烟迷影欲空。花好不教孤负汝，移尊相对意无穷。”《春雨》云：“雨滴蕉窗静更凄，落花深处杜鹃啼。韶光九十催将尽，怕看嫣红践作泥。”《冬日闲咏》云：“窗前瘦竹影离离，料峭寒风欲砭肌。商略小园好晴日，梅花树下读书宜。”韵芝《春日杂咏》云：“双双紫燕拂帘钩，晴日当窗倦倚楼。春树春花弄颜色，海棠带笑柳含愁。”“小园殢地柳丝垂，着雨柔条更弄姿。春色三分中最好，千红万紫半开时。”今姊妹俱已适人，移其心思于盘概散之间，不然，其所造宁可量耶！

吴女雪琴《春雨》云：“黄昏静听雨潇潇，楼上羁人正寂寥。推枕几回愁不寐，杜鹃花落恨春宵。”

女弟子陈颖言《咏裁罗衫》云：“一辐轻罗千万丝，剪裁争欲入时宜。不知多少司机女，辛苦经年却为谁。”颇得香山乐府大意。颖言从未学诗，此则偶一为之。余因谓诗固以性灵为主，有性灵而益之以学力，诗之体用尽矣。性灵，天工也；学力，人事也。《毛诗》三百篇，《国风》重性灵，《雅》、《颂》重学力。学力须下刻苦功夫才到，至性灵，则会心不远，妙手偶得。故虽劳

人思妇，亦多有可传之作也。

有咏白荷花押“红”字者曰：“鸥鹭依来浑若素，蜻蜓飞上偶然红。”有咏苏州山塘者曰：“卖花山叟如相识，剖蚌渔娃不解羞。”下句一巧一趣，而“剖蚌”句尤令人绝倒。

《随园诗话》：“湖南张璨，字岂石。有《戏题》云：‘书画琴棋诗酒花，当年件件不离他。而今七字都更变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’殊解颐也”云云。按是诗已载《莲坡诗话》。打油诗易为流俗所传，本不足录，随园津津乐道乃尔，可见其诗话之滥。

又载：“江宁涂爽亭者，能诗，有句云：‘造物与闲还与健，乡人知老不知年。’”按此乃陆放翁《闲居》诗也，只“还”与“仍”一字不同。

陈锡璐《黄妳余话》载一贫士口占云：“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七般都在别人家。我也一些忧不得，且锄明月种梅花。”我邑何藏翁，某岁除夕改其句云：“门前讨债立如麻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我也管他娘不得，后门逃出看梅花。”较原诗尤趣。

世俗谚语，其来已久。“天下无难事，独怕有心人”，此语宋时已然，陈师道诗：“人畏有心事无难。”此语虽鄙，理则然。“高不来，低不就”，此本于乐府曲“高来不可，低来不可”二语。白话诗，古人亦有之。乐府：“江陵去扬州，三千三百里。已行一千三，所有二千在。”此为最古。近代赵瓯北《咏椎背儿女》云：“一个西瓜分八片，阿翁大费为酬劳。”袁子才云：“山妻含怒夺灯去，问郎知是几更天。”皆令人失笑。

●初编·卷九

山谷最讲句法，尝云：“字中有笔，犹禅家句中有眼。”当时西江社中人，皆祖其说。陈后山云：“句里宗风却饱参”即谓此也。如“小邦王事略，虫鸟声无人”、“王甥解鞍马，夜雨鸡唤晨”、“司马寒如灰，礼乐卯金刀”、“何为陈师道，白发三径草”，此皆山谷句法也。亦有不可解者，如云：“朱家坝簾好兄弟，陋巷六经葵菹秋。”“陋巷”与“六经”尚可通，“六经”与“葵菹秋”则难通矣。又有如改前人句以矫异者，如云：“鸬鹚西照处，相并晒渔蓑。”此偷老杜“鸬鹚西

日照，晒翅满渔梁”语也。然老杜句颇自然，一经山谷改窜，便扭捏。

山谷诗，好处在读者正昏昏欲睡，忽一二秀语如奇花照映，令人心开目明，欲弃而不得也。如云：“艰难喜归来，如晴月生岭”（《次韵子由绩溪病起》）、“梦不到汉东，茗碗乃为崇”（《次韵答邢惇夫》）、“西风挽不来，残暑推不去”（《和孙莘老病起》）、“陶公白头卧，宇宙一北窗”（《卧陶轩》）、“莲花生汗泥，可见嗔喜性。小立近幽香，心与晚色静”（《次韵答斌老病起》）、“西风麈残暑，如用霍去病”（又和）、“西风将小雨，凉入居士径”（《又答斌老病愈遣闷》）、“风生高竹凉，雨送新荷气”（同上）、“句如秋雨晴，远峰抹修眉”（此忘其题）。

老杜《玉华宫》诗凄凉秣至，张文潜称为风雅鼓吹，诵之不绝口。集中《离黄州》一首，虽极力摹写，亦不过清旷，而乏雄深气味。圣俞未尝不效之，《谒昭亭庙》云：“连峰到溪止，澄溜向潭泻。庙道走山腰，雀雏鸣屋瓦。古壁画云雷，空庭俨舆马。”仅一起稍似。

杨诚斋诗：“柳梢一壳兹缙滓，屋角双斑谷古孤。”“兹缙滓”，蝉也；“谷古孤”，鹑鸪也，皆拟其声。又柯山诗谓蝉曰“朝嘒”，谓鸟曰“夜鸣”，谓竹曰“老翠”，谓笋曰“新青”，直似哑谜矣，岂不可笑？

杨诚斋《宿潮州海洋馆》诗：“腊前蚊子已能歌，挥去挥来奈尔何。一只搅人终夕睡，此声原是不须多。”赵瓿北句云：“一蚊已足扰清梦，宵小由来不在多。”全剥取诚斋语，而拈出“宵小”，便落纤巧，不及古人之蕴藉。

梅宛陵云：“南岭禽过北岭叫，高田水入低田流。”王荆公云：“北涧欲通南涧水，南山正绕北山云。”其句法皆根乐天“东涧水流西涧水，南山云起北山云”二句。

人忌俗，诗尤忌俗。东坡云：“人瘦尚可肥，士俗不可医。”此指人而言也；朱子言：“落笔先须洗涤肠胃间荤膩。”杜牧亦有“笔头尘土”之语，此指诗而言也。余少时《咏白荷花》云：“我欲题诗终不敢，一尘生恐在毫端。”亦即此意。

《许彦周诗话》：“世间花卉无踰莲花者，盖诸花皆藉暄风暖日，独莲花得

意于水月。其香清凉，虽荷叶亦自香也。“余有“荷香不在花”句，石遗老人以为比金冬心“荷叶绕门香胜花”尤不费力。老人所论只在语言之工拙，至于意则人人共有。按《随园诗话》论佳句无心相同者，历引张宝巨“荷叶露香偏胜花”、厉樊树“荷叶绕门香胜花”、（其出句云：“竹阴入寺绿无暑。”）梁守存“未到花时叶早香”等句，则此非金冬心句，老人误记耳。

诗用常言俗语却拙朴有致者，如老杜《病后过王倚饮》云：“头白眼暗坐有胝，肉黄皮皱命如线”、“遣人向市赊香粳，唤妇出房亲自饌”、“但使残年饱吃饭，只愿无事长相见”等句是也。昌黎“玉川先生洛城里”一首，悉本于此。此种诗至不易为，须神化乃有此境。

《眉庵诗稿》，明杨孟载先生基手写影印本。先生为明初四杰之一，其诗别立畛畦。五言如“雨苔行处湿，风叶坐来深”、“江影摇春树，潮痕摺晚沙”、“窗鸣风减睡，爨断雨添贫”、“晚帘风掠燕，春水絮吹鱼”、“鹭睡愁融雪，莺流欲堕金”；七言如“秧苗尚短仍含谷，荷叶才高已上花”、“柳色嫩于鹅破壳，藓痕斑似鹿辞胎”，皆《青邱集》中所无。其句法多似半山，古风则颇有近坡公者。

沈石田诗天真烂漫，不假追琢。如“不忧天下无今日，但愿朝廷用好人”、“静时觉得忙时错，一日还如两日长”，语虽浅近，然皆有至理。他如“竹榻理诗春草乱，糟床听雨夜泉流”、“秋月微阳相假借，断云疏雨更商量”，则又何尝非雅调也。惜其诗名为画所掩，故世人鲜能道之。有《石田先生诗文集》十卷。

颂其诗，尤当知其人，若仅于文字迹象间求之，则失之矣。放翁诗，今人往往比之香山。即王世贞论诗，亦以乐天、放翁为广大教主，盖以其图状山川、影写云物，巨细毕备也。其实二人诗旨迥乎不侔。香山晚年栖心禅悦，世间荣辱得丧，一切俱空，故集中多悟道之言；而放翁则痛心两京沦陷，每以上马杀贼为怀，其平居留连景光，徘徊风月，皆藉以摅其无聊之慨，非素志也。故尝有句云：“不须强觅前人比，道似香山实不同。”

诗之奇伟者，则有“乱峰出没争初日，残雪高低带数州”、“一道玉虹蟠夜色，千寻银阙卷涛声”、“两岸楚山临岸起，一江初日抱楼生”；俊爽者，则有“天际云涛秋益壮，楼头风雨昼初凉”、“登临始觉清秋入，怀抱端须浊酒开”、“钟阜云开分晚照，吴江枫落入新亭”。“花气连云收暮雨，涛声催昼送轻雷”、“抱

城岚翠浮初日，侵岸湖光上早春”；悲慨者，则有“一年又觉凉风起，万里空怜楚水流”、“往事梦空春去后，高楼天远恨来时”、“浮云北极天难变，落日中原事可忧”；沈郁者，则有“茶能破睡人终倦，诗与排愁事已微”、“休官竟以诗人老，祈死应知国事非”、“忧天已分身将压，感逝还祈骨易灰”、“归死未甘同泯泯，言愁始欲对茫茫”；清旷者，则有“春山渐绿荒烟外，野水遍明落照前”、“客里春光生怅望，鸥边山色易黄昏”；闲适者，则有“饭后常教移竹榻，秋来最好住江乡”、“墙阴活计添新竹，篱角幽情带好山”，皆郑苏戡先生孝胥《海藏楼》中句也。先生生逢易代之际，俯仰身世，徘徊景光，自不能无忧伤憔悴之辞。同时与之齐名者，为义宁陈散原老人。然苏戡胸中先有意，以意赴诗，故不求工而自工；散原胸中先有诗，以诗就意，故刻意求工而或有不工，此二人诗派之不同者也。余于壬戌之岁与先生互通一书，无何，先生北游，音问遂绝。

苏戡叙《散原精舍诗》有曰：“余虽喜为诗，顾不能为伯严之诗。以为如伯严者，当于古人中求之。”又曰：“往有钜公与余谈诗，务以清切为主。于当世诗流每有张茂先我所不解之喻，其说甚正”云云，颇有弦外之音。“钜公”殆谓张文襄也。然散原之诗，刻意学后山。余观其古诗多似退之，其气味绝不是江西也。

娄县朱进士似石（运新），宣统末署杭州知府，已有命矣，以革命军起，未之官。国变后，蓄发潜伏里门，自号顽斋。所为诗，但书甲子。忆其佳句云：“苦茗耐人醒酒力，好花引我悦诗魂”、“淡泊只奄诸葛菜，乱离谁问故侯瓜”。先生善辞令，庄谐杂出，殊有使人忘疲之概。篋中又有《螟虫叹》一首甚佳，以语触忌讳，不录。

上海严载如（昌育）有《和似石先生重游泮水》，句云：“贞元朝士在，忍诵《黍离》篇。”又云：“石林同把臂，舜水郁初心。”可谓深得先生心事。“石林”句谓同游叶理文孝廉也。

金坛于秋穆（定），岁庚午来宰县事。逾年，设县志局，延余任纂修。秋穆好宾客，其署中有庖工，扬州人，善为滋味，时招邀宴饮。余戏为联云：“懒翻韩贄瓜齏谱，欲乞虞惊饮食方。”时人以为工雅。秋穆为文襄公敏中后，文颇朴雅，顾不善韵语。盖少陵不能文、子固不能诗、柯山不能曲，性近不近故也。

《天梅遗集》诗十卷、词六卷，金山高天梅（旭）著。诗起戊戌，讫己未，都凡千余首，槧本绝精。天梅卒年四十有九，卒时语其从兄君定曰：“臣精消亡，向所为诗，后亦不复能加矣。”今录其雅饬者，如《将抵金陵》云：“霞光照眼夕阳殷，横绝孤城苍翠间。八代兴亡都阅尽，太无聊赖是锺山。”《题范茂芝寻诗读画图》云：“黄叶萧萧下，湖上秋风晚。欲唤画中人，诗心天际远。”天梅诗有自然者，如云：“邀将明月来窗外，听到秋声在树间”、“二月繁花供病眼，一春苦雨怕开门”、“往事真成一弹指，此生禁得几销魂”；有支对极工者，如云：“堪笑一心惟咒竹，却怜两鬓渐成丝”、“诗情艳似柳如是，剑胆强于石敢当”、“碑板间摹《张黑女》，交游半属鲁朱家”。信乎，文人之笔无不可也。天梅孝于亲，笃于气谊。易实甫（顺鼎）赠云：“扶持忠孝须情种，歌哭乾坤要酒人。”柳亚子（弃疾）赠云：“白衣骂坐三升酒，红烛谈兵万树花。”可粗得其梗概。

《浩歌堂集》十卷，松陵陈佩忍（去病）著。佩忍字巢南。余最爱其一联云：“水阁凉生人影瘦，关山月上酒杯圆。”又《金陵杂诗》一绝云：“桃叶人家水没扉，秦淮阁子映斜晖。半晴半雨太无赖，六月金陵穿袷衣。”

常熟庞栋材（树），别字独笑。庚午，金坛于秋穆氏来宰青浦，独笑随来为记室，与余一见如故。其为人通脱，醇酒妇人，无所不好，诗则多酣剑动之语。辛未冬，怏怏去职，时东乱方殷，别后寄余诗云：“兵里还乡真失喜，眼前生计未全疏。”又云：“江湖意绪原关命，墙壁公卿未可居。”

庞氏，故海虞右族。独笑伯父劬庵先生鸿书，清季开府黔中，亦工诗。忆其《咏柳眼》云：“三眠初起态婆娑，影蹙星眸晕淡螺。倦处低迷疑宿雾，醒来轻倩蘸微波。楼中少妇愁相对，陌上行人阅已多。含睇欲将春馆住，一双燕翦乍经过。”

嘉定潘仰尧邮寄其近稿一册。《青岛海滨》云：“无恙胶东霸气销，英雄淘尽浪滔滔。天留如画青山在，长与诗人伴寂寥。”《季秋游沪西农场》云：“秋心争比白云闲，一片寒林绿未删。淡日疏烟都有意，几椽小屋枕溪湾。”沪上甚嚣尘上，读此令人作世外桃源之想。他有清丽似宋人者，如“冷云归远岫，春水涨新痕”、“云去山移影，风来树弄琴”、“名心淡似云归岫，诗思浓于绿到门”、“残雪未消烟恋树，寒云初散日衔山”，皆佳。

上海孙琼华女士，明慧工诗，适邑人盛祖江，妆阁间时闻诗声琅琅。能画山水，花鸟尤工。惜不永年而卒。南通张啬庵先生尝题其画册云：“昔年走马海王村，犹见江香百本存。试与较量花叶处，黄金愁断美人魂。（《牡丹》。十三年前于京都厂肆见马江香牡丹册，须四百金。力薄不能得，今不知流落何处。”）”“苦学瓠香着意摹，妍脂妙墨会婀娜。生愁楚舞东风里，一曲虞兮奈若何。（《虞美人》）”“畦田种芍傍西山，花为妨根岁岁删。何似铅华寄缣素，晴窗一对一开颜。（《芍药》）”“一坪秋色艳青蓝，风露华滋晓正酣。愁绝有时逢七夕，天孙不见渡河骖。（《牵牛》。濠南秋色坪有七色牵牛。”）”“越溪浣纱女去，汉皋解佩人归。遗影殢情处处，霞裳翠佩云衣。（《荷花》）”“园菊但供朝市，不若在野延龄。江上风波头白，渔父须鬓余青。（《芦花、野菊》）”“陶家未荒三径，彭泽何有一官。莲社归来大醉，先生颜如渥丹。（《红菊》）”“庭院早秋天，翩仙来凤子。可怜小儿女，学染拈针指。（《凤仙》）”“毒物来无已，人间作米囊。五陵轻薄子，多少魏收狂。（《莺粟蝶》）”“最爱闲庭院，红妆晓露时。不随梅并嫁，那识断肠词。（《秋海棠》）”“翦尽秋罗薄，轻盈作舞衣。爱亲君子淡，弥称硕人颀。（《翦秋罗淡竹叶》）”“直以水为命，相看人欲仙。晨娇花拭爪，夕惰月凭肩。（《水仙》）”

诗多而徒为无病呻吟，退之所谓“黄金掷虚牝”也。丙子之夏，朱君馨谷以其里人王步香明经主动诗十余册属为去取。翻阅之，则“怡荆体”十居八七，欲弃去之，则又念王兰泉先生言其人性情所托、嗜好所寄，化为冷烟蔓草，无以少见于后世，亦自可悲。因不厌梳爬，录其雅正者入《后续诗传》。其他单词剩语之佳者，则采入《摘句图》。如“试墨春云活，怀人夜月明”、“暖回东郭先生柳，香动西园处士梅”、“生香花胜乌姬养，得意诗同稚子看”、“穷不祭诗惭岛佛，闲能守岁学坡仙”、“诗有会心能起我，酒先上面不瞒人”、“盆花艳如画著色，风竹响若琴调弦”、“燕子风前香剥笋，鼠姑花下冷雩书”。又“坐雨人如佛”、“雪后梅胎瘦几分”、“诗心得酒春云活”，皆堪讽玩。步香居观音堂之北杨庄，其地相传为铁崖别业，因自号守铁山人。所为诗几近万首，此特其残稿耳，尚存一千八百余首之多。生平于书最工，能为人书榜额楹帖。余撰县志人物传略而未之及也，为补志于此。

荆公云：“年少未应轻感慨，文章尤忌数悲哀。”余幼时习闻长辈教子弟，为诗文切忌衰飒语。吴莲如（昌颐）有《次渔洋秋柳韵咏冬柳》，一结云：“且喜穷愁只三月，春风又在小桥边。”为徐宗石先生昌镐所赏。莲如和余《柳絮》诗，纪其一联云：“无可奈何才堕落，大非容易是倡狂。”

送春诗之工者，忆弟子张畏生（泽坚）云：“依依别绪萦残绿，草草归装带落红。”下句刻画“送”字，尤见工巧。

●初编·卷十

牧斋论诗，多有可取者。如云：“古之和诗，莫善于江淹。江之言曰：‘蛾眉诘同貌，而俱动于魄；芳草宁共气，而皆悦于魂。’论诗而至于动魄悦魂，精矣，微矣。”（《宋之建唱和集序。》）“唐之李杜，光芒万丈，放而为昌黎，达而为乐天，丽而为义山，谪而为长吉，穷而为照谏，诡诙鼻兀而为卢仝、刘叉，莫不有物焉。槎牙于肺府，击撞于胸臆，故其言之也，流传至于历劫而不朽。”（《周元亮赖古堂合刻序》）。“诗之道，有不学而能者，有学而不能者，有可学而能者，有可学而不可能者，有学而愈能者，有愈学而愈不能者，有天工焉，有人事焉。知其所以然，而诗可以几而学也。”（《梅村诗集序》）

牧斋亦复工为伤心语，如云：“高人有福先归地，野老无谋但诅天”、“老有心情依佛火，穷无涕泪洒神州。”又云：“苦恨孤臣一死迟。”《启祯见闻录》载豫王引骑五百，自洪武门入，先生向阙四拜，下泪曰：“太祖高皇帝三百年王业，一旦废坠，能无痛心？”及北兵劫弘光至南京，司礼监韩爌周令诸臣上谒。先生见故主伏地，痛哭不能起。近见张鸿叙常熟金叔远所撰《牧斋年谱》，辞多回护。如云：“甲申之变，先生已六十三岁。逾年正月，为清廷礼部侍郎。至五月，引疾归。仅五月耳。如果输心新朝，当如洪承畴握大权、踞高位，何至默默自甘为二十年白发老书生乎？”又云：“置红豆山庄，托迹啸咏，令人不措意。实则密使往来，招募志士。集中时有流露。否则吕用晦、黄太冲、归玄恭辈志节贞介，若稍异趣，必至割席，何肯往来亲昵如家人兄弟然乎？”

牧斋诗之清丽典雅者，如云：“春日田园新甲子，岁寒灯火旧庚申”、“夹岸麴尘三月柳，疏窗金粉六朝人”、“万事总随青鬓改，此身留得翠微间”、“修竹便娟调鹤地，春风蕴藉养花天”、“五湖鲑菜春来好，三月莺花乱后稀”、“一生花月张三影，两鬓沧桑郭四朝”、“西陵故驿连残烧，南渡行宫入乱云”、“苔边鹤迹寻孤衲，花底莺歌拉小伶”，以上诸联皆有牧之、冬郎风格。统观全集，觉此老只是书卷太多，心灵反致窒塞，乃词人而非诗人之诗也。以语名山翁，翁云：“牧斋小诗尚可，余则多不足取，以句法多不圆稳。意其胸中常取古人诗之

有疵颡者为藉口，故有此失。”此真得其结症处。

作诗调贵响而语贵圆，元相赠退之诗所谓“玉磬声声响，金铃颗颗圆”也。宛陵《和晏相公》诗云：“因吟适性情，稍欲到平淡。苦辞未圆熟，刺刺剧菱芡。”此亦取圆熟而不取棘口之证也。翁书又云：“即以杜诗论，宋人一代诗皆为所误。以后人不见杜诗好处，而专学其涩滞无理之作，其诗遂远不如唐。韩退之、白乐天未尝不尊杜，而乐天自出机杼，遂成一代大家；退之生硬，而句法圆满，真能得杜之精华而弃其糟粕者。”

香山诗喜参禅，只说禅理，故读之了然；牧斋诗多用释典，勃率其辞，读未终篇，辄令人昏昏欲睡。此便见二人才力高下处。

随园云：“读史诗无新义，便成廿一史弹词；虽着议论，无隽永之味，又似史赞一派。俱非诗也。”诚知言哉。余谓咏史犹史论也，固当以识见为主。如“玉玺无缘归日角，锦帆应是到天涯”及杜工部《咏怀古迹》等作，上也；但以支对工巧见长，如“于今腐草无萤火，终古垂杨有暮鸦”、“此日六军同驻马，当时七夕笑牵牛”，抑其次也；仅搬演传中故事，牵凑成篇，斯为下矣。因忆桐乡陆敬安（以卜）《冷庐杂志》载南康谢蕴山（启昆）《咏史诗》，如《张衡》云：“十载覃思《二京赋》，千秋绝唱《四愁》篇。”《王浚》云：“益州刺史三刀梦，建业将军百丈船。”以谓琢链名贵，属对自然，所见不太隘乎？谢诗工者不在此也，为略举余所爱者如下。《咏始皇》一起云：“函谷关开瞰六王，天留一局待更张。罪名莫漫归秦始，良法安能泥古皇。”《李斯》云：“篆法千秋留妙笔，纬书一炬是功臣。”创论无人敢发。《蒙恬》云：“将帅穷兵多覆族，弟兄治狱自亡家。”持论平允。《虞姬》云：“八千子弟失江东，只有虞兮效始终。死共乌骓埋骏骨，生怜红粉属英雄。花间名字留芳艳，帐下悲歌泣晓风。若使当年成帝业，宁同吕雉祸深宫。”此与“若教姐逢君子，都是《周南·传》里人”都为亡国妇女翻案。其他警策者，如《王莽》云：“宫中汉腊更新腊，殿上黄貂换黑貂。”《董卓》云：“掷戟有人书吕字，横刀无计杀袁公。”《东昏侯》云：“塞上无人思北顾，宫中有鬼诵《西京》。”《任虻》云：“生前十斛桃花米，身后诸郎白练裙。”《后主》云：“长江谁唱《公无渡》，群鸟争呼帝奈何。”诸联皆在陆氏所举之上。谢官至巡抚，其《咏史》始始皇，讫元顺壶，共五百二十六首，题曰《树经堂咏史诗》，刊于乾隆乙卯，首有吴锡麒、阮元等序。

咏张曲江事者，王摅云：“只道主由金镜致，岂知兵为玉环来。”袁枚云

：“金鉴若教言在耳，玉环何致泪沾衣。”徐志岩云：“金鉴果能陈黼座，玉环何事系罗衣。”“金鉴”、“玉环”当时的对，故三人用意不谋而合。若徒以“金”、“玉”等字面为工，其能免至宝丹之诮乎？又宋陈豸《范增墓》云：“忿失壮图撞玉斗，岂知天意与金刀。”

《晚甘棠集》一卷，娄县朱甘澍先生载耕著。先生客清江浦垂二十年，武进李兆洛太史呼为畏友。其诗经南汇张嘘山先生文虎点定。好句如“病里思家头易白，愁边听雨夜偏长”、“小人有母频看竹，高士无妻合种梅”、“草深人与蛙争路，风起花随蝶过墙”、“异书直可论车借，名酒何当折券赊”、“篆古便同金石寿，诗传犹胜子孙贤”。又有《咏佘山王氏知止山庄歌》，以篇长不录。

辛未春，过上海郑质庵（永诒）寓舍。质庵语余：“萧山王袖沧明经仁溥见足下诗，倾倒备至。”未几，袖沧果有《寄怀》诗来。中一联云：“八口何堪逢世乱，一生大抵为诗忙。”余谓下句说余不甚切合。盖嘲弄风月，须坐享清福者能之。余年来封书乞米，终岁营营，图一饱且不得，更安暇于诗？恒欲取东坡“自笑生平为口忙”七字，镌一小印。

袖沧，宣统己酉优贡，庚戌廷试高第，授江西知县，未行，遭鼎革归里。著有《葑园吟草》一卷。其诗清醇典雅，如“席闲人怕逢刘四，膝下天教靳袞师”、“甯逢孝穆长藏拙，不倩元章代辩颠”、“文章自号《讠令痴集》，卜筑应居定错城”（自注：定错城见《越绝书》。）王氏居萧山西河，故右族。乾嘉时，有号谷塍者高隐不仕，筑十万卷楼，藏书之富，甲于东南。谷塍名宗炎，乾隆进士，世号晚闻先生。

袖沧诗，有似《随园诗话》中语者。如云：“纸帐梦回残漏尽，药炉火烬断烟微”、“年已就衰慵作客，事无可说懒修书”。《咏塌地菘》云：“嚼根休厌淡，托体不嫌卑。”又《斗蟋蟀》云：“两军始相见，背城各借一。剑戟森高牙，旌旗张两翼。始垂渑池翅，示弱以诱敌。终作州绰鸣，似报甘泉捷。”

松江沈思斋先生惟贤，诗不多见。近钞示其五古一首，其于逊清朝政之失、党锢之祸，言之綦切，可作诗史观也，兹录于下。《芜湖中江校舍新建怀爽楼以怀袁忠节公，追念师门名德之盛，旧游无恙，哲人遽萎，辄为长歌以寄感喟，并谗校友》云：“国家当末造，覆车每同科。衅机激钩党，乱政启妖讹。非无忠谏士，奈此昏何。惟辟恣威福，弈世贻讥诃。往者寓京邸，太息思卧藹。

公负时望重，已落清流涡。忽覩闾阖雾，奋起挽天河。淋漓斩佞疏，剑气森荡磨。匪躬不遑恤，国本伤实多。未几鼎社革，神州厌干戈。皖南敷政久，岂弟流滂沱。民方买丝绣，士竞侧弁哦。岂意青门祖，遂踵《易水歌》。节麾去不返，英灵倘来过。颍川怀六一，圣湖祀东坡。文章与经济，颀颀两不颇。矧兼龙比姿，直声振陨波。何以舒仰止，岳樊义娥。何以状去思，长江接岷峨。缅维作人化，百家俱网罗。儒门开体用，折衷于丘轲。兹楼式遗象，非以供婆娑。谓当发挥此，庶几古菁莪。得时慎医国，瞑眩薪可瘥。方州牧民者，取则在伐柯。我欲乘长风，展拜鸞兹阿。”丁丑春，松江修县志，思老任总纂，余以松人士商榷志事之招往访之。时年已七十余矣，耳虽重听，而言谈颇健，深许我邑新志体例之善，以为比之陆耳山先生《娄县志》殊无愧色。又言私家著述，生今反古，尚不免文字之祸，方志刊行，须公之当世，尤宜审慎。唐人修《晋书》，但讳“渊”、“民”等字，而司马氏家讳则直书之。是书叙洪杨只加一“乱”字，绝无“匪”、“逆”等谩骂之辞，于“逊清谕旨”等字样，删除净尽，自是民国志书正轨云云。

黄任之先生诗，瑰伟纵宕，有《辽东[A061]》一卷，经乱散亡。丁丑春，复寄示《浙赣游草》，录之以为尝鼎之一脔。《青云谱》云：“南昌城南水一涯，青青被野肥禾麻。我来清明日未斜，青云草阁烹新茶。主人徵诗迎客车，蛎墙曾不禁涂鸦。林塘一径纡修蛇，入门众妙搜丹砂。小园水木何清华，一亭当午白日遮。油菜初菟紫荆花，黄冠坐弈檐之牙。如云士女乐谊哗，此邦土风清且嘉。庭阴延伫惊槎牙，老桂独干五桠杈。中华五族今一家，山人复生无咨嗟。（自注：明末，八大山人宗室朱良材隐此，手植双桂，一干五枝。）”近十余年，口匪陆梁，湘、鄂、闽、赣，被祸尤烈。先生游赣，正值兵燹之余，其纪匪祸十之八九。如《南城宁都间》云：“小别南城景物非，渐芟荆棘长芳菲。终怜白骨春闺梦，坐废青苗绣壤肥。惨淡土花郊拾镞，荒凉灯蕊巷鸣机。盱江何处迎帆影，草长王孙归未归。”自注：“南城以上，壮丁大半死亡。致多嫠妇、多荒地。宁都一带土产夏布，匪乱前年，额百余万元。今仅四万余。”他云“浮梁三月茶边客，破钵千家屋外山”、“一车山下雨初足，二月田间人未忙”，皆清妙。

昆山徐燕谋（承谟）有《纪湘行》长古一首，约一百八十韵，盖效杜之《北征》也。写入湘道经浙赣而南丰，至宁都、吉安间兵乱后饥荒景象，足与任老诗相印证。如云：“我观车所经，百里莽块圯。十里断炊烟，荆棘未翦伐。宁都西郊外，冈峦列[QSD0]々。逶迤不可尽，东南界闽粤。艰难抵庐陵，囊空已

如括。街头吃薯芋，饿极胜崖蜜。”燕谋善状事物，如云：“上坡蜗缘墙，下坡鹿惊。”又云：“篙师蛙曝肚，尺寸嗟力竭。纆牵者虫爬沙，首俯仅见趾。”写山行、江行艰困之状，画所不到。燕谋，光华大学毕业生，为我邑戴禹修先生婿，尝学诗于无锡钱基博先生。

侯官林霜杰（黻楨）诗，如峡猿夜啼，风叶自警，近代诗人学双井者，当推独步。光绪戊申，榷税吴中，题咏颇饬。《渔矶夜坐》云：“顾影真成一尺浑，弥在秋感坐孤墩。四更落月回光赭，横野来风积气温。挂眼渐怜鱼具好，屏居微觉道人尊。明朝更向松陵去，唤起姜夔与细论。”佳句如《虚室》云：“残秋雨挟新寒至，遥夜心如落叶枯。”《市桥晚步》云：“桥影淡随双桨去，湖光闲与一人期。”《夜弈达旦戏赠邹生》云：“坐觉乾坤惟数子，起看河汉入孤枰。”《雪中登罗星洲小楼》云：“恨人到处常孤立，野鸟离群独自来。”又“老女伤春偏自讳，才人向佛总难灰”，亦未经人道过。霜杰娶金匱邹氏，字燕生。燕生没，霜杰作《悼亡》诗十首，诗多，不备录，录其一云：“佳人或再得，智妇不可求。胜人常在深，制外利用柔。屡空能起予，相对忘百忧。遂令龙性驯，未觉鸡口羞。南中二三载，转徙无时休。巧炊既不易，困学何所谋。（自注：燕生夙岁肄业务本女塾。）吁嗟尽瘁身，一瞑当自由。”断肠凄惋之语，不减苏戡哭兄妹诸诗，闽人多涕泪，天性然耶。

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，老杜句也。而石遗老人云：“诗有惊人语，难；又能妥帖无病，更难。”下一转语，愈觉精到。昌谷“羲和敲日玻璃声”等句，古人往往訾议，以为但求其语之惊人，而不顾其辞之背于理也。老人又云：“鄙人论诗，先求不习见，又须不落纤小。”

老人来书，动以“诗人”见称。余谓“诗人”二字，在我国至不易得，必其人超轶尘表，而其风流文采又足渐被后人，乃得列之为“诗人”，如渊明、浩然、子美、香山一流人是也。近代东、西洋，凡小说家、歌曲家，无不可以“诗人”称之者，则固不足为贵矣。借从前说，余非其人；从后说，余亦不愿承也。不知老人之意何居？

“老色上面，欢惊去心”，乐天语也；“赏心乐事须年少，老去应无日再中”，荆公句也，皆古人伤老之辞。丙子夏，晤江问渔先生恒源，读其乙亥暮春留别其里中故人云：“雄辩高谈动四筵，酒酣豪气欲摩天。惊人白发关何事，今日能狂便少年。”为老年人张目不少。不过狂亦不易言，非伧夫使酒坐一般行径。

问渔，灌云人。其诗妙处在能翻腾，能翻腾便无疲弱之病。

与昆山胡石予（蕴）辛酉一别已十余年矣，顷得其近诗，读之则老境颓唐，非复如昔日之精妙，殆邱公才退矣乎。兹录其佳者，五言句云：“雨声有凉意，灯景已秋宵”、“沼绿方开酒，星疏初下棋”、“病躯犹可酒，暑夜不宜灯”、“瓶水宜晨漱，盘蔬适晚餐”；七言句云：“风掠树梢声似雨，月当墙角影疑灯”、“兰拆花房红吐舌，藕生莲子绿钩心”。石予朴质谨愿，严冬不御裘，善画红梅。其诗多写乡村风景，喜道田父野叟语，频年有作，必寄余。惜随手散藏，不能一一录存，异时或当发篋得之。

阮亭尝举明诗人之早慧而年不得四十者薛君采、王舜耕、孙太初、宗子相辈，以为可惜。余与武进谢玉岑（覲虞）交至深，玉岑为名山老人女夫，温文尔雅，能写吉金乐石文。其没也，余有诗哭之。玉岑文字，留存余处者多长短句，而诗则甚少。仅忆其《溪桥消夏》一绝云：“竹床石几静无哗，长日惟消一饼茶。招怅轻云无雨意，残波开瘦水荭花。”

松江沈瘦狂（文浩），不修仪检，雅好鬻弄。其诗有“西风十里松江路，不为鲈鱼不肯归”之句，为时称诵，余援“鲍孤雁”、“梅河豚”之例，戏以“沈鲈鱼”呼之。

古人《岭峤》诗：“地暖常无雪，花开不待春。”余常以为异。丙子岁首，索居濠上，风雪沍寒，忽潮州惠来林寿荃大令鹤年以其诗卷抵余。翻阅之，多纪游之什。因答以诗，曰：“南船北马穷山海，大句豪吟骇噩蛟。意气感君相暖热，不愁飞雪满堂坳。”隔数日，得寿荃和云：“放浪嗤余如退鷁，豪吟羨子正腾蛟。春风盥诵琳琅句，小倚窗前月半坳。”自注：“元旦天颇晴暖”云。

吾乡余山，林篁幽邃，风景为九峰之冠。自法兰西人建筑天主堂、天文台，青山面目顿改旧观。忆独笑有《游余山》诗云：“黄金铸蠹付烟芜，丝绣平原未易摹。今日西来作翻案，一亭一阁一耶稣。”“被发为戎下大荒，名山输故事堪伤。此行不尽中原感，乱石无言送夕阳。”语殊感慨。

“行吟才过板桥西，人困残春醉眼迷。绿树如烟花似雨，隔村啼出午时鸡。”曹生叙彝（修伦）《过泖口》诗也。“春云霭霭日荒荒，豆满新畦麦满塘。残雪未消梅欲绽，眼前风景似家乡。”孙生再壬幕游淮安时，《曹甸道中》诗也

，皆有渔洋风味。再壬好学，敦气谊，时有饷遗。惜余不能为邴曼容师，为慊然耳。

女弟子张翰明，酷好旧文学，腹笥颇不俭，诗有新意。《濠上访瘦师》云：“十笏清斋嵇阮隐，一溪流水惠庄情。”《苦寒行》云：“冷棋数子冰雹碎，浊醪一盏梨云飞。”《溪边垂钓》云：“苔发黏矶如坐毯，桃英点水恰成螺。”

“惜花心性老何堪，日对梨涡怅澹庵。谁道名山垂死日，碧兰诗句满江南。”此名山先生为女伶江菊兰而作也。乙亥春，以其所著《名山七集》贶余，曰：“新诗学义山，殊与鄙人年龄不合，定笑破先生口矣。”其风怀亦自不可及。余谓好色本之天性，虽古贤人不讳。欧阳公、范文正辈尤多侧丽之词，王梦楼太史所谓“声妓何曾关气节”也。惟先生生当易代，一腔热泪无从沾洒，因借兰以自伤，亦美人香草之意耳。其《咏兰》一绝云：“并无红豆种山庄，白发乌肌亦自伤。同是姓钱行径异，不须家有柳枝娘。”

女子大抵安富乐而不耐贫苦。陶西圃《纳妾》诗云：“当他意处无多少，未老年华欲仕身。”自是骄人语。沈姬来，余与之诗云：“相对不禁愁杀汝，生涯如水鬓如星。”自是丧气语。盖姬年二十一，余年已四十七矣，老而贫，而姬勿怨也。故余谓糟糠妻难，糟糠妾尤难。